

譯琴伯胡

# 一個空中戰士 的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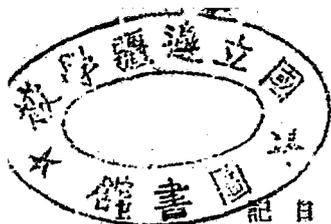
圖書分類

圖書類

834  
9307  
870

6325

封面設計 胡克敏



一個空中戰士的日記

# 一個空中戰士的日記

## 原序

祇要地球上有人類，就總有戰爭。人與人會揮拳，家與家會爭吵。部落有他們的搏鬥，國家互相打仗，民族各爭雄長。

戰爭是永恆的，比較任何宗教更為堅強。

每次戰爭有一個目的。有時它十分明顯，人人都懂；但總以隱晦居多。何以必須出此手段的界限既不清楚，人們就不能確實理解戰爭的目的了。

戰爭有戰爭的恐怖，它帶來可怕的痛苦。但每次戰爭也有它的價值與美麗。懦怯者不愛戰場，他們戰慄，在畏懼中祇能看到瑣屑屑屑，事後則對戰爭怨謗。

怨謗者必終不少，因為世上原就有許多懦怯者。但萬萬千的人參加了戰爭。有的為大砲服務，有的翱翔於雲際而作光榮的鬥爭。還有人老蹲伏在壕溝裏而在偉大的戰爭中貢獻他的微細的一份氣力。

砲火掃除人們所有的瑣屑舉動，留下赤裸裸的精神，純潔而真誠，使人們因而得以互相認識。於是怯弱卑鄙無一留下，戰爭顯出了它的崇高與偉大。我們總總有一天要死，人人愛戀生命，我們青年人前途正長，故算起損失來

可謂最多。

但「死亡」喪失了他對我們所具有的恐怖，因為他已變為平常而自然。我們對於「死亡」的畏懼消滅了，因為我們已學會輕視他。

我們飛行人佔有戰爭的最好部分。我們不受許多環境的壓迫，那些環境磨折而壓碎別的軍人。

我們仍舊享有別人對人的高尚的戰鬥，這在集體戰爭的喧嚷與激動中卓然獨立，猶有前代的遺風。

而我們的愛好那些戰鬥，實在高出一切。更因為我們滿心愛好它們的關係，戰爭對於我們變成了一種美麗的東西。它對我們產生了特殊的價值，我們除戰爭之外，更不知別的。因此，我們在戰爭中發現了一個家庭。

魯道爾夫，史丹克

# 一個空中戰士的日記

## 目錄

- 第一章 飛一架驅逐機
- 第二章 加入在凡爾登前線的第三十四獵擊隊
- 第三章 阿綿大進攻之役
- 第四章 一九一八年五月在索姆戰區
- 第五章 領導第三十五中隊
- 第六章 假期
- 第七章 美國人的攻勢
- 第八章 甘勃來變成戰區
- 第九章 佛日山間的閒散日子
- 第十章 在動搖的前線上
- 第十一章 這是戰爭的結束嗎？
- 第十二章 結束



# 一個空中戰士的日記

胡伯琴譯

## 第一章 飛一架驅逐機

天下雨。一種連綿的毛毛雨。灰色的霧幕懸掛在認斯流域上。原上的水好像一面棕暗色的鏡子，帶着許多裂縫。

我們感覺厭煩了，凡爾登前線是沉靜的。大隊上祇有很少的飛機飛出去，而且在你得飛行的時候，故事也總是一樣的，你逗留在空中一些時候，依着偵察員所定的航向飛行，覺得好像一種高級汽車夫，於是你懶懶地默在營房裏，剪取報紙上的圖畫釘於牆頭，當你想到獵擊隊（德空軍的十二架單座驅逐機的中隊一譯者）的同袍們，一次又一次獲得勝利，就不由自己真真發怒了。

我也要充當驅逐飛行員。但是我必須等待到我的偵察員離隊去受訓。他前些時候已經請調，但是請求書之類必須走遙長的路途，常常比一個人的生命還長些。我們大家都想走——他去進一個驅逐學校，我去飛一架驅逐機。但是我們是合作慣了的，我不願他去跟幕生人飛行。這種合作隊伍的變動沒有有什麼好處；祇是常常引他們到迅速的摔落罷了。

因此我必須等待！我周圍的世界已經失去了所有的真實性。人老是做夢，陰沉的日子似乎愈加陰沉了。



(南)

最後！我的調動來了。

我在房裏大跳其舞，使我的忠實的牧羊狗華德詫異得睜大眼睛，連連狂吠，來附和我的開鬧的脚步聲。

我必須捆行李。我必須道別。我覺到走的衝動。雖則我必須離別許多好伴侶，但離愁又怎能和飛一架驅逐機的快樂相比啊！

我爲什麼這樣高興呢？

生活在這兒是美麗的，而且也有變化。幾乎每次飛行都是成功。我們看到砲兵的戰果，當獲得一次特別目標的直接命中時，覺得很快活。我們帶回照相而從照片上混亂的戰壕和彈穴中間去搜尋敵軍最近活動的蹤跡。在一處新砲兵陣地被發現出來時，我們高興得好像耶穌聖誕節的孩童們。我們是在協助步兵。我們到處爲人所需要，我們從空中觀察全部的戰場。幾乎每次飛行都是成功。

可是！我們有兩個人。

另一個人是我的命運的夥伴，假如飛機發生了任何毛病，我們就大家陷入困難。偵察員信賴於飛行員的飛行技術，飛行員信賴於偵察員的警覺。一條血脈流通於飛機裏，往復於飛行員和偵察員之間。每一危險是分担的，同樣地影響兩個人。飛行員甚至在偵察員伸手指點以前，就知道什麼要來了。每一秒鐘是合作，每一點鐘是協力，然而——有東西在趕我走。

那並不是新奇的愛好，也不是成功和榮譽的願欲。那是我對於較好的飛機，較好的飛行，或許還要加上——對於孤獨的渴望。

此外，也還有戰鬥的快樂。

我們在笨重的雙座機上有不同的目的，我們所打的仗是防禦的，迫不得已而應戰的。

但是戰鬥是驅逐機的主要任務。驅逐飛行員所喜歡的在他的戰鬥，在他的攻擊——不在他的殺戮。

他拿所有的一切來賭他的勝敗。

除非你有拿性命來賭的勇氣，

你將永不能使那性命成爲你自己的。

我被送入伐倫與尼附近薩爾頓的第二驅逐學校。這是我的過渡期。

驅逐學校的食堂裏擠滿許多陌生人，但是我仍舊遇見幾個老朋友。場子上有許多不同型式的飛機。我祇認識少數的幾種；在我去飛它們的時候，它們對於我都是新的。

我們飛行又飛行。短途開始，進至編隊的長途飛行。我們射擊地靶。我們輪流地工作；我們一樣樣學習。

灰色的冬天天空不容許高空飛行，但是我利用所有的餘暇去飛足規定的鐘

點，使我能修畢課程而離校。

這兒並不舒服，每個人都想在想他的新中隊；我們彼此仍很生疏。爲什麼我們要自討麻煩使大家熟識呢？沒多天我們又將天各一方了。

最後我學完課程而通過了考試，再過一些些時候，我又將在前線了。這不會長久的；我的調差或許祇是幾點鐘的事，至多也不過幾天罷了。

耶穌聖誕到臨。在敵國領土上的又一次聖誕節，他們在準備食堂開宴。我已經請准了假，因爲我願意獨自一個人過節。我將上布魯塞爾。

火車說是四點鐘過伐倫與尼開行。我在車站上等待。他們說火車是誤點了。沒有人知道要等多久，如果我離開車站，火車一定會到，我就要搭不到車了。

我在月台上走來走去。我不久就覺得無物可看；我已經讀過所有的佈告，也看過所有的圖畫，但火車仍不來。時間已經不早；夜幕已經降落了。

終於在八點鐘，火車開到了。好在布魯塞爾並不遠；我不久就會到那兒的，都市的光明和溫暖圍繞着我，我就能享樂人生的燦爛歡愉了。我爬進一個房間；它不很乾淨；坐墊是壞的，窗子是破的。一股冷氣穿過這房間，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我不久就到布魯塞爾的。

我們上途。我靠在角落裏，夢到快樂的光陰。對面坐有一位中尉，裹在大衣裏睡着。我們前進了一個鐘點。火車突然停在曠野裏。等了很長的時間；火

軍頭出了毛病，須等候零件。時候是十點鐘；我的一個歡樂的夜晚的希望逐漸消滅了。但是這是聖誕的前夜，一個大可以盼望一些特殊的事情的。我開始和我的旅伴談話；自然我們就談到聖誕。在敵國領土上的又一次聖誕還有幾次呢？我問我的同伴，他派駐在什麼地方，他答說他擔任後方勤務。他上前線為他的母親取一件聖誕禮物。他告訴我，說他不再適合於現役了。現在我看到他的一隻袖子是空的。

送他的母親的一件聖誕禮物？是的，幾輛車前輪着他的死了的兄弟。他從墳裏將他掘出，正帶他回去，使他可長眠於本鄉的泥土裏。那或許是這位老婦人的最後聖誕禮物了——她的死了的兒子。我的同伴變成靜默。他是留給他的母親了——至少一部分——殘廢而喪失健康。

聖誕之夜——靜默。

一陣冷風打進窗子，使我發抖，火車又開駛，輪子又隆隆地滾過軌道。

我們在半夜到達布魯塞爾，一株裝飾漂亮的大聖誕樹立在候車室裏，上面點綴着許多燈。我默默地離開我的旅伴，步行到一家旅館。但是這時什麼地方都關門了；更沒有可吃喝的東西，我在某處地方爬進一張幕生的冰冷的床鋪。

第二章 加入在凡爾登前線的第二十四獵擊隊  
又是凡爾登。

我的新中隊駐紮在浮頓附近的歌諾斯，這地方距我的舊隊不遠。我遇見老朋友們，又是歡笑的世界。我張開雙臂，凝視那不久又將接受我的青天。我終於是一個驅逐飛行員了！

我的第一次訪問是看新飛機，一架蒲爾茲(Puls) D3銀光閃閃地停放在棚廠裏，我撥拍座艙，玩弄那唱得好像梵歷林絃絃似的支絛。我的個人標識漆於飛機上——座位後面一條百合花和發動機罩上一圈百合花。

不久我們將起飛。

我已經把我臥室弄妥當，這時除了再飛行以外，更無其他願望。我不復想念家庭，而且在我的歡欣中間我幾乎忘却了戰爭。

我的第一次出動。

我們三個飛往前線。並沒有多少事好幹；我們是天空中可見的唯一飛機。熟悉的舊鄉野在我底下滑過。雲層高高地在我上面。寂寞的高射砲彈昇上來迎我們，映着成爲一個個黑點。太陽照耀於我的翼子上。我時時拍擊身旁的機件和撫摸飛機的外皮——恰似我慣常撫拍我的馬一樣。

又在回家的途上。我迅速地俯衝進厚積雲裏而跳躍過雲塊的柔軟邊緣。不曾相信我必須着陸。那正是一匹年青的馬，翻次從暗甕中放蹄到夏天牧場上時所感露的。

我們每天飛行，我的快樂並不被抵。我和我的飛機玩耍，在空中跳舞，無法想這周圍的世界，直到有一天巨大的鈴聲伸出來想攫奪我的性命，太陽的歡樂的領土，為戰爭的陰影所遮暗。

我們三個以很大的高度飛往捕鯊。我是在左邊，稍稍高出於我的領隊。突然，遠處有幾架飛機進入視線。

慢慢地我們接近他們。一架闊大的雙發動機高德隆呈現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對牠作一次快樂的攻擊。於是我們瞥見一架法國羅遜機，差不多垂直地在我的上面。他飛在和我們相同的方向沖，因此，看去好像是站直不動似的。我可以悠閒地研究他的飛機，座艙是漆成黑色的，海面有一個巨大的白色頭顱骨，同時紅白藍三色的圓徽也照耀於青碧的天空中。我對這美麗的景象感覺到高興，猶如盪舟湖上嬉遊掠過身旁時所感嘆的一樣。

突然我看見這法國人鑽過來，接着機關槍就在我後面射擊。我立刻就轉一個彎，但是我的敵人老是跨在我頭上，不久他的子彈就打中我的飛機，肩膀上猛烈的一擊把我從座上向下推。剎那間我的飛機就變成螺旋。我把它改正出來，但是儘管一次次轉彎躲閃，鎗聲總跟在我的後面，汽油濺出到我的腿旁；我的油量表告訴我已經失去了好些汽油了。最後射擊終止；我試行動查方位，發見自己已深入敵境。我又轉彎而向家飛行，但是機關鎗又在我後面碰擊作

聲。

我的汽油已經告罄。我開啓應急油箱——謝謝蒼天，它仍舊是滿的——而彎彎曲曲地向北飛行。

我不關心我是否被擊落，但是我至少想回到自己的陣線，免得落入敵手。身後的砰砰聲時斷時續，但是我不再見我的敵人，也不再看見飛機中彈。我終於越過戰線；後面有輕和的風。送着我回家，這樣一來，我便以最後一滴汽油到達飛機場。雖則因不斷的轉彎而生的昏眩還未全消，我禁不住感覺快樂。我檢查我的飛機，一共中了十六彈，兩彈打中油箱——它們會容易地釀成不幸的。一彈打去我肩部的保險帶，又一彈將帶扣的環子打到座位裏。於是我恍然於身後何以有連續的砰砰聲了。帶頭飄了出去，那應使帶子跨過我的胸口而縛牢的金屬扣不時碰在座艙上，這樣一來，我的興奮的心上，就產生了機關槍射擊的錯覺了。

我發笑，但是覺得難乎爲情。我從這次戰鬥中得到大教訓，我明白我自己幾乎因爲新手的無知和粗心而犧牲。在驅逐中隊的最初幾星期常常是最危險的。新的和不習慣的事情是這樣多，一個人常常忘記給予必要的注意。不是因爲地形生疏而花費過多時間去俯察地物，便是因爲飛機不熟悉而多費精神於駕駛操縱。一個老資格的，有經驗的敵人極容易看出這些困難，他祇要求一個突然

的攻擊，就可結果這新手的性命。

我認識這鄉野，而且在我的舊隊上曾贏過幾次戰鬥；再者，我已經習慣於飛我的新飛機。然而我竟會受到意外的攻擊。這是我的發端時期，這時期是每個人必須經過的，伴着來的是不可避免的危險，那些危險或者造成一個飛行員，或者毀滅一個飛行員。

突然之間我又想到戰爭。我的玩耍時期是完終了，現在每次飛行都成爲一種義務和責任。以前我認爲鎗是飛機上的一種累贅，但是現在我却覺得，我的機翼不過是爲着載帶機槍而存在的。

飛行不再是一種遊戲而是當然的事業，攻擊敵人已變爲我的唯一生活了。飛行又飛行。

前線平靜；敵人的空中活動不多。在我們底下的地面逐漸變動形態；最後的雪片已經消滅，謬斯峽谷中的叢藪對我們射出血紅的色彩。伍維里森林的樹幹不再映雪矗立，而是調和於地面景色中了。天從萬千積水的彈穴內反照出來。萬千的舊彈穴和萬千的新彈穴。

底下戰事仍舊在進。

上面我們並不多見，我們掌握住天空的自由，使我們的工作飛機能夠飛行無阻；我們和抱着同樣目的的敵人打仗。

這對於我們常常不大容易。法國飛機不大出現，我們常需飛行深入敵人戰線後面去捕捉敵人。法國人祇在數個逐格優勢時才肯打仗，而且就在這時候，他也不提勇往直前的，不久就脫離了戰鬥，他通常企圖用奇襲的攻擊去求取勝利。

阿奇（高射砲彈——譯者）迎着我們狂吠。

格拉斯桓克農場和其三角形的樹林缺口消滅於我的翼後。前面騎着凡爾登。天空是晴朗的，除了高高低低的阿奇爆炸。所成的黑煙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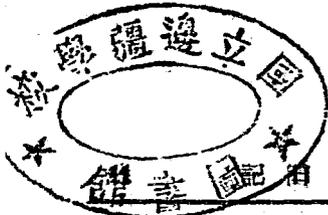
現在凡爾登在我們的底下，黑色的和白色的彈烟圍着我們跳舞，它們從虛空跳出，而突然呈現於我們前面。

凡爾登落在我們的後面，杜愛蒙出現於我們的右翼外。高射砲的彈幕射擊變得更為濃密。爆炸所激起的空氣壓力在我的機翼上撕扯，彈煙的渦流像雲似由飄過身旁。老是新的爆炸，……愈來愈多。

太陽照射在謬斯河的陰暗的水上，一條明亮的山脊向上耀光——三〇〇號山。

高射砲時高時低地射擊，幾塊破片打到我的翼子上，到處是黑色的和白色的彈煙。在我們的身後有一長條的薄雲——它被敵人利用為測距器。

一座灰色的山在我們的前面現出，崎嶇破碎——霍姆山。凡爾登現在遠遠落



後，太陽是在我們的背後。

有東西閃過我們的上面；一對翼子顯露，接着又是一對。兩架，三架，六架，十二架飛機。我們終於被他們發見了。阿奇一齊消滅。機關鎗不往下射。飛機俯衝，攪圈子。於是，一刻又是靜默。

現在我們是越戰越綫。阿奇又開始射擊。我四顧尋找我的僚侶們。看見領隊。但是另一架是失蹤了。

我們搜索這一帶鄉野。

六片雲影橫陳在彈穴的田間。在戰綫之頂。霍嫩山。猶有我們中隊的三架破飛機。

我們回家飛行。霹靂已經消滅，一座灰色的山在隱隴中間消退——霍嫩山。

我們為這殉國的同袍舉行葬禮。兵隊巡邏病兵發見了他，而將他帶了回來。因此他雖然陣亡，却仍能回到隊上。

他跟我們在六起還不到二十四小時。昨天黃昏他來，我們在歡迎他的晚餐席上。就覺得很歡喜他。他稱我們很配合得來。早晨他得到派給他的飛機。親自監督工人，漆上個人標識，高興非常。於是他飛入空中，帶着和我們奮鬥所感到的同樣的奮風與願望。

但是他曾飛過。自從他參加我們以來不到二十四小時。

許多軍官從根據地附近轉戰來到他的墓上，表演葬禮，牧師的致辭在靜默中發出回聲。遠處高射炮聲到達我們的耳鼓，一道金色的雲遮沒黃昏的天空。

我坐在一間舒服的房裏。外面瀟瀟的小雨霽個不停打春雨。泥土蒸發的氣味飄入窗戶，草木一齊透出嫩芽。大箱深潔呼吸她的第一口氣。

我們的飛機場已變成一片沼澤地，機輪常常被水浸到輪軸。濕雲覆地，蓋沒了頂小的山頭，不露絲毫縫隙，讓我們爬往前途。

雨沙沙地在下，我們在休息。

生活在食堂裏是很歡愉的，有音樂，有歌唱，有遊戲，甚至還有人沉湎於酒，人們仍舊能在此利土購買許多東西。昨天我們姑在滿籃的牯欄前，今天我粒女廚子以求總是以總是獨粹精美而又調製合味的。

拉真的亞正武的女性屬乎那正顯示出在戰爭中什麼事情都能發生的。許多年青些的漢都從隊團調往步兵部隊，餘留下來的人全部要担任飛機的保管和機場上的任務。這就影響到炊事和個人的勤務方面。結果不得不力求經濟了。

但是，但是在浮腫根據地却有若干輔助工人，他們是從國內派出來的，其中有幾

位女性，担任辦公室的打字，或縫衣工場和倉庫裏的助手等勤務。某天有一位女性來到我們這裏，自薦為我們的廚子。

我們都驚訝而震動。於是舉行了一次嚴重的軍事會議，有許多的提議和反對。總司令對於一次新進攻的決定，恐怕也不會有更多的考慮吧。

一個女廚子在一個獵擊隊裏。

前綫中隊僱用任何女性，原是不可能的舉。但是我們終究遠距前綫若干路，而且她也不致比在辦公室裏感受更大的危險。因此我們決定讓她試試；和根據地的接洽很快得到通過，由打字組的調差也辦妥，於是女廚子就壯嚴地進入我們的中隊。

她已不是妙齡少女，這是好的，她並不美麗？這更是好。但是她對於我們炊事人員却發生了很好的影響。突然之間，盆碟光潔，刀又雪亮，刀上再也找不出些微鏽斑。抹布洗滌更勤，變得這樣精潔，竟無從再嗅出前週所吃湯汁的氣味了。隊上的男性沒有一個不對這女廚子顯露弱點的。

我們僱用女廚子的事，自然傳說了出去，訪問者從一切隣近的中隊和大隊的光臨。每個客人盼望一些特殊的事情；他的眼前浮出一個窈窕的身材，帶着動人的髮髻，美麗的圍裙等等幻影。他們都相信廚子的名目不過是某種極不正當的事物的煙幕罷了。當他們看見我們這位有身價的好廚子時，個個都失望

了。

這許多來賓糟蹋我的藏酒。那是唯一的缺點，此外我們都是完全滿意的小。我們對於這位新增加的人員，不曾有一分鐘的追悔。

仍然下雨，已經下了好些日子了。

小葉莢長在草原上，頭批的款冬也在山頭開花。春的氣息飄浮於地面，我們的靈魂充滿預感。某種事情即將發生，我們都不自覺地知道變動的到來。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請假一停律止。我們所寫的信件必須經過一位檢查員的檢查。那意思是說世界的這一部分將有一次大進攻嗎？還是我們將有轉移呢？念頭在我們的心裏打轉；我們在食堂裏討論一切可能的發展，並且夢想未來的種種勝利。

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 我們奉到候命轉移的命令，原來我們要走！我們的希望變成歡欣。我們將離開凡爾登——到一新戰綫——或許到英國人所飛行的陣地——或許到大規模進攻的戰場——是的，一定到大進攻的地方！

而且不久就會實現的。獵擊隊常是派遣於進攻的最後增援。

我們的行李已經捆好。祇留下最少數的必要飛機備用。其他一切都已收拾起，準備隨時裝運。

我們腦裏充滿了關於新作戰地區的想像，許多手指在地圖上移動，白雲動

地想確定我們的新飛行地帶。唯一可以確定的事情是我們將離開，而且就是這件事也不能絕對確實。它會是一種惡作劇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 通信禁止。一封信或一張卡片都不許送。事情是愈來愈緊迫了。

等待變成一種痛苦。最後一批飛機也已拆開。貨車已收集於附近的車站。一列火車正在配掛；或許就是給我們用的我們不相信所見的一切；它會是一種惡作劇的。

等待和望希！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 中隊上火車。

運貨汽車將飛機拖到側線；軍火和零件的箱子消失於貨車裏面。我們的行李也拿去了；火車準備開駛比我們所想像的來得快。我們道過別，也吃過最後的夜飯。我們不大聽見所有的演說和對我們的將來的祝詞，因為我們的心已經走遠了。

我們最後經過熟悉的街道。汽車把我們全體送到月台，於是裝上火車，作為最後一批的貨物。我們進入分派給我們乘坐的車輛中。

列車發出一陣輕和的震動，它開始駛離車站。燈光消滅，黑夜遮斷我們的視線。車輪隆隆地滾行，但是我們不能知道我們要向何處去。

黑夜送給我們以一切美麗的夢。

### 第三章 阿綿大進攻之役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第二天早晨帶來極好的天氣。我們經過和平區域，經過戰神未曾摸觸的土地。覺有從前線打來的砲彈，沒有在空中呼呼急轉的螺旋漿，投有軍隊的蹤跡。我們發生一種幻想，好像是在假日旅行之中。我們棲息在平車所裝載的敞座汽車裏，曬太陽取暖，美麗的景物飛掠而過。這真是假日旅行。

孟德米豆，西頓，美西也爾查理維勒，都落在後面去了，火車沒有駛入向南的分路。快樂的景象擴大了；我們並非開往香賓地方。不久我們一定開到法軍和英軍的前線分界地點；那時我們就可知道是否讓我們法和英國人對抗了。我們經過雄偉的森林，亞爾丁的前哨；索孟恩河跟我們作伴很久。但這時，靜默已變得差不多討厭了，我們在一處招待站重又看見灰色衣服的軍人們，很覺高興。

招待站是一種好組織。火車停於某處地方，那裏呈現出茅房和忙碌的生活，我們下車，坐到桌子旁邊，等候吃嗎，我們常常得到一頓好飯，肴肉類和各種菜肴，雖則有時祇有「鐵絲網」（俗話意義待考）和麵包。但是連那個滋味也不錯，謝謝每次火車旅行所帶來的假日情緒。

圖恩斯換車站已經落在後面，我們仍舊向北駛行。漢孫來到，接着是拉洪。火車慢了，更慢了，接着轉向右面。大歡樂，我們是開往英軍前綫，現在可以確定了。那一點點可以不管，這並沒有多大分別。我們希望直到北方近海的處所，因為那裏有美麗的鄉野。但是這不見得會實現，因為那裏戰況沉寂已久，大致不會發生劇烈戰鬥的。我們討論伊普爾，里爾，和伐倫奧尼的可能性。

火車又到達一處換車站：阿末斯尼。隨後繼續北進，我們發現鐵路上的交通逐漸頻繁。我們經過別的站頭，路上遇見許多火車。

我們到達奧爾納爾大換車站，火車就折向西南。這是說我們是向聖奎丁的方向行進。夜幕降落而將我們的行程包裹於神秘的幕中。

輪子滾，又滾駛。前進的速度變慢了。火車慢慢轉彎，好像倦厭於它所必需拖曳前進的東西。

別的火車跟隨我們；我們在車站上遇見更多的列車。像黑蛇似的，它們扭轉於所有的路軌上，內部裝滿了人，畜，鎗砲，——用於進攻的大批兵器和人員。列車裏極少顯現燈光，它們像黑影似的飛行，向不知道的目標前進，去作大規模的推進。

我們不能睡覺，眼睛探索黑暗，想找出一些可以確定的事情。

火車駛入羅卡托站。一切燈光都是熄滅的。我們在一條副線上等待幾個鐘頭。

一根手電棒的閃光摸索地來到我們的車旁：命令：本處下車。

羅卡托？原來是這裏？

被遮蔽了的燈照着長的月台，一列又一列的火車開到而停下來。我們看到大砲和更多的大砲，士兵和更多的士兵。

一位副官正等待着帶我們到新的飛行場去。這場子位於西面，距離頗遠，所有窪地都神祕地覆蓋着薄霧。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三日，大進攻在幾天內就要實行了。我們受命休息，等待那時間的到臨。上面不許我們飛行，因為怕洩漏秘密。

我們的棚廠分散位置於樹林裏面。當我們裝配飛機的時候，那邊鐵路上火車陸續駛行，終日隆隆不絕，無盡的行列向西開駛。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七日，三個驅逐中隊會集在我們的飛行場上。飛機都已準備好起飛，但是因為還沒有奉到命令，我們祇得安坐不動，儘管四周的激動已經達到白熱化的程度。砲兵，輕砲和重砲，鱗鱗然，隆隆然，川流似的開過去——於是繼之以步兵。

但全都在夜間——祇在夜間，

幽靈似的，無盡的縱隊通過道路。一個燈光亮了起來……「熄燈！熄燈！」什麼都不能洩漏給敵人。縱隊，縱隊，老是新的縱隊。這裏一支進行曲高唱入雲，然後漸漸消失於遠處，那裏一隊軍樂隊催促步兵愉快的前進，鼓聲和笛聲發出回響，但是全部音樂的基本調子是無數腳步沙沙擦擦的踐踏聲。

一夜又一夜，這情形繼續進行。

英國的偵察機飛過來。照明傘從黑暗的天空飄下來，照亮一大塊地方的道路。於是，所有的交通都停止，軍隊無聲息地匍匐於樹木和房屋的遮蔽下，什麼都不可洩漏啊。

白天，敵轟炸機一隊隊深入我們的後方。我用望遠鏡正確地追隨他們飛行路線。二架，五架，七架飛機。他們正向我們飛過來，所經過的路線上排列着許多爆炸的高射砲彈彈煙。遠方的薄霧中有一個德國中隊。祇要我能够和他們一起在天上啊！

我們的中隊也飛近來了；飛機在眼裏變大了。不久他們就可以到達射程以內，英國人轉開去，但是其中有一架落後了——這時一架阿爾巴楚機趕上去——一次短促的戰鬥，敵人跌落下去。英國飛機倖於相距我們的飛行場不遠的地方，我們趕過去看。

我們找到一架龐大的轟炸機的殘骸。飛行員已給發動機撞死了。破碎的紅

白藍三色圓徽從綠茸茸的草地向我們瞻視。它的附近我們看到最早的春花，初放的紫羅蘭——這是春天啊。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我的朋友萊特爾，舊日團部的伙伴，現在第十六中隊裏服役，我們重新會面，很覺高興，我們暢談舊日團部的往事，希望不久能在空中一起工作。

最後我們得到准許可以飛行了，但是祇限於飛行場的上空。天氣極好——真真的春天天氣。

英國人每天正午飛過來轟炸我們。今天我們在等候他們了。各中隊起飛了。

我們飛行於二千公尺的高度。終於爆炸的彈煙出現於前線了，而且逐漸在我們的方向中變濃厚了。那就是說敵人飛來了。黑點點從碧藍的天空分散，英國人飛行於很大的高度，遠出我們之上。我們飛得太低，但是第十六中隊正飛行於和敵人相同的高度，就開始攻擊他們。一場猛烈的戰鬥發生在我們的頭上，但是我們祇能懶懶地旁觀。我很清楚地辨認出各機的個別標誌。我看見一架沙潑韋斯機正攻擊一架漆有黑色的心的阿爾巴楚機——那黑心是我的朋友的標誌。阿爾巴楚機鎮靜地飛行——沙潑韋斯機又二次攻擊——隨後阿爾巴楚機俯直地向地俯衝。

他被擊中了嗎？不，一定不是。雖則俯衝得很峭直。但是，他還很穩。他失去了他們的蹤跡。

但是萊特爾那晚並不會回來。

我們找到了萊特爾的飛機；它鑽進了一片柔軟的、潮濕的草地。萊特爾頭部受到致命的槍彈，是埋葬於此。

我們曾在直

但是命中却無一同飛行在

外套，手腕上帶着一條閃閃

的，有一重倉奇

他的普魯士軍隊

烏蘭(Ulan)為普魯士軍隊

，曾對我述說關於這金鍊和他所深愛的一個女子的故

八年三月二十日 我們的步兵仍舊以無盡的縱隊闖往前線，一團之

後又是一團，中間夾雜着輸送火車和汽車。終夜沒有休息；轟轟然，隆隆然，

轟轟然，好像雷雨的將臨。

明天是偉大的日子——大進攻的日子。明天一切都將捲進大戰裏面；血流

成渠，勝利將為我們獲得。

明天，我或許也不免犧牲。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我從牀上驚醒。時間剛過兩點鐘；一陣輕微的震動通過房子，一種低沉的連續的轟聲打進耳朵，單調的音節中參雜着較高的拍子——這得使窗子玻璃發響，又使室內的傢俱什物受震而搖動。

大砲的連續射擊已經開始。

我不能再睡了；我的心因將來到的事情而緊張，太過於清醒了。

黎明時我們都已經在飛行場上了。發動機也已經開車，機械士們成排站着；準備照料飛機起飛。沒有人說話；耳朵都轉向南面，在灰色的曙光中間，我們大家用心聽着。

天慢慢地變明亮了；但跟着曙光出現了一片薄霧。我們必須呆等。霧氣散佈開去而且愈變愈濃了。

一小時又一小時過去；前線傳來的砲火聲，因給白色的霧牆所阻隔，漸漸變得微弱，有時竟似乎完全消滅了。上午九點三十分，現在步兵前進衝鋒了，但是我們仍舊得在這裏等待。

一道微弱的光綫終於穿過霧層。太陽奪路而出，送來一道光線照過飛機的座艙。飛行員座上的五顏六色的標誌一齊發亮。現在沒有東西能够阻擋我們了。

霧層破裂，我們起飛。三個中隊升空擊敵。

在白倫理斯地方轉彎的運河射入眼中。那裏就是舊陣地的所在；地面千千萬萬的彈穴正在冒煙。

遠方視線爲霧所遮斷。我們在英國陣地後面繞圈子飛行。附近敵機極少。我們先和四架沙潑韋斯機交手。繼和另兩架打一陣，後來又碰見兩架。但是這些英國飛機不肯戀戰，一會兒就脫逃而消失於朦朧之中。我們原將他們看作較頑強的敵人，但是地面情況的變動使他們的飛行活動受到了壞影響。

不久以後，我們在空中再也找不到敵人。我們在戰場上空大繞圈子。我們的汽油將盡了。我被迫降落於另一飛行場，加油之後方能再飛回去。

我回到羅卡托，接着又飛上蔚線。我們感覺到時機的迫促，一切道路上的前進運動，向前推進……我們勝利了……第一道戰線奪到手了。

在我們底下，砲兵在射擊，步兵在衝鋒。各縱隊進入戰壕和其後的凸出地點，以資掩蔽。到處是閃光——發煙發火的大砲口。……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又是霧，比昨天還濃厚些。直到下午這霧方爲太陽所克服。

汽車把我們載運到飛行場。我們駛過那仍舊連續不斷地前進的步兵縱隊的旁邊，又駛過那從西面開過來，數目愈變愈多的初批英國俘虜。

英國人正在退却。前線上極少機敵數。第二道防禦線也全拿過來了。我們

是德國軍人，很覺自傲。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攻擊繼續進行。第三道戰線也給我軍攻陷了。天良氣好，沒有昨天那樣的霧。視線又遠又清楚。

我們飛行前進。潑隆尼地方正在焚燒。許多火頭騰出黑煙。我們在天空找不到敵人，因此就降下去，常常直到離地一百公尺的低空。底下英國砲兵正在退却，茶褐色軍服的步兵匆匆西撤。許多屍體散佈於地面。

我們飛過潑隆尼。我的發動機發生故障，癱瘓似地作輟無常。我必須轉頭回去。我所發射的信號槍彈在煙霧中間未受到注意。我必須獨自飛回去。四周都是潑隆尼鏡大火所騰起的煙，因此我迷失了方向。

突然之間兩架飛機出現於我的前面……英國雙座機。他們攻擊我。現在我不能信任我的發動機，但是我不願賤賣我的性命，一定要索取最高的代價，因此就對其中一架還擊。幾發子彈之後，機槍就卡了子——這真是禍不單行，船破又遇暴風。我覺得已經無法自衛，在狂怒中間就設法去和一架敵機相撞。英國人的一個已經因轉彎而失去高度；我就對他撲過去，同時手指到按機槍的扳機扣子，忽然機槍又開始了射擊。於是我看到敵機的偵察員倒場下去，飛行員則向前傾俯。我用手拉回操縱桿而以毫髮之差避過這頭下尾上向地直墜的英國飛機。它摔落於巴盧克斯斯廣墟中間佈滿舊彈穴的地上。

另一架英國飛機脫離戰鬥而消失於朦朧之中；我努力尋覓航路，依靠羅盤向東飛行。發動機是愈變愈壞了，但是我終於看到了前線，底下又有草灰色的兵士了，我的汽油差不多完了；底下又是滿佈彈穴的鄉野，決不堪作爲應急的降落場地。我祇得繼續飛行；啊，我終於發現一片平地，竟是一處飛行場。我用最後一滴汽油降落，發覺自己是在維勒斯勒塞克。第七十九中隊的機師們爲我的飛機工作；弄好後我就起飛回隊。

羅卡托地方百事妥當，我報告了自己的第一次空戰勝利。今天中隊會獲得不少的勝利，因此每個人都興高采烈。

我的第一次勝利！我常常對自己描畫它將如何實現的情況，但是所得到的却比我所能想到的來得迅速，而且是出於意外的。實際這不過是一次僥倖，無意之中碰上的，因此在良心上我並不能引以自傲。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攻勢仍舊繼續進行。我軍已經佔領好些土地；敵人正拿出最後的預備隊來打。敵飛行部隊已經換用後方的飛行場，現在他們又準備打仗了。空中的抵抗增加。我們遇見大隊的敵機；每次飛行都發生激烈的空戰。

天氣仍舊是好的。索姆河的黑水流過千孔百創的地域。在白里附近的渡口處，我們看見有好些坦克車膠陷在那裏。底下躺著英國人所拋棄的蒙斯飛行場

和衣斯德里飛行場；那些不會來得及完全破壞的棚廠寂寂地張開了陰暗的大

隊。幾個英國編隊也翱翔於空中，翼子爲太陽照得閃閃發光。

一個編隊漸漸向我們接近過來。高度比我們大，因爲太陽光的關係，我們辨不出他們是敵機還是友機。

現在那些飛機已經飛到我們上面了，標誌也已經看清楚。我們將隊形靠緊，等候他們動手來攻擊。

一顆信號彈在上面射出，拖着一長條煙向我們落下來，這是英國領隊所發的攻擊信號。他們對我們俯衝，說時遲，那時快，他們已經進入我們中間了。

轉彎，轉彎，轉彎，左左右右。攢衝，攢衝，衝衝，上上下下。追蹤彈劃破空氣，到處是機關槍射擊，發動機怒吼，張絲跑哮出俯衝的激烈。

我們好像在玩一個大迴轉機本，一個釘住一個，彼此互相咬住尾巴。★  
迴轉機 Merry-go round，有平置大輪一，上裝木馬木船等物，兒童騎之隨輪旋轉，以資笑樂。

我看見一架沙潑草斯機攻擊我前面的阿爾巴楚機，我就從側面射擊他。他脫離戰鬥，企圖轉彎逃走。我們一追一逃，圈子愈轉愈小，我的瞄準器追隨他

的機身，機關槍看上去竟像接連於他的尾巴上似的。追蹤彈沿他的機身飛掠過去，但是一次又一次他將自己拉出我的瞄準器以外。

最後我射擊命中——敵機濺出汽油，尾巴後拖出一長條煙霧。英國人被擊中了，開始螺旋下墜。我沒有時間跟隨他下去，因為我立刻又受到攻擊。

轉，轉，轉，轉。到處是機關槍射擊。空中許許多多追蹤彈的線條，給螺旋漿劃斷，又給螺旋漿的風攪擾成各式各樣的形狀。

轉，轉，轉，轉。又一個英國編隊加入纏鬥，仗愈打愈兇了。

轉，轉，轉，轉。我是固定地懸在空中，世界在環繞着我瘋狂地旋轉。於是我自己旋轉，世界是固定地不動了。

一個英國人從我旁而螺旋下墜，摔在底下的某處地面。轉而又轉，射擊又射擊。又一個英國人跌下去了。

戰鬥仍舊繼續進行。我已經失去一切時間和空間的觀念了。

英國人脫離戰鬥，突然之間我們又孤獨了。這安靜是難於置信的事情。我們集合，檢點自己的飛機，沒有失蹤，不過已因盤旋追逐而失却不少高度了。我能夠看見底下兩架英國飛機，第三架也不遠，躺在向着索姆河斜傾上去的坡上——這是我的犧牲者。

我們降落在被拋棄的衣斯德里飛行場上。全體都是安全而健康。我們的飛

機的翼子和座艙固然有幾個彈洞，但是這些祇不過是空中戰鬥的普通結果而已。

我們的飛行是一大勝利。敵機數目較多，然而我們不但未受損失，而且還是造成三次勝利。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戰事仍在進行。砲火的聲音一天天變得遠了，飛往前線的路程也一天天變長了。

我們向前移動，進駐部文康地方的新飛行場。

這村莊位於久經戰爭蹂躪的地區的中間；它的四周曾發生過多次戰事。建築大都已經毀壞；但是我們在那裏發見不少英國人的繚紋鉛皮小屋。有的完好，有的破碎。我們的住所和食堂設於一座保存得相當好的房子裏。這房子裏居然還有屋頂，但內部却已破爛，所有窗子都不見了。

我們在附近進行的掠奪搜索頗獲成功。我們發見許多東西，床舖，傢俬，毛氈，火爐，煤炭，汽油，甚至還有一台鋼琴。這些都是英國人因為太魯促的關係而遺留下來的。一條狹窄鐵路的附近堆有大量軍火，一堆堆安放得很整齊。重砲的砲管指向天空。輕砲拋棄下來的數目更多，獨門的或成排的，到處都是。旁邊都堆積有砲彈。

我們各人都拿到英國的來復槍，就用英國人堆積的軍火堆子作為槍靶來練

響射擊，常常造成美麗的焰火。

到晚上的時候，我們已經把空房子弄得很好過了。有一個人彈奏鋼琴，其餘的人憑藉一盞煤油燈的燈光閱讀我們所找到的許多有圖畫的英國報紙。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今天天氣不好，滿天是雲。又是風又是雨。我們照樣飛行，因為任務飛機一定得飛上去工作。

八百公尺高度的空中有雲。因此我們飛得很低，而和幾架英國飛機交戰。兩點打到飛行眼鏡上，突風將飛機吹得上下顛簸。操縱飛機就够一個人忙碌，因此極少時間去觀察底下戰事進行的情形。大地在飛機底下閃過，從雲裏的波動中看去，景象十分光怪陸離。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英國人已經穩定下來，又在德境而守。今天，我們的軍隊在攻擊哈米柳德地方。

又是陰慘的天氣，而且愈變愈壞了。但是天氣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照樣飛行。

我們起飛而降落於相近戰線後面的一處場地上。前面一切平靜——祇有少數流彈飛過去。雲霧變厚而且降得更低。小雨飄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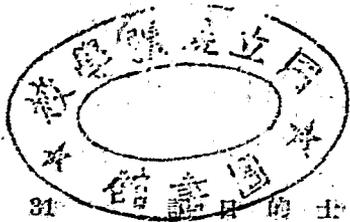
我們終於起機前飛，一雲眼間已經在前線上空了。這時砲兵又開始射擊。隆隆然的巨響，我在發動機的怒吼中間還能聽得出每次爆發的聲音。步兵隊

隊向敵人陣地奮鬥前進，砲兵射擊協助。我們飛得很低，目擊戰爭的進行，景象悲壯偉麗。

英國偵察機一見我們接近就逃跑。這時天空無事可做，我們就參加地面的鬥爭，去射擊機關槍巢和砲兵陣地。茶褐色服裝的人們恐慌地貼伏於戰壕側面，對我們瞪視的灰白的臉孔形似被弄壞的面具。我們繼續前飛。在一處砲兵陣地，全部砲手們躲避於掩蔽部後面，在另一處他們跳進壕溝裏面，但是有一個傢伙却跪倒而舉手向天。我們繼續前飛！濃密的步槍彈和機關槍彈對我們竄上來，彈洞開始出現於我們的翼子上面。但是那有什麼關係呢？幹下去！

這時英國戰鬥機出現了。他們像影子似的穿過破碎的雲塊，而攻擊我們的步兵。我們既然在場，決不會容許他們做成功的——因此他們轉過頭而飛開去。

雨變大了，它像雹子似的打痛皮膚，飛行眼鏡不斷地變為模糊，但是我們仍舊幹下去。一架沙潑韋斯機從我前面一塊雲中衝出；他看到我而轉將過去，但是在轉彎中間它有一刹那的固定不動。我瞄準——射擊——我的追蹤彈嗒嗒地向他穿過去，拖出一條長線，像蠶吃桑葉似的進入他的機身——一道血紅的火燈噴出——翼子橫翻過來，英國人着火跌下去——我的第三次勝利！但是我沒有時間去浪費思想於他的結果——我得幹下去！新的敵人來了，不見了，又



來了，同時我們的底下仗正打得天翻地覆。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耶穌復活節日，太陽出現，照得鄉野遍地銀

光。

我想到家，想到家鄉的山頭，我看到新雪的閃光，我看到杉林的深綠。我的眼睛尋覓那反映出草原的景物的小湖。

遙遠的處所有一塊美好的地。那是我的家鄉。這時教堂的鐘聲正送着盛裝的農民們回家吧。龍膽草的杯狀部含着露珠。今天的世界是這樣美麗。人們的眼裏帶着歡樂的笑意。家啊！家啊！

但是現在我們的家是戰爭，我們不知道別的。我們是一架龐大機器的一個輪齒。

我們還年青，可是孩童時期已經離開很遠了。更遠的是我們家庭的和平時代。

我們現在已經變老了，而且找到一個新的家庭——那就是我們的中隊。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一切思想和感情，全都屬於中隊。

我們是變寂寞了，我們祇有一小羣的人，這羣人是彼此相屬的。我們分担前線的危險，我們是大戰的一部分，但是我們並不是屬於前線的。

我們是寂寞的。普通總是駐紮在後方根據地；我們享受後方根據地的愉快

生活，但是也不是後方人士的一部分。

我們是寂寞的。我們各人從前都是跟隨某個團盟出去防禦祖國。我們別離家鄉，其後又別離所屬的團，找到這寂寞和新的家庭。

別人怎知道寂寞的美麗，和新家庭的光輝呢？

我們必須是寂寞的，因為我們保有一切東西裏面的最美麗的——飛行和空戰。

我們四周躺着死地上，幾處三番被砲火轟平的廢墟。舊的彈穴被填塞而長滿雜草，旁邊又添出新的彈穴，穴內污水反映出天空的青色。

縱橫前後，什麼也沒有，祇有死地，廢墟和破碎。

這裏會是一處歡樂的庭園，短草叢生於火燒場的瓦礫堆中間。

一顆白星，在美麗的晨光中，一隻蝴蝶溫柔地搖擺於水仙花之上。

一九一八年四月四日，雨，下雨。雨點打在洋鐵皮屋頂上，在我的耳朵中，成爲甜蜜的音樂。今天我們可以休息一下了，鑽在被頭裏面多睡睡覺，對於人是有好處的。

電話鈴在屋角哀響。今天有一次攻擊在進行中；英國人已經派出若干戰鬥中隊，我們必須去救援。電話的發明多可詛咒啊！

因此我們爬出溫暖的床鋪而上飛行場上！我們對老天投擲懇求的眼色，但

是老天並不發慈悲——雨仍舊是下。

我們已經在空中了，情形倒沒有所想像的那樣壞。於是我們又飛過前線，看慣了的景物又在底下向後滾過去。

但是我們不能編隊飛行，因為雲塊太多，竟使我們連身旁的東西都看不見。我們的底下，重砲輕砲，步槍機槍正射擊得非常熱烈。

一架英國飛機從雲中飛出而經過我的旁邊，相距很近。接着它又隱入一片雲中。我想截住它，就衝向它必然從之脫出的灰色雲塊的那邊搜索。

這時它的徽誌又呈現了。英國飛行員鎮靜地保持直線飛行；英國偵察員不會看到我，因為他正在專心搜索底下的地面。我的機關槍射出一道「火流」；英國飛機背翻過來，隨後向地跌落。我費了很大的勁，從雲塊中間跟隨它的下墜，眼看它墜於一個小樹林裏後方才罷休。

又一個英國人飛出——雲霧——我轉入一塊雲中，改變了航向。

我看見前面有幾架自己隊上的飛機，再前面些有幾架英國飛機。雲塊積聚得更多了；我們向東飛行因，迷失方向而被迫降落在別的中隊的飛行場上。於是我們飛回去。

我們剛落好的時候，求助的電話又來了。我們的翼子有些軟，螺旋有些鬆，縱破損，但是沒關係——我們必須再起飛。

我們出發的時候，雨正傾盆而下，前線上空雲霧極厚，立刻使我們彼此迷失。有時我看見一架兩架隊上的飛機，此外再也沒有了。砲火所造成的空氣渦動，和暴風雨聯合起來撕扯我的翼尖；我的四周雲霧混合着地面送上來的煙塵昇騰翻滾。

突然之間我發覺一個英國人離我很近。我對他衝過去。在雲中的追逐使我們十分迫近，彼此的翼子差不多要接觸了。

這時他在我的瞄準中了。我擊中他，使他着火下墜。

幾架別的英國巡邏機企圖捉住我，但是我迅速躲進一片厚雲裏面。我從雲霧中脫出的時候，已經很低了，但是有些雲離地竟不到二十公尺，我閃避一株大楊樹的時候，飛機幾乎側翻過去，於是我跳越房屋樹木之類障礙物，繼續飛行。

我沿着一條向東的大路前衝。這時我經過一個村鎮——一定是華富西。它的街道上擠滿軍隊，他們伸手對我揮舞。

黑暗的一幕很快降下。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春更深深落在大地上。過去幾天的雨召來了更多的新綠；紫羅蘭和白頭翁吐放於籬側，櫻草覆蓋彈穴的田野。一株桃樹亭亭地立於斯垣之側，盛開着粉紅的花朵。

大自然繼續進行她的永恆的循環，沒有爲人類的活動所煩擾。

黑色的雲和白色的雲。像駿馬似的馳騁於天空中，幾滴大雨點落下，隨後陣雨打到桃枝上，打落了許多花瓣。

於是一切回復安靜。

太陽的光線閃過嫩草，一條條互相追逐。光線愈來愈多，其後全部鄉野突然全浸沉於陽光的巨海中而吐出笑容，因春天的氣息而陶醉，因人類的活動而絕倒。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一處新飛行場爲我們準備好了。它相距前線更近得多，位於福克康附近一條大而直的道路上。我們奉命遷往那裏，各種器材物品分批從部文康裝運，遷移不久就竣事。巴威中隊，第七十七，駐在我們的旁邊，另一普魯士中隊則佔用場子的彼端。我們相距厲秋芬中隊隊部駐地的卡貝不遠。起初我們覺得在這場子上起落頗感困難，因爲場子上面有許多彈穴。我們的場地勤務班加緊填塞這些洞穴和壕溝，工作非常忙碌。

我們生活在一片荒地裏。隨便那裏不見一所房子。許多村鎮已經全部消滅。所留下的痕跡祇有路旁的十字形牌子，上面用英文刻着「此處原爲維拉卡達地方！」「此處原爲文特爾地方！」等字樣。這些十字牌就是埋葬全村的墳墓的標誌。

建築物都被砲火轟毀了，磚石和樑柱被搬取去建築了掩蔽部。這時連掩蔽部也被轟擊得粉碎了。砲火所經過的地方，常常像用巨大無比的犁耕過似的，一切東西都被翻轉，連埋藏在底下的也翻到地面上。新墳舊墓觸目皆是。斜坡上，低地裏，壕溝中，處處都植有十字架。

大路兩側的地帶這些坟墓特別來得多，因為那裏是近距離射擊和遠距離射擊的砲火的腳接點，造成的死亡最多，較舊的十字架許多已經爛壞而倒在地面，叢草蔓生；所刻的名字已經磨滅而被忘却了。舊的生鏽的鐵絲網蜿蜒地通到山上。法國人的坟上的十字架都有紅白藍三色國徽，用白鐵片和紙片製成，但是這些都已生鏽和破壞了。它們從陰慘的灰暗的坟地向上瞻視，像疲倦的受了傷的眼睛。

我的記憶回到俄國。那裏有一條大路通到戰線，我們常常沿這條路走到陣地去，行軍縱隊也常常經過這條夏天是沙而春冬是沼澤的道路。沿路兩旁死馬橫陳，平均每公尺一匹，特別壞的地方竟疊成堆子，並延伸路上而被踐踏成泥，數目之多簡直無從去數。可憐的馬，你們怎知道你們的死亡的目的呢？

我們住在這坟場裏。但是戰爭已經使我們習慣於和死人同住在一起了。飛行場附近有一個山毛榉和赤楊的小林子。我們在林下草木叢中開闢一條路，並安置了篷帳和綑紋鐵皮小屋。

我們十二個人同住一間房。牀舖排列成行，走路要跨過箱籠什物，或者繞道而行，但是我們所蓄養的牲畜却不很容易管理。

我們中間有幾個人養狗，有一個人養貓，有一個人養三隻喜鵲，還有一個人養一小狐。這些鳥獸都得收養在這一間房裏，或者掛起，或者放置於牀下，這樣一來，人類自己的活動地位更加減少了。不幸，那些狗子除對貓兒懷着惡意外，又彼此互相爭鬥。貓兒則在窺伺喜鵲，欲得之而甘心。結果我們回家時常常遇見它們的爭鬥，曾多次赦免了悲劇的造成。祇有小狐狸肯好好地安坐在屋角裏，但是它不耐煩時就咬嚼我們的皮鞋，一雙雙都給咬到了。因於上述的緣因，我們的小屋子的空氣實在不很平靜。

感謝上帝，天氣倒是好的，因此我們可以在露天中消磨大多數的時間。我們每天有好些飛行，一到晚上，人都很疲倦，也就不再去管自己睡在何處了。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我們受到了極大的損失！厲秋芬死了！昨天我們會和平常一樣在阿綿戰區上空飛行；厲秋芬的三翼機中隊同時也在前線的空中。當時會發生多次空戰；我們看見這三翼機的中隊會和幾架英國飛機纏鬥。一架三翼機追逐一架英國飛機，跟隨着衝下去，其後突然降落於英軍戰線後面兩個彈穴的中間。

當晚我們聽說厲秋芬不會回來。厲秋芬被俘是極大損失！但是他至少還生

活於人世。或許他的發動機被擊中了，但是我們相信他一定沒有受傷，因為他的三翼機會經降落。如果他受了重傷的話，他決不能使飛機平穩降落的——尤其是在彈穴的地面。

但是今天我們却都聽到說厲秋芬死了。起初我們不肯相信，以為這是敵人所造的假話。但是這事情現在是確實了。

厲秋芬死了！我們大家低聲傳述這可痛的消息。會食堂裏聽不到笑語。工場中的鎚聲靜默籠罩我們全體。

一位大人物已經離開我們了。在造成八十次的勝利紀錄以後的成功的高峯中間，他在領隊作戰時遇到了迅速而快樂的死亡。

啊，戰爭之神，你是常常能够引導人們遇到快樂的死亡的啊！

雲塊疊起——成爲巨大的白色的柱子。

兩隻烏鴉，死神之鳥，飛升上去而消失於蔚藍的天空裏面。

\*

\*

\*

\*

\*

大進攻已經停頓：雙方又逐漸採取陣地戰，新的戰線接近阿綿，這地方已前尚未經過戰爭的蹂躪。我們已經越過了荒蕪的索姆地區了。

我們會希望將飛行場更向前移，設立於這新地區裏，但是不幸我們仍得留在原來的荒野裏。

敵人已經增強了力量；到處見到許多中隊的虎虎有生氣的飛行活動。我們用我們的舊飛機儘量飛行；我們打勝仗，也打敗仗。英國人已有新的飛機，能夠升到我們達不到的大高度，在五千公尺我們的飛機已經不穩定，轉變時常常發生側滑。

我們照着厲秋芬中隊的福克三翼機輕巧地昇到我們的上面而從高空將敵人拉扯下來，頗覺妬忌。

但是我們依然儘力之所及，常常飛行空中——此外我們還有什麼可幹呢！

#### 第四章 一九一八年五月在索姆戰區

我們在荒野裏的生活太少變化，實在有些煩膩了。但是據暫戰的恢復也帶來一件好事情，那就是休假。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輪流飛到布魯塞爾去。

從荒涼寂寞的鄉野出來而進入光明燦爛的城市——這變動猶如神話。

一隻小皮箱帶在飛機裏；輪子滑走過地面，飛機昇入空中，機頭不向前線而向東北。彈穴的田野變小了，索姆消失了，一座座大森林呈現出來，像風景畫中的黑斑點。地面人煙漸密，村莊隣接，一堆堆的煤礦立如金字塔，工業地區的煙囪伸入空中，形似手指；遠處有一大片薄霧昇起，其前有一條闊寬的森林地帶，點綴着發光的古堡，從霧氣裏面閃耀出一個金光圓頂——那就是布魯

塞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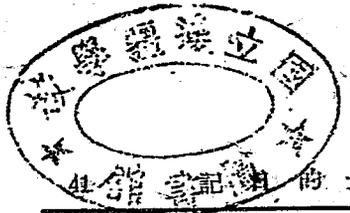
我降落在衣維里地方的一個美麗的飛行場上。飛機被推進氣艇棚廠裏面，在那裏變成了一個侏儒。電車將我帶到城市的中心。

我首先訪問車站旁皇宮旅社。在那裏的房間很難開，他們都是保留給少校以上的闊人的。但是你可以和侍者造成良好的關係，他肯接受巨額的小費。而且對於大官並無特別好感。

我得到了一間附有浴室的房間。沐浴是全部戰爭中間的最好最快樂的事情，當一個人在戰場上忙碌了好些時間以後，能在正式浴室裏來上一次熱水浴，更覺得加倍地好。我在浴室裏整整消磨了兩個鐘頭，直到肚子的饑餓警告我。才想到別的事情。我穿上潔淨的內衣，寬鬆的皮靴，於是。像新生似的，我下樓走到餐室去。

外表上純潔得像「堅信禮」接受人的心胸，我帶着毫無猜忌的靈魂，文雅地走進餐室。我四面尋找空椅子，因而忽略了站在門口的一位將軍。他粗聲惡氣地招呼我。我對他道歉。但是這位將軍對我囉嗦不已，我祇可逕自向我的椅子走去，讓他留在自己的尊貴威嚴裏。

我坐進一張軟椅，潔白的桌布，發光的磁器，和雪亮的銀刀叉對我微笑。這飯和戰地所吃的完全不同。侍者送上吃的和喝的。我大吃牡蠣，滿意地閉上



眼睛。

一個肥壯的大肚子，軍服上有許多彩色的帶子和將官的肩章。走到我的掉前，來質問我所穿的制服。顯而易見的，我並沒有依照服裝條例的規定穿著。

他在那一點上是很對的。我的衣領是翻下的，我還圍着軟領并束着領帶，我們飛行人員由英國人學得了這種習慣，並非爲了時髦，好玩，更非爲了找將軍們的麻煩，而是爲了實際的利益的，在飛行中間一個人的頭要轉動觀望，扣緊的衣領拘束頭頸。軟領較合衛生，也較爲舒服。

這位將軍要我取下軟領和領帶。我說明它們的作用，並對他保證說我到就寢時自會取下。這將軍大發脾氣。我可並不在乎，說明我的姓名和中隊的番號後，就請求這個裝飾華貴的大肚子或者坐下來吃些東西。或者讓我將姓名等等寫在紙上交給他。這裏一切是爲了和平和安靜，我重新坐下而繼續吃喝。

這將軍退回去，臉紅得像他的褲子上的條子，他告訴我說我將來自會曉得這件事情的結果。

將軍們通常是不喜歡飛行人員的。但是最老的將軍也不能給予空軍青年中尉以好印象。如果又是留在後方的將軍，更不必說。

我走出旅館，滿足而快樂。黃昏了，布魯塞爾被包裹在精緻的藍色幕帷中

。燈光亮了，櫺窗通明。真像是在仙境中漫遊。

我遇到一個熟人，就和他一起在街道上，在這發光的幻景裏漫步。

這裏所有的東西真多！肉類，香腸，白麵包，餅乾，甚至還有鮮花——但是鮮花在戰時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會聽到好些關於比利時食物缺乏的消息——可是這裏並不見得有什麼缺乏啊。

噓，多好的事情啊！女郎們對我們微笑，我們對她們講話。是的，世人許會咀咒她們，怒視她們——但是我們却從她們找到歡樂。她們衣服整潔，看慣草灰色之後，實在是一種愉快的變化。

我們年青；我們想活，而明天或許就死，我們沒有別的，祇有戰爭；沒有女人在等待我們，因為我們的家是中隊。

讓國內的俗人們去發怒罷，如果他們願意。我們不管這些；總之他們是永不能了解我們的。我們年青；我們想活，而明天或許就死。你們這些法蘭德斯的小女郎們呀，謝謝你們給予我們許多快樂的時間，這記憶對於我們的價值，遠過於世界改革家們的假裝熱誠的說教，他們的漂亮話不過是空喊一場而已。

生命從千百隻眼睛對我們笑。

我們從一個娛樂場所到另一個娛樂場所。到處有音樂歡迎我們，他們都對我們唱出生命之歌。美酒在杯子裏起泡沫，女郎們跳舞……；音樂，光明，和

生命。

次日我買了些東西就迅速飛回隊部。美麗的鄉野消滅了，遠處冒出高射砲彈爆炸的煙——我又是屬於前線的人了。

我們終於也得到較好的福克三翼機了。不錯，它們是別的巡邏中隊換下來的東西，因此必有隱伏的毛病，但是那個並不減少我們的快樂。三架已經來了。誰先飛這些飛機的問題會引起大競爭，後來我們祇可用骰子來決定飛行的次序。

起初我們發覺這些新飛機起來有些蠢生。它們對於操縱系的反應極為敏感，上昇起來簡直像電梯。你一霎眼就可上昇幾百公尺，並可像一隻陀螺，繞着一個地點轉來轉去。迴轉式發動機要先經過一些學習，才能運用。起初頗覺困難。但不久我們全都弄熟了，人人都想在英國轟炸隊飛過來的時候，飛一架福克三翼機。但是目前並看不出英國轟炸機的影子，它們祇在黑夜出來活動。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降靈節。明亮的青天，點綴着一些夏雲。前線的巡邏飛行沒有什麼特殊的遭遇。今天不見得有多少事可做了。

我們正飛回場子時，突然看見三架英國雙座機在我們的底下，五架護送的飛機在我們的頭上。他們正從我們的內地出來而飛向戰線去。我們對他們飛去

；一陣新奇的歡樂使我們的螺旋槳轉得更快，不久我們就接近敵機了。現在我們的領隊機開始對底下的英國人俯衝，而同時頭上的一羣也對我們飛下來，因此我們就迎住他們。英國人飛的是布列斯桃雙座戰鬥機，然而它們的敏捷竟使我們驚愕。劇烈的纏鬥開始，但是我們既在德境上空，又有微風在吹我們向東偏航，因此佔有優勢。戰鬥分裂成一個個小羣，每人都找到對手而不肯放鬆。我們的中隊長已經擊中他的敵人而在監視他的下墜，隨後我又看見另一架英國飛機被擊落。其間我正追逐我的敵人，咬住他的尾巴不放，突然之間英國偵察員停止射擊，英國飛機盤旋下降。看上去這英國人是想降落，但說不定祇是一種詭計，因此我跟着他飛下去，留心不讓他脫出我的瞄準器以外。他愈轉愈低；最後他從盤旋中改正出來，好好地降落在一片地上，滑走了一段路而停止。

這架英國飛機坐在草地上，像一隻大蝴蝶，圓形徵誌閃閃發光，現出快樂和平的景象。

我對這英國機的方向發射了幾顆子彈，使飛機裏面的英國人快些走出，並且防止他們毀壞飛機。但是隣近一個營房裏的德國士兵很快跑過來，不久就將英國人包圍了。敵人的被俘是不成問題的了，但是沒會聽說過我方士兵會因於愚蠢無知而將飛機弄壞，因此跟着也降落在那塊地上。我幾乎等不到飛機滑走的停止，但是我終於跑到被征服的敵人旁邊了。

景象真奇特：一個我會與之鬥爭的東西，一個曾用槍打我的東西，一個在迅速動作中幾乎看不清楚的東西，現在却安靜地蹲在我前面了。

飛行員是一個英國空軍中尉，已由別人將他從座位上抬出來；他的大腿上部中了一顆子彈。槍手是個軍曹，沒有受傷。兩個人的樣子都很快樂，但是看到我走過去時，臉色却好看了些。飛行人員落在地面軍隊的手裏是一件很不痛快的事情；他們對付敵飛行人員不大客氣，如果方才還吃過幾個炸彈，那就來得更兇。因此這兩個英國人能和一個德國飛行人員見面，自然是歡喜的。

我們互相招呼，幾乎像是老朋友。我們彼此並無仇恨。我們互相鬥爭，爲的是國家，而且雙方都有勝利或失敗的機會。

在某一種狀態中，我們雖則彼此搏鬥，彼此相殺，其實是屬於一個大家族的。我們在戰線上相見，我們認得出各個中隊的隊徽，老朋友們居然能夠觀面相見，實在是快樂的事情。

戰鬥已經過去，我們是好朋友。

兩個英國人暫時被帶到附近的一個茅屋裏去了。我留下來仔細觀察被撈獲的飛機。一個美麗的新東西。飛機上面配用的銅和橡皮好多啊！敵人却能夠享受這種奢侈。可憐的德國！我們的飛機上面不見銅的蹤跡已經很久了，國內和飛行學校裏的飛機甚至要用木質輪子，以求經濟。

這英國飛機的翼子漆成一種美麗的，光滑的，勻淨的淡黃色；支絲是扁平的，撲觸時發出很好聽的聲音——一種輕快的音調和柔和的回聲。它現在造成可愛的音樂；在夜間，這些支絲從高空對我們歌唱時，聲音可沒有這樣好聽，如果再參雜了炸彈爆炸的低音，就更加討厭。但是我得到這架完整的飛機，很覺高興。有些飛行員以為，一定要敵機着火墜落，才可算得完全的勝利，但是我却寧願俘獲未損壞的敵機。同樣，我寧願得到活的俘虜，勝過死的敵人，不幸得很，我們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安排，有時如意，有時不如意。

我指派了一個士兵守衛英國飛機，自己起飛回家。越過一座小森林和一片田野後，我就到了。英國人迫降的地點是帕洛夏，相距我們的飛機場很近。

我立刻坐上一輛汽車，駛到降落地點去接受傷的飛行員，他先被送到一處繃帶所包裹口傷，經過很迅速，他覺得很高興，我們的飛機場附近一所醫院，其中的醫生有幾個是我們認識的；我們將英國人送到那裏，他不久就受到最好的診治。

我們駕駛這架英國飛機飛回機場。不久它就和平地在一個天幕裏面休息。我們的小巡邏機圍繞着它，似乎在張口凝視，又似乎在失着鼻子嗅聞，好像一羣村狗圍繞着一隻迷路的蒼生的珍貴的狗似的。

時間已是傍晚。鮮明的顏色逐漸黯淡，天空變成巨大無比的蛋白石似的，

再漸漸暗下去。一個溫和的暖熱的五月黃昏籠罩着大地。休息和深沉的靜默。沒有一發從前線打過來的子彈；他們在那裏也都想享受這節日吧。

我們的掬樹籬裝飾着嫩綠。中國式燈籠懸在樹枝上，發光於暮靄之中。一隻小金蟲在空中吟哦……柔和地低唱，大約他怕擾亂黃昏的安靜吧。我們坐在中國燈籠下面的一張長棹子旁。酒溢出杯子，我們儘量享受這可愛的黃昏。遠處我們的士兵所住的一個天幕裏，飄出留聲機唱片的聲音……和平，和平。

夜漸漸深了；星光閃爍，透過樹葉。露珠在顏色的光線下像寶石一樣美麗。

一陣低低的營營聲從遙遠的地方傳過來，其後漸漸變得高起來大起來了。一架德國轟炸機低飛經過我們的頭上，向前線而去。它劃過黑夜的天空，像一道影子，它排出的廢氣火光閃閃，像一隻妖怪的眼睛。這個警告我們，使我們不忘却戰爭的存在。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七十七驅逐中隊的隊長在空中戰死。他的遺體將運送回國。

一個天幕敞開着門，內部黑沉沉的，棺材就放在天幕裏面。兩架巡邏機分列在彩罩之旁，靜默地守衛着。

五月的新嫩的綠葉在和風中作沙沙聲。

一位牧師莊嚴地致辭。哀樂飄過飛機場。

棺材抬在隊上同袍們的肩上。慢慢地這行列開始移動。這位中隊長最後一次越過他的飛機場。同袍們圍着靈柩車紛致最後的別離辭；於是他走上回國的長途。

我們俯首立在那裏，雙手緊握。彼此沒有什麼話說，因為大家的命運是相同的。或遲或早，總要來的。

春天的天空在鮮明的青色中呈現笑容。遠遠近近我們聽到螺旋槳的歌聲。爆彈的煙塵與地平線相接。戰爭繼續進行而拖我們出去爭鬥。

我們的生命是長久的，因為我們的經驗增加得這樣多。死亡在空戰中却是短促而迅速。

每逢光天化日，我們就可以飛行，而我們的死亡却這樣短促。  
被埋葬到墳墓裏的祇是身體而已。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我奉命代理第七十七中隊的隊長。現在我必須統率一個中隊，指揮作戰，而負起人員和飛機安全的責任了。我對自己職務的增重，既引以為傲，也引以為懼。

我們仍能和老朋友們見面，因為這新的中隊是駐紮在同一飛機場上的。而且新中隊裏的同袍們也並不陌生，以前我們已經彼此認識的了。

霧氣在索姆峽谷中升起，漸漸濃厚而成爲雲。我的中隊起飛。飛機一架跟着一架在場子上空繞圈子，直到最後一架也離開地面，這是我充當隊長以來的第一次出征。

別的飛機依着我集合起來，各自進入編隊的位置。我們以密集的隊形飛往前線。一共是七架飛機。我時時檢點他們的數目而對最貼近的僚機發出信號。我已往的飛行從沒有像這次的美麗。

深深的底下有一帶薄霧。雷雨雲堆疊成巨大的塔。今天能見度不好。

五架英國飛機在前線上空兜圈子，各機相距很遠，顯然他們是在指導砲兵的射擊。我企圖包圍他們而逼迫他們飛到戰線這面我方的上空來，但是他們覺察到我的企圖而立即退却。

一個高射砲隊對着我們的方向送上幾發砲彈。他們並不能煩擾我們，因爲雲塊高低雜亂，使他們無法瞄準正確。像蒼鷹似的，我們掠過一塊巨雲的邊緣。突然之間我看見前面有一架英國飛機。我俯衝——迅速的回顧一下，看見所有僚機都跟在後面俯衝——於是我的機關槍開始發射。英國飛機作了一個軟弱無力的轉彎，隨後就峭直地螺旋下降，降落在琴替爾西南的林邊。

我們飛行回家，沿着高高低低愈變愈厚的雲塊塊。我欣喜地對我的六個伙伴揮手示意。我和我自己的中隊第一次飛行已經帶給我一次勝利了。

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 前線的活動如常。今天我們已經作過一次巡邏飛行，正將起飛重上前線時，電話鈴響了。說是將有英國飛機來襲。要我們警戒待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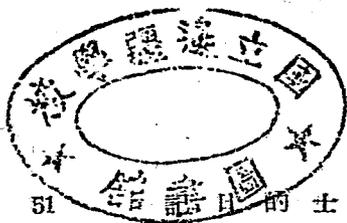
電話又傳來敵機活動頑強的消息。飛機場上各中隊奉到命令，飛上前綫去作沿線的阻塞巡邏。

我率領我的中隊起飛，沿着分配給我的一段陣地飛行，高度在四千公尺到五千公尺之間。地面和西方的能見度很不好；黃昏的薄霧覆蓋地面，像一幅厚幕。南方遠空中現出高射砲彈爆炸的煙朶朶，向東延伸過去，那裏有一個英國飛機的編隊飛過去工作。

前面有斑點從天空中脫出，對我們飛近來。十二架英國雙座機，飛行於六千公尺的高度，經過我們的頭上。高射砲圍繞他們爆炸，追着他們向東去。

又一個英國編隊飛過來——二十架轟炸機，上面有數目大約相同的巡邏機掩護着。他們也飛過我們的頭上，差不多完全沒有注意我們。他們並不停下來攻擊我們，因為他們是攜帶着重磅炸彈去轟炸我們的內地，否則就是去作照相偵察。

我們是假定飛的阻塞巡邏，應該阻止任何英國飛機通過戰線。因此我們拉機頭上昇，但並不會能夠昇到五千公尺以上好多。敵人非我們的力量所能及。



我們祇能加以咒罵而已。

更多的英國中隊飛了下來。

最後，一個編隊，和我們差不多的，飛將近來，這是英國的巡邏機。他們攻擊我們。一場惡戰開始。機翼到處閃爍，鱗彈劃出許多白線條。我們沒有損失，也沒有勝利。高度損失不少。我的高度表示數祇有四千公尺了，但是英國人却脫離了戰鬪。

又一個英國編隊攻擊我們。我數出敵機是二十五架，而他們之上還有不知多少架。轉，轉，但是我的中隊一直保持着隊形，謝謝上帝。我追逐所見的任何孤獨的敵機，在可能時就協助友機，而以機動作保衛自己。但是每逢我進攻一個英國人，總有五個別人跨在我的頸子

戰鬥延長得很久。我們又不會有損失，度又損失不少。而且我們已經被迫退到我軍戰線後面很深了。

又一個英國編隊攻擊我們。我數不清敵機的數目；他們是愈來愈多。強大的編隊羣一隊隊飛過我們的頭上。北方遠空有一個德國中隊接近地平線，正和許許多多英國飛機搏鬥。他們的經驗該和我們自己的相類似吧。

機關槍的突突的聲震動我的耳鼓，發動機吼叫相答，但是實際上我是充耳不聞。一種壓迫人的靜默似乎籠罩我們全體。倏起倏落，戰鬥繼續進行；翼子

垂直地轉圈子，天地顛倒。空中處處是漆有圓徽的褐色飛機；灰色機身的德國人爲數很少。

我們是在德國的繫留氣球線了。一個氣球正在燃燒中。我們是假定飛的阻塞巡邏，但是我們的力量不夠，無法遂行任務。我率領的飛機已有兩架失蹤的槍彈也餘留不多了。我們的高度是八百公尺。汽油也將告罄了。我們對自己，飛機場的方向飛行，以求略增高度。後面又一個黃昏的紅色天空中。火；一股黑烟昇騰於

現在相距飛機場已經不遠，又一個英國來攻擊我們。當時我們差不多已經在飛機場的直上空。我們是被迫失敗在的場子上嗎？我們恰恰浮懸在空中，像盤子一樣。真的，再幹下去已經沒有用處；我們三架對三十架，全都在永不停止的轉旋中。

一架我率領的飛機落了單，被打中了墜落。一架S. 10進入我們的瞄準器；我的末一批子彈噹噹地穿進這英國飛機的機身裏面，汽油從他的黃色腹部濺出，但是我在劇烈的戰鬥的騷動中未能再見他的蹤跡。

我的汽油是完了；發動機停了。我無需爲降落的事担心；我的輪子落在場子上；尾撐劃過沙。於是一切靜止——最不可思議的靜止。我從臉上扯下飛行眼鏡而站了起來。四周是一種死的沉默。

螺旋槳從空中傳來營營聲。雷鳴消失於遠方。現在我聽到我們的高射砲爆炸聲音了——實際上他們的射擊從不會停止，朶朶的黑煙布滿天空，不過我目前忙碌與奮得不聞不見罷了。

機械士們的趕急跑過來，將我的飛機推進天幕，一架又一架，我的隊上的飛機陸續又有五架降落，各機都有許多彈洞，但是緊要部份不會受傷，都還可以使用。一架是摔掉了，它的飛行員被擊中了心臟。但我們也會擊落一架英國飛機。

全部計算起來，今天我們是勝利的，而且是大大的勝利，我們是七架飛機，却不會與一百架左右的敵機戰鬥。我們不會，而且也不能，達成阻塞巡邏的任務；七架飛機是無法阻止一百架飛機飛過來的。這是第一次，我們覺察到敵人在數目上的大優勢。

我們祇能緊握拳頭，氣憤一場而已。

### 第五章 領導第三十五中隊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空中指揮官下令委任我充當第三十五驅逐中隊的隊長。一位已前的隊長在國內養好了傷。回到前線，接收了我任代理隊長的第七十七中隊。

因此我現在是一個正式的中隊長了。我的新中隊是駐在甘勃來區。我急

想到新隊上去，幾乎有些等不及的樣子，但是，一面固然覺得快樂，同時和舊同鄉們分別也使我覺得難受。我設法裝出不很在乎的神氣，在饅頭的筵席上說說笑笑；我舉起杯子對一個朋友默默點頭，又伸出手去和另一個朋友默默相握。我們各有自己的缺點，但是我們會共過歡樂，也同過患難。

我們的飛機曾並肩地翱翔於天空。機身上的顏色條條看去十分美麗和愉快。白色的和鮮紅色的總是最靠近我，但是藍白藍色的也能說出我們所同作的多次飛行的故事。還有二個綠色的，黃色的，和前隊長的雙條紅色的。可愛的熟悉的顏色啊！我們會緊緊相隨，而現在我却要離開你們！

我們笑，我們唱，我們的舌頭說出有趣的故事。但是我的心私下却在怯怯地詢問，我走以後你們將怎樣幹下去呢？我何時再能看見你們呢？第二個去的是誰呢？

算了，算了，聽其自然好了！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我的飛機脫離地面，躍入晴朗的空中。今天我不是上前線去；而是飛往東北方，到甘勃來和我的新中隊去。

彈穴地區消失；由巴帕米和阿拉斯通往甘勃來的筆直的遙長的大路呈現白色，和山野的草黃色互相映照。布隆森林在我底下掠過去。

衣塵諾呈現出來。天幕和棚廠指示通到新飛機場的路途。我降落，慢慢向

棚廠滑走，去接受我的新命運。

一個軍官走到我的飛機旁邊。我介紹我自己。

「啊，新隊長！」於是作了一個迅速的集合，飛行員們跑攏來，士兵們站成隊伍。

我招呼他們全體。我原想立刻領隊飛往前線作戰的，但是一大堆工作在等着我，我必須先行處理妥當。

這個中隊的情形看去不大好。在短短的時期內曾接連陣亡過三個隊長。飛行員們的受傷，有的設法調往別的隊上去了。我們的飛機是老阿爾巴瑟的機和蒲爾茲的機，並沒有很大的作戰價值。只有各個勤務班的力量才是名實相符。

我從何處着手呢？

我首先去見軍團的空軍指揮官。我對他陳述隊上的現狀，說明除非我能得到人員和飛機補充的充分援助，就無法領導這個中隊。這要求獲得了允諾。

我隨又訪問伐倫與尼和尼維爾斯兩地的驅逐學校，在那裏挑選了幾個飛行員。他們雖則年輕，又沒有經驗，但總勝於沒有，總勝於年老而且已經厭倦戰爭的舊人。

飛機加以一番修理，飛行員們飛行練習。當時我們這一段陣地的空中活動不多，我儘有機會使飛行員們學習戰線飛行的種種。因此，過了不多天的幾天，我就能領導五架飛機飛越前線了。

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訓練的工作使六月很快地過去，現在中隊整個機構在工作，一個個齒輪互相聯繫，人人看見事情進行得順利，都覺得高興。

今天我有六架飛機相隨。左邊飛的是石密德軍曹，右邊是潑柳軍曹，這二位都是優秀的飛行員，他們從不會離開我的旁邊。他們之後又飛着別人，各以相當的距離和高度間隔着。

我們是在甘勃來——阿拉斯大路上面飛行，這條路是我們的永久的指導標。另有兩條直路從甘勃來起頭，一向西北通往杜棧，一向西南通往巴帕米。我們的陣地大致就介於這些道路之間。

起初我們經過小的山頭和峽谷，以及許多小河流；右邊我們看到帕盧爾區許多小湖泊的水光，和聖西運河的蜿蜒曲折，左面我們看見布隆森林。繼而原野漸漸平坦，漸漸灰暗；我看見若干新的大彈穴，在村莊近旁和交叉路口。其後史卡潑呈現出來；最後的綠野消失了，現在是暗灰色或棕黃色的土地，滿目是大大小小的彈穴。

那條寬闊的白色大路仍舊在我們底下前進，但在戰地的一段却已破碎不平

。這時它消褪於一團霧氣裏面，在廢墟殘屑中間失去蹤跡。阿拉斯正躺在我們的底下；戰線正躺在這個鎮的前面。

城砦的星形牆壁對我們瞪眼兒。血紅的火焰從它的北面的角落裏閃出。一隊高射砲正在射擊。

這時鎮中心的砲隊一定也參加了。不錯！這裏是那個方向打上來的第一顆砲彈的爆炸！我們在時間的過程中已經學到認識它們，雖則不會學到去歡喜它們。假如有一個砲隊不會開始射擊，我們是不會不覺到的。

這時閃光又在聖客齊玲開始出現了。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這樣多的白色彈煙早已出現在空中了。哈，不論這次仗打多久，你們這些地面的人們，永不會懂得如何射擊的！你們的砲彈的爆炸全都打到錯誤的地方去了，不是太低，就是太偏！是的，我們正不必睬他們。

像甘勃來一樣，阿拉斯是三條大路的中點，這些路一條向西北，一條向西，一條向西南。但是這些道路却從破壞的狀態中開始，而通往美麗的未經戰爭的鄉野。

處處看到一塊塊發光的綠地。天空有一層霧氣，當前的視線時時為橙色的雲塊所遮斷。黃昏視線最壞，因為太陽光線的斜照刺耀我們的眼睛，雲霧又像鏡子似的返光。那時我們的偵察飛機工作困難，砲火修正簡直找不到目標。我

們飛巡邏機的受這些狀況的磨難較少，我們剛能看到我們所要看的。

當一個人在清明的夜晚翱翔於淡淡的幕煙的上面時，就有一道銀光閃閃的帶子呈現出來。這條狹狹的帶子恰好鋪在天空與地平線相接的地方。

這是海。

我們對遙遠的光亮凝視，心裏就發生一種強烈的戀慕。海對於我們是為生的；我們並沒有和它共通的地方。但是那遙遠的發光的帶子却像「無窮大」似的引誘我們。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今天天空掛滿了雲。視線不良。只有在我們直向下看時還算清楚。

四架英國雙座機正在阿拉斯上空徘徊，顯然可見，他們是給英國砲兵修正射擊。他們並不算重這許多雲，當我們接近時，他們就退却到他們自己的戰線後面，以防受到襲擊。阿奇們也把雲塊看作障礙物，因為他們不過間歇地對我們所飛的方向送上一兩顆砲戰。

我們在雲裏繞着圈子，開始佈置埋伏。或許我們收不到奇襲的效果的。

我們的飛機在灰色的和白色的雲塊上映出黑影子。石密德軍曹對我微笑；他似乎在享樂這次飛行。

突然，一個明亮的圓徵從灰色中現出。距我不遠，一架英國飛機從一塊雲

後鑽將出來，一架H.C.雙座機；我從它的知下翼辨出了它的型式；偵察員正在注意觀察地面，沒有看到我們。

英國飛機進入我的瞄準器裏面。我從瞄準器裏看他的機身，十分清楚。在幾發子彈以後，敵人倒翻過來而螺旋下墜。我在峭直的盤旋飛行中跟隨他下去；在距離地面一千公尺處的空中，這架H.C.恢復平直而呆了一會兒。於是它又陷入螺旋，更快更峭直，直至它摔落在阿拉斯西北面的極近聖客齊玲大路的綠色草原上。這時阿奇們對我們狂吠。但他們是白費氣力；我們又隱入雲中，他們無從再看見了。石密德重曹的臉上笑出許多縐紋，他駕機作出最瘋狂的特技飛行。

但是回航却成爲一件苦事。我們在雲中跳躍，好像在鴨絨被裏面的蚤子。我們祇偶或瞥見底下的道路，藉以辨認方向，幾幾乎完全迷路。

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 我的中隊已經變成真值得一看的中隊了。我對自己的工作引以爲榮。一切都清潔而有秩序。所有住所都弄成舒適的地方了。

一個大房間佈置成爲士兵的會食堂；它不久就變爲歡愉生活和交際的中心。有幾個人被發現出來是音樂家；從簡陋的開始竟發展出一個音樂隊。銅樂器是向國內要來的。結果雖不是一個正式的交響樂隊，却也不失爲一個很好的臨時演奏的樂隊。

我們官佐的會食堂原是農家的一間佈置貧乏的房間。它祇有幾件破傢具，誰都不願久呆在這悽涼的洞中。但現在它已變成我們的美術化了的家庭，牆壁經過粉刷，光亮清潔；一個屋角粉成特殊顏色，安排好桌子，籐椅，和軟墊子，專供吸煙人的享用。天花板上垂下一盞手工製的掛燈；牆上另有綉單的壁燈。許多桌椅之外，還有一架碗櫥和一張欵食檯。牌桌和電話也各佔一個屋角。四壁懸掛圖畫——不是報上剪下的東西，而是裝在玻璃框子裏的正式圖畫。

這一切費錢並不很多，而是出於好意的貢獻。再者，我們的盆碟刀叉和桌布也經過一番整理修補，而且數量充足了。我們的食堂侍役也受到鼓勵而將黑指甲剪掉，侍食時總是梳好頭髮，衣服整潔。

因此，我們的會食達到了它的光榮的頂點，我們就安排了一次宴會。來熱鬧一下。日子決定是七月四日，因為次晨沒有巡邏飛行；為增加宴會的漂亮起見，事先邀請了甘勃來的女護士們來參加。

於是一個白癡的命令從上面頒佈下來，有權力的大人們竟專門挑選那天來檢查武器，空軍指揮部參謀處的一位上尉將來我們的大隊上，查看我們所有的武器，他居然預定於七月四日，舉行宴會的那天，來訪問我的中隊。命令開明中隊長最好到場，但非必要。

好肥，能夠發生什麼事情呢？我自己問，並且決意那時不到場。因此，我

們讓預定的宴會不加改變。

上尉來到，被招待在大隊隊裏面住宿。他安排了到隣近的一個中隊去吃飯，但是那裏的好人們並沒有特別好好待他；他們不肯對他顯露絲毫本色，並儘量避開和他作伴，因為他們是將他看作一個可厭的上官的。

兩個中隊已受檢查，七月四日就輪到我們的中隊了。我的軍械官收集所有武器準備檢查，他起全部的責任來處理這件事。

那天早晨和午飯後，我們都有巡邏飛行。下午的一次我剛剛落地，就被請去接電話。我們的武器狀況不好，我接到通知說；有許多是污穢的。

這種青備具有相當的真實性。機關槍毫無瑕疵，就驅逐中隊說，這些是最要緊的東西，但是我却不曾煩心於馬槍的狀況，再不會去管到手槍等等。我們沒有時間去好好保管它們；而且我隊上的士兵有許多年紀已老，他們並不熟悉如何使用來復槍。因此，他們的槍械是否清潔或污穢，在我看來就沒有多大關係，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會打；再者，我並不願意他們用馬槍來射擊和玩耍；他們的業務是將我們的發動機保管得好好的。

電話又叮令響了。這次是那位上尉要和我談話。我恰巧沒有功夫，因而就叫人去回報。傳話人帶回的答覆是，他願意走來和我們喝茶，順便把事情談一談。爲了禮貌，我是不敢拒絕這個的，因此就安排在了半小時後會見他。

於是我和我的飛行員們上會食堂去佈置。我打開房門，却見到三位女護士笑吟吟的面孔！她們在下午很早就動身，想給我們來一個意料不到的驚喜。因此她們趁着可愛的天氣步行到我們的地方。「……我希望我們早到幾個鐘頭不會使你們不方便。」

「現在我們是碰上了，」我想。「那上尉就要走來，我們的污鏽刀槍的景象不見得會使他有高興的情緒的。他看到這些女孩子們的時候，一定會大發脾氣的。」

「親愛的姊妹們，」我建議道，「你們要到我們的花園裏去，採花採它一兩個鐘頭，有幾件事情我們得安排一下。抱歉得很，但是你們一定要失蹤一個鐘頭。」

但是已經太遲了。我從窗中看見上尉正向這房子走過來，由我們的軍械官陪伴着。

我走出去迎接他。我們互相招呼。「承蒙賞光，來和我們喝茶，非常榮幸。我們剛巧有了幾位客——甘勃來地方來的醫院女護士們。我盼望她們不致煩擾你，長官。」

上尉最初現出驚奇，繼而略露侷促的樣子，於是他問有無可以洗手的地方。他梳理頭髮，又刷整外衣，口裏訴說着他的衣飾不适宜去和女士們喝茶等等。

話語。

但是他的梳洗工作終於完竣了，我們相偕走進會食堂。介紹；就座；進茶點。女孩子們對上尉頗為客氣。不久就發覺其中有一個是上尉早前認識過的——他早前在某處會見過。於是談話就愉快地進行；上尉顯示出他是一個最和氣可親的人。窗外黃昏已變為黑夜；茶點早已用過了，但是我們的上尉毫無要走的樣子。我再無別法，只有請他參加夜宴。

他高高興興接受了。

所有的人大家動手裝飾餐桌

宴會開始。菜餚並非十分精美，但外觀倒還不壞。我們打開一桶啤酒，所有的杯子都斟滿了。於是大家乾杯，一杯之後又是一杯。一架舊留聲機開始工作；綫路劃滿的舊唱片一張張唱到發熱。臨時樂隊忽高忽低地演奏。淡芭派的煙給房子掛上一道藍色的幕帷。這真是歡樂的夜晚。

最歡樂的是我們的上尉。他和意氣相投的人們一起是多麼快樂，以致不斷謔罵將他視為可厭的侵入者的其他中隊。

護士小姐們早已回家了。時間已過午後，但我們依舊繼續倒酒，烟氣之厚竟可以用刀去割了。

在我們散局之前，天早已亮了。

關於我們的武器的狀況，不會再有什麼話說，而我的中隊所得到的批評也不會比別的中隊更壞。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 我們的軍團部的大人物的突然觸發了一個卓越的念頭。黑潮的訪問高級軍事當局，或許並非非常有名的事，但這個念頭却是真真正正的念頭。

因於這個念頭，所有的活牲畜隊都遷移到我們的村莊上來了。不錯，地方儘場儘夠，因為村莊的居民是全部撤退了的，可供這些牲畜用的廄欄很多。飛機場和附近的草地又可作為優良的牧場。

聽聽我們周圍的哞哞和咩咩，實在是件快樂的事。再者，這些牛羣豬羣並未好好看守；自然，當時凡事都講究經濟，因而只有幾個老蘭斯妥人被派作牧人。

於是，幾匹牛羊豬羣的迷失道路，就沒有什麼可以驚異了，而且，又因為碰巧的關係，這些好畜生常常是走到我們的中間的。奇怪的是，在這些牲畜之一錯轉了灣的後一天，我們的士兵就總有豐盛的食物，而官佐廚房的廚子，也突然給我們做出裏脊，腰子，腦髓等等美味。

這些畜生迷路的習慣愈來愈得深，關於它們的談論也就愈來愈多；不久就有許多軍部命令從司令部頒發下來，內容都是關於肉類的偷竊和禁止這些行為的

方法。我們自然遵照辦理，並公佈週知；但是因爲士兵對這類命令的看法，和我們的相同，事情就照舊進行。值日官留意總不在夜晚去檢查我們收藏飛機的帆布棚廠，因爲這些正是畜生們常常迷失的地方。

但是有一晚突然發生了一次大激動。軍曹長恐慌地衝到我的面前。

「隊長，三號棚廠有一條牛！」

「唔？什麼事呢？」

「來了一個憲兵，他起誓說有一條牛失蹤，他要搜尋一下。」

這次碰上了，「是條大牛嗎？」我問。

「是的，隊長，很大的一條。」

「現在什麼樣子呢？」

「剛剝了皮弄乾淨。」

「很好，在十分鐘的時間我將和憲兵同來，我不打算看見那條牛在那裏。」

「很好，隊長，」退出去了。

憲兵來到而說明他的事務。這個費掉一些時間。他最後告訴我他奉有搜查全中隊餵命。

那末很好。我給他領路。我們到廚房和士兵宿舍，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東西。

「號棚廠……沒有什麼。」

「二號棚廠……沒有什麼。」

「三號棚廠……沒有什麼。但有強烈的氣油味。地面並有幾大塊油跡。沒有任何肉類的痕跡。」

於是我看到一個模模糊糊的東西，藏在角落裏。黃白色的，毛茸茸的。我幾乎不敢對它看；這正是牛皮。

「那是什麼東西？」憲兵問。

我已準備放棄這把戲，但是值班機械士却老了面皮，大胆地答稱那是一位飛行員皮外衣。

因此那裏就不再有什麼的痕跡。我所見到的牛只是那位憲兵，他滿意地搖擺擺走了。

他們怎樣弄的，對於我是一件神祕，因為他們將全牛割開而分成供給各部分食用的小塊塊——全部在十分鐘的時間完成的。

但是幾天以後，當局將他們的活牲畜隊遷移到更遠的後方去了，那裏有良好的廐欄和牧場，但沒有軍隊——尤其是飛行人員。

這真是一件極可扼腕的事。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一師巴威兵轉移到我們的戰區裏來了。這個師宿

營於甘勃來。

裏面很有些老朋友，我去訪問他們談談往事。我遇見了一些從開戰以來未曾見過的同學們。在我隸屬於騎兵師而在東線作戰時，我們的六個團通常獨自作戰或者和非巴威部隊協同工作；自從我轉役於空軍以來，我發見自己總是被羈於飛行場，因而失却了和別的軍隊接觸。

我們圍坐在食堂角落的一張桌子上，步兵的累南，王兵的孟志，野砲兵的盧白，重砲兵的范勞斯，和飛行人的我自己。我們入伍時都只有十七歲，年青而熱烈。現在我們安靜地坐在一起；沒有人想說什麼。我們每人在這四個年頭都有了許多經驗——太多了。什麼事情都已變動，然而也可以說什麼事情沒有變動。

於是，我們的字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才組織得成句子。

步兵述說壕溝的故事。他常常經過同一的道路，出入於泥濘水塘，到前線去，到他的掩蔽部去，不管他的陣地是伊普爾，是香賓，或是阿拉斯。有幾次間斷，即他的一師被派遣到加派西恩或意大利的時候，就不多像假日旅行。

士兵可說的經歷大致相同。

對於他們，戰爭都變成了祇不過是當然的事件。生活祇不過是一串的壕溝，掩蔽部，行軍和休息宿營。在他們這種生活中，有許多令人厭惡和可憎惡

的地方，但是有一種情感超越一切別的感情而幫助他們渡過一切困難。那就是夥伴的友誼。

步兵是不孤獨的。在壕溝裏左邊和右邊都有隣人，他們像他一樣感覺。在他的身旁走着一個朋友，和他談話，和他同笑，在遇到同一障礙和他一同詛咒。如其他們是幸運的，或許一顆砲彈就將他們一同送掉，步兵是永遠有着朋友和隣人的。

兩個砲兵所說的故事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他們的砲在壕溝裏或壕溝後——有時距前線較近，有時較遠。否則他們就唱壕溝，掩蔽部，行軍與休息宿營的同樣的老歌曲。

但是砲兵還比步兵好一些，他們身邊有夥伴——還有馬匹，馬是比人更好得多更忠實得多的朋友。

你們祇要在拋手時伸出手去，就可以撫摸到柔軟的皮毛，並感覺到與你們自己連繫的溫暖的生命。馬頭常常對你們含情地招呼；兩隻耳朵聳起來傾聽你們低語。你們砲兵真不壞，因為你們有你們的同砲和你們的駿馬。

而我呢？我必須也敘述我的故事。

自然，我們飛行人見到一切。我們漫遊各地；我們與最高當局發生接觸。是的，我可以告訴他們那個。像別的兵種一樣，我們有我們的戰爭。我們的死

亡機會正與在別的地方相同，或許更來得多些，因為在戰爭所有的普通危險外，我們得對付飛機會發生的不測和危害。我們通常有舒服的住所以及良好食物，的經常供給。我們可以洗洗身子，甚至還能得到正式沐浴。我們的服裝並不糊上泥水，而是整齊清潔的。

然而我們是孤寂的。我們祇有不多幾個人集合在一起，而是彼此緊緊地繫縛住的。但是在我們飛行時，各人的飛機之間必有相隔的空間，一個無盡限。在我們之上沒有人，在我們之下是遙遠的土地，我們不再隸屬的地球。在我們看來，相距之遙正不下於對星星們的距離。

我們的聲音在長空中發出回響。

你的四周上下是冷的金屬和你所操縱的飛機。你學習去與它同生感覺，使它所發出的最輕的雜音對你的腦府成為巨響。你使自己的身心與飛機變成一體，然而它對你仍舊是冷的。超然的——無情的金屬。

飛行人是生活於無盡的孤獨中間的。

我們不能丟掉這孤獨。我們也不丟掉它。孤獨改變人的性質，而對於我們改變的事物是已經這樣多了——戰爭，生命和死亡。

然而底下所發生的一切，對於我們似乎是疏遠的不相關涉的。我們翱翔於天空，然而底下所發生的一切，對於我們似乎是疏遠的不相關涉的。我們翱翔於天空，

和大地之間。

我們沒有升達上天。可也不再屬於地面。我們是寂寞的。

五個老同學互相訴說着各自的經驗。誰都經歷過許許多多的事情了。四年的戰爭，仍舊在進行。真不知結果如何？

在國內，事情看去不再可以樂觀。在前線，我們的士兵正作着一切可能的努力去阻遏力量過強的敵人——常常是無效的。這裏我們失掉一道戰壕，那裏失掉一處陣地。慢慢地，我們的前線在受迫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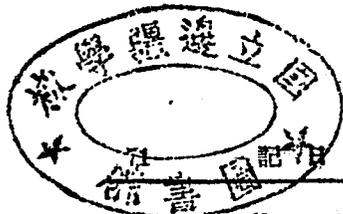
我們各人都在猜想戰爭的結局。我們並不提到家庭；我們也不詢問何時再見。這是戰爭啊。

我們中間有人將會在某一天重新相見而敘說舊日的種種。有一個人將會說：「你還記得當我們在七月相聚於甘勃來時，某人和某人還是活的嗎？而某人和某人當時也沒有死啊！」

但是也許是我們無人將會重聚。這也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戰爭啊。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前線已變得頗為沉靜。一種不可思議的靜默籠罩戰壕。一顆砲彈的爆發成爲稀有的事，我們的瑪恩攻擊之役已經失敗。計劃好的法蘭德斯攻擊也經改期，隨後又取消了。

戰爭正是停頓着，路透一會兒氣。在西綫一陣巨大的雷雨正在醞釀中。我



們說不出它的狂怒將發洩於何處，到處我感覺到這將臨的暴風雨的朕兆。

敵航空器的活動近來頗有變化。有時前線竟不見一架敵機，有時強大的防禦巡邏隊飛行於各種高度，有時許多敵中隊竟深入我們的內地。

每天我們執行我們的例行巡邏飛行。如其在空中找不到敵人，我們就俯衝下去掃射戰壕和其他目的物而破壞敵人的通道。無論如何，這總可算是一種活動，因而可使我們滿足。

在別的時候，我們却與數目佔優而且飛機也較好的中隊纏鬥。但這些戰術是有一個目的的，因為英國人既在與我們相搏，就不能到別處去爲害了。他們是被阻止而不能再去迫害我們的步兵和轟炸我們的砲兵陣地了。

但是當我們得追逐敵轟炸中隊的時候，我們發覺這行動沒有意義，也沒有美滿結果。英國人常常飛行於極大高度，從不會低過於五千公尺。我們的機腳永不能升到這樣高的。

阿奇的爆炸給我們指示出敵機的航路。如其我們有運氣，我們就在內地的某處追到他，或者在他回航途間截住他。我們緊緊釘住敵編隊後面而傾聽許多發動機的吼聲飄過我們的頭上。祇有先作一次俯衝，然後再拉回攔縱桿，使自已上昇到能夠把一個敵人弄進自己的瞄準器裏面——打出幾顆子彈——於是再飛下去，因為飛機已在上昇中失却許多速度了。這程序我們一次次重複地作。

但我們中間並沒有人獲得任何成功。假使有的話，也不過偶然僥倖而已。

上昇的飛機變爲所有英國偵察員的槍靶子，他們把我們來試槍，很響亮與他們的子彈嗞嗞地穿過我們的耳旁，拖曳的光條跳舞於我們的翼子中間和座艙周圍。間或一架英國巡邏機飛下來而試與我們接觸，但是他通常祇打一兩個回合，隨後就退到安全的高度去了。

敵編隊羣在回航途上得意地吼鳴。我們留在底下自己的阿奇煙霧中間，麻煩了一場而毫無所獲。如果我們的飛機上帶了幾個彈洞回家，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啊。

有幾個鄰近的驅逐中隊情形比較好些。他們飛着上昇迅速的三翼機，或新編號 D.8。它的飛行性能幾乎像是神話中的傳說。他們常常從英國編隊羣扯下兩架來，而使其餘的亂了步伐。但是連他們也沒有真真做過好多成績。

即使在他們造成卓越的勝利時，也是給敵人數目上的優越對消了的。在五、十架飛機中擊落五架，有什麼用呢！其餘四十五架仍然可以照樣攝影和轟炸的。

敵人數目的優越一天天使我們感覺到了，因而判定着我們的失敗。我們儘管賣力，然而總不能收到什麼實效，可說是全部戰爭中我們所經驗的最令人喪氣的事情了。

這時我的報告的千篇一律畫出了我們的苦境。

一九一八年七月五日 天氣：好。能見度：好。敵航空器活動：無。  
敵高射砲活動：甚有生氣。戰鬥機：無。史都亞中尉曾在恩濟攻  
擊一擊留氣球。

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 天氣：一〇〇〇公尺空中有雲，並有霧氣。能  
見度：中帶。敵航空器活動：甚強烈。高空有阻礙巡邏隊。前綫工作  
機有強大驅逐隊掩護。敵高射砲活動：輕微。戰鬥：在阿拉斯之北  
曾與單座機及雙座機發生多次接觸。

一九一八年七月七日 天氣：一〇〇〇公尺空中有雲，並有霧氣。能  
見度：低劣。敵航空器活動：無。敵高射砲活動：甚有生氣。戰  
鬥：無。曾掃射阿拉斯附近戰壕。

一九一八年七月八日 同昨日。

一九一八年七月九日 天氣：一〇〇〇公尺空中有雲。前線晴朗。能  
見度：極佳。敵航空器活動：頗為活躍。驅逐機在各空層飛阻礙巡邏  
。前綫工作機有強大驅逐隊掩護。敵高射砲活動：弱。戰鬥：與雙  
座機作戰三次。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 天氣：雨。能見度：極壞。敵航空器活動：前綫

無敵機。敵高射砲活動：弱。戰鬥：無。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天氣：多雲。能見度：惡劣。敵航空器活動：前線見雙座機二架。敵高射砲活動：微弱。戰鬥：擊落四架。一架。眼見墜於洛克林康之東。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七日。天氣：雷雲，雲，局部雨。能見度：好。

敵航空器活動：微弱。雙座機五架曾出現於阿拉斯之南方及北方，高度二〇〇〇公尺。敵高射砲活動：極猛烈。特註：勘出新高射砲兵陣地。六門砲之一連從阿拉斯之東北射擊，介於河及公路彎頭之間。四門砲之一連在安格尼之中央射擊。曾對上述第一陣地由五〇〇公尺空中用機關槍掃射。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天氣：各空層均有雲。能見度：好。敵航空器活動：微弱。雙座機三架遠飛於敵綫之後。其中二架曾見降落於費爾思卡滾拂姆飛行場。敵高射砲活動：極強烈。特註：曾以機關槍掃射阿拉斯東北之高射砲陣地。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天氣：晴朗。能見度：極佳。敵航空器活動：微弱。曾見敵線後有雙座機三架及驅逐機五架。敵高射砲活動：極強烈。

特註：曾以機槍掃射阿拉斯東北高射砲陣地。非呂文——奧別尼——聖保爾  
鐵路上交通頗頻繁（十一列車）。

偵察原非我們的職務，但每當見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自然也要填入報告的。這許多火車和它們所騰起的白烟是清清楚楚的，在潮濕然而清楚的空氣中，我們能夠目覩它們馳往敵線的後面。那裏當有重要的事情在進行。

天氣變成更好了，長空澄碧，沒有一些雲。敵轟炸隊又來了。第一批是早晨九點飛過來的，第二批在上午十點四十五分。兩批都是飛赴杜埃的。我們會攻擊他們。但因為他們飛行太高，無法接近。

我們今天差不多整天在空中飛行。我們祇不過下地加油和補充子彈以及急忙吞一兩口飯。我們隨即昇空，希望能獲得一些成績。但全都是白忙。

我們的內地處處充滿阿奇的爆炸。煙幕掛在鎮市，車站和軍火庫上空的特別來得厚。空部的損失實際固然不大，但影響士氣的效力却也不小。祇有一件好處，那就是讓後方根據地的人們頭上也落下一些東西，分享分享前線戰士所嘗的滋味。英國人一直盡量利用晴明的白晝來轟炸——近來連夜間也常常來了。

他們弄得我們終夜跳舞。高射砲射擊，機關砲狂吠，機關槍一下下。其時每一運輸縱隊都已配備機關槍，因此各處都在射擊。照空燈的光芒掃過天空，

明亮的發光砲彈出現於雲間，而飄散開來，一個個互相閃掠，直至閃爍熄滅。遠遠近近的高射砲兵都在竭力發射，遠的你聽不到，祇能看到砲彈爆炸的橙色火焰的出現於地平線上而後消滅。英國飛機的螺旋槳轉旋聲，和支絲的清嘶歌唱聲，由遙遠的處所輕柔地傳入我們的耳朵。他們的螺旋槳和發動機的聲音，與德國飛機的沒有多大差別，但支絲的音調却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站在飛行塢上，心裏在希望我們的地面機關槍能夠對一架低的敵機射擊。

總括說起來，這實在可說是溫暖的夏夜的一場美麗雄偉的煙火表演。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夜，我們的第一次夜間巡邏飛行。我們預定在夜間試作邀擊敵機的飛行。我們的飛機並不是配備了作這種使用的，它們缺少必要的儀器。因此，我們必需依靠我們的感覺能力。但這類困難阻擋不了我們的；飛行已經變成我們的生活作用的一部份，我們飛得很自然，簡直跟走路或游泳一樣可以自動。

可是，仍有許多事情需加討論和安排。這些飛行預定在月光明亮的夜晚舉行；我們不能不有其種的能見度，因為在完全黑暗之中就無從辨出敵機，決難打仗。我劃定一個區域，以甘勃來通到阿拉斯和杜埃的大路，與在它們中間所劃從維勒斯加尼康到奧別尼奧巴克的一條線為界，作為我的狩獵地。

這是一個頗大的三角形，界限清晰易辨，在我們的東面和南面都有筆直的大路，西北則有溪河和湖泊爲界。這區域當我飛行的時候，不許任何其他德國飛機經過，否則他們便會受到我的攻擊的危險，因爲夜間看不出飛機上的圖徽，甚至飛機的型式也難辨別。此外，我還要和這區域內的高射砲和防空燈部隊取得了解。

有人建議，我可發射白光信號作爲我的飛機的標誌。我認爲不妥，一則敵機極易發射同類的信號，二則將使敵機發覺我的在場。我決定採用一種響亮的信號；如果我給己方的高射砲所射擊，或爲防空燈所攔住，我就開關發動機三次。地面的人們可以聽到斷續的響聲三次，就會明白飛行的是誰了。

今天我將起飛作第一次的嘗試。

這是一個燦爛的夏夜。銀盤似的月亮高懸碧空，整個原野浸在水似的月光中間，蟋蟀遠近酬唱，田鼠往來奔走。鄰近的池塘傳來千百青蛙的開關的鼓吹。

西方極遠處現出幾道紅光，孤寂的高射砲彈，它們的爆炸並不麻煩我們的耳朵。

在我方境內的幾處地方，我看到高射砲隊的測程射擊，向天昇騰。它們像微微發光的珠子，一顆顆上昇，隨後黯淡下去而消滅。我的北面出現了一顆珠

子，——略停又是一顆——略停又是一顆。南面。馬坤恩地方的附近，有了五顆。多發動機飛機的低沉的營營聲，高而後微弱下去，方向是南面。一架德國飛機出發去工作。

一盞照空燈醒了，在空中劃了一個光亮的圓圈，隨後又熄滅了。

現在西面的一個高射砲隊開始射擊了；四盞照空燈射出光芒，搜索天空。其中三條會合了，釘住一個不很清楚的東西，慢慢地向東移動。幾門砲在射擊，不久照空燈的光芒就點綴着閃動的火花。

英國人正在飛過來。我爬進飛機座上，發出起飛信號。

我開大油門。含露的草皮給我的輪子壓得嗚嗚作聲，發動機的吼鳴在夜幕中傳將開去。我身底下的場子已經閃出視線以外了。

一片深沉的靜默。我的發動機吞滅其他一切喧聲。我聽不出高射砲彈的爆炸和機關槍的射擊。我孤獨，祇有一台發動機，一片藍色的天空，和一個大白玉盤似的月亮跟我作伴。

我很快取得高度而沿着我預定的區域兜圈子。底下的鄉野呈現一片白灰色；它造在模糊的響，不過我仍舊辨得出東西，各村莊都沒有燈光，成爲死寂的物體。道路現示爲亮灰色的線條；那面一片黑黢黢的是布隆森林。直底下，黑暗而寂靜，躺着我們的依壁諾飛行場。

照空燈和高射砲彈爆炸漸漸近我而來。我搜索敵機，但長找不出來，那妖魔似的火光經過我與月亮之間，是向東的方向。我細察乳白色的天空，希望發現一個半面黑像，但是也找不出來。

突然之間，一切又都靜默了。照空燈黯淡下去，天空不再有阿奇的跳舞。有一條光芒仍在我的附近搜索；現在它捉住我了，一片刺目的光亮射入我的飛機。機翼閃耀發光。我於是將發動機的油門關了再開，開了再關，共計三次；這信號得到了了解。光芒消滅了，我又被包裹在夜的黑暗裏了。我的發花的眼睛慢慢地逐漸恢復視力，

澄碧，寒冷，寂莫的夜晚。我用手電去照高度表。二千公尺。

月亮變大了，地球則變小，我的巡邏地區變成一個細小的三角形。帕盧爾的湖泊不再是黑暗死寂的洞穴，而在月光下成爲白色發光的寶石。我關閉發動機油門，慢慢翱翔去。

我的飛機好像在藍光的湖水中游泳。這湖象徵了一個遙遠世界的孤寂。

再沒有阿奇的爆炸，再沒有照空燈的照射。撲面而來的光，祇有高射砲隊用機關槍所作的測程射擊。

慢慢地我低降下去；黑暗的大地上來熱烈地歡迎我。衣壁諾又在我的身底下了。我放射信號：火星在空中搖擺。答應着我的信號，底下亮起了降落燈。

光。二綠一紅。

又一個轉瞬。地面變得不可思議地龐大。綠光掠過我的兩側，我的輪子接觸地面，輕輕跳起，隨後又落下，向着紅光安靜地滑走。

降落燈光熄滅了。我的機器被推進了棚廠，深沉的靜默又籠罩了飛行場。蟋蟀已經停止歌唱，祇是偶一聽到池塘中不多幾聲的蛙鳴。

我的中隊上的夥伴們曾在飛行場上，竭目力之所及，追隨我的全部飛行，他們因為可用耳朵幫助的關係，比較容易勘定空中飛機的位置。他們告訴我，我曾有好幾次很相近敵機。這並不能使我稍稍感覺安慰；不過這還是第一次嘗試，下次我將幹得再好一些的。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轟炸機隊羣又以極大高度飛過我們的頭上，無法接近去攻擊。老故事。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天氣多雲。薄霧。能見度低劣。

一敵航空器活動：中常。

敵高射砲活動：甚強烈。

作戰三次。會猛烈掃射康西爾斯及其南面的敵陣地。

敵人正開始採取攻勢。目前還祇有部分的攻擊，這裏一下，那裏一下，以掩蔽生力的所在。除此以外，前線就很為平靜。這些攻擊是為大雷雨打先鋒的。

激風。雷雨不久就來了。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天氣：晴，局部有薄雲。能見度度甚佳。

敵航空器活動：甚強烈，

因高度關係，無法進擊來襲的強大敵隊羣，我們要放棄希望嗎？

好消息終於來了，我們這一個驅逐大隊即將配備新的福克D。機了。若非當局總會到我們用舊飛機再也做不出什麼成績，便是工廠的出產已經進步了。不論如何，我們的困難是解決了。

終於，終於得到了福克機！但是實際交到的還不過幾架。這幾架先給同大隊的別的中隊接收過去了。但是我們的希望使我們忍耐，并使我們的飛行又變為愉快的事情了。

幾天以前，兩匹馬被派到我們中隊上。這樣，我們可以節省一些汽油。諸君請不要笑。

幾乎每天我們都有人上甘勃來或隣區別的軍需存貯所去搬取各式各樣的東西——汽油，彈藥，糧食物品，裝備，等等。爲了這個目的，我們派出卡車，因而也就消耗汽油。將來，所需的動力是要用這些馬匹來供給的。這自然，這是愚蠢的命令。我們中隊上十架飛機飛行三小時，每天消耗的汽油

油幾達一千公升，發動機試車和洗拭又要用許多汽油。每天一輛卡車所節省的一十公升或二十公升的汽油，管什麼用處呢？再考慮到因使用馬匹而造成的時間損失，就更顯得不值得了。

再者，我們兩匹馬是從馬醫院裏撥過來的，瘦弱無力，費盡勁兒才走到隊上的。它們不適合工作。因此我們將它們安放在舒適的馬廄裏，並讓它們整天在飛行場上吃草。

我們報告說每天有四公斤汽油的節省，這使高級司令部裏頗覺高興。我們的卡車仍舊每天開出去，一如從前，最高興的是那兩匹馬，它們因此在一切戰爭苦工以後，得到了充足的休息。神聖的官僚政治主義啊！

我們從不會跟後方攪得好過。這實在很自然，因為對照起來，相差太大了。後方那些官員老在利用頂無聊的武器跟我們挑戰，從不會想停止攻擊我們。他們最近的努力是對航空當局報告我們上甘勃來看戲的次數太多。這報告碰到了一個痛癢——汽油經濟問題。他們說，汽油既然這樣珍貴，我們便不該浪費它於遊蕩啊。

這報告由上面交將下來，要我辦理。我呈覆說，飛行員們和士兵們為保持精神。以利作戰和工作起見，需要一些娛樂，而戲院的訪問是求取所欲結果的很適當方法。再者，這些戲院本來就叫做「前線戲院」，因此我們以為在前線的

員兵應該比後方的單位更多享受它們的權利。

這個問題在表面上算是解決了，但是我們自然還想對後方官員們表示一下我們的不爲他們的報告所動。因此在其次的一個演戲晚上，我下令全中隊都去看戲。隣近中隊當然都很高興參加。那天晚上，戲院前的土坪變成了一個大停車場。一眼望去，盡是飛行隊上的車子。

在開幕以前，戲院早已滿座了。我們的士兵佔據了正廳和側廳的座位，飛行員們則擠滿了包廂，剛在將開幕時，後方的先生們來了，全都服裝整潔，他們要索他們坐慣的座位。忿怒和訝異清楚地顯現在他們的臉上，但是沒有一個座位讓給他們。當其中有幾個口出怨言的時候，滿院子就發出嗡嗡不平的反對聲。

後方官員們承認失敗而放棄了鬥爭。一陣陣狂野的歡呼陪伴了他們的退出。

戲開幕，表演得非常好。關於演員和觀眾之間應該存在的接觸，這裏無需多說。因爲後者的每一個都是參加表演的。

後來我們想到，最好到後方軍官會食堂裏去喝一些東西，我們是準備着接受一場吵鬧的。因爲我們，知道後方的先生們一定要趁機報復。但是我們並不在乎，因爲我們正有興緻毆打一場架。

我們進入會食堂——正如我們所預料——所有座位都給人家佔去了。忿忿的臉瞪視我們。看上去好像除退出以外別無辦法似的。

於是從天外飛來了幫助。一架英國轟炸機來訪問甘勃來而投下他們的禮物。砰！第一顆炸彈落在鄰近的基地——後方官員們從他們的椅子上跳將起來而衝向門去——消失於專為這樣的英雄們預備的地下室裏面。

戰場又為我們所佔領了。我們舒舒服服坐在空棹子上；不久我們全都愉快而興勃勃，隨後演員們也來參加，我們的歡樂到達了頂點。對於投彈的英國人我們何必煩心！我們將他看作會體諒別人的傢伙，倘若是命中註定，為什麼他的炸彈就不能在最深的地下的躲藏處找到目標呢。我曾經知道過一枚炸彈會穿過整個房子而爆發於地下室裏面。

我們的歡樂增長得很快，而且變得更瘋狂了。

那個好英國人又在這裏那裏投下了幾枚炸彈。因此，後方官員們並不顯露他們的鼻子，寧願躲在洞裏，以求安全。

但是後來我們跟後方官員們的磨擦不久就消滅了，因為威脅的英國攻勢與我軍前線的有計劃撤退使當局下令將後方更向後撤。這樣一來，那些大衆先生們暫時就不出現於我們的眼前了。

X  
X  
X  
X  
X  
X

現在已是灼熱的夏天了。太陽懸在碧空，熱氣在機場上波動。我們的飛機在太陽的熱流渴中搖擺跳舞，甚至在很高的空中都感覺不到涼意。我們的存在是極美的。當我們假定是警戒的時候，會覺得怎樣。這個可以供給協約國新聞記者們新材料，寫出關於德國缺乏衣服的好文章吧！

我們在沒有勤務的時候，就趕到帕盧爾湖去洗澡。在那裏我們得到了休息和娛樂。出浴後，我們又回飛行場上，或者找一個樹蔭之下睡覺。

睡覺對於飛行人員是比較食物還要緊，睡覺是神經的食糧。我們玩紙牌，談天，等等，無謂地消磨掉的時間真多，飛行需要於我們的精力比較任何工作爲大。倘若你睡覺得不好，就一定飛得不好的。

紅醋栗已經在園裏成熟了，一簇簇懸在叢葉中間，好像肥大的紅葡萄串，洋莓是食堂裏的好果碟，草莓飄浮在許多酒杯中。

空氣飄動；一陣輕微的熱風從西面吹過來，夕陽耀出一層黃色的暖熱的薄霧。黃昏從東方昇上地面，用細薄的藍幕覆蓋着地平線。

遙遠的東方躺着一片土地。

山嶺，湖泊，和一座座大樅樹林。

遙遠，這樣的遙遠。

我不再想念它了；它祇不過是在我心上所升起的一種預感罷了。一種回到

過去的感情，一種幼年時代的模糊的記憶，一種憂鬱的慕戀。

那片地就是家鄉。

我還會再看見它嗎？現在我的家就是中隊。

我想再看看老家。祇要再看一次。

我想看看在夕陽中的家鄉，其時山頭映明，湖水耀光，藍色的帷幕逐漸下降。

再看一次。

什麼時候呢？

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 時間下午一點鐘左右。我們在食堂裏坐着，正將出法作下午的巡邏飛行。突然之間我們聽到一陣吼鳴和一片碎礮的聲音；接着就是炸彈爆發和機關槍的開始射擊。英國人是在轟炸我們的飛行場了。

我們衝出去，看見滿天是猖狂的英國飛機。其中大約有二十架左右已經降到一千公尺的高度投彈，更在它們之下一大段距離又有三十架左右的驅逐機，在用機關槍和手榴彈射擊我們的棚廠。

這攻擊是有計劃的，連細節都是按照預定計劃實施。幾架驅逐機繞着棚廠轉圈子，而用燃燒彈射擊。我們的飛機有幾架停放在坪上的立刻起火。別的驅逐機射擊我們的兵房和掩蔽部。還有幾架還留在我們的高射機關槍和高射砲陣

地上面而照料它們。這些槍砲簡直無法射擊；有人嘗試跑近去的時候，就有一陣彈雨對他噴灑，結果不會有人受傷，真是奇蹟。我的狗，它一定是忿忿不堪，因爾跳躍一挺機關槍，是唯一的犧牲者；它的背上受到了輕微的皮肉傷，我們祇能觀望，什麼都不能做。

轟炸機下蛋。它們衝着我們的耳朵呼呼作聲，而使泥土石頭四面飛濺出去。但是它們並不會造成多大損害；它們都是落在損害距之外的，祇有一枚炸彈穿進一座無人居住的房子，把那所房子炸毀了。

但是驅逐機却十分有效。第二十三驅逐中隊的棚廠之一，被擊中起火，燒成白地，棚廠裏面有七架飛機，全都犧牲了。機關槍彈落在屋頂上，好像冰雹。

英國人無禮已極，竟以古怪的方法發洩他們的傲慢。我們的飛行場入口處立着一塊天布告牌——大約有七公尺長二公尺高——用以警告別的軍隊，不准進入場子。空中的一個傢伙居然發生將它擊倒的奇想，就連續射擊它的粗木頭柱子，直至他的子彈穿過柱子中間。

士，我們祇能旁觀而儘隱匿，不使自己顯露出來。我們的唯一希望是，那由我們打電話過去通知的陣地中隊，能夠及時來到。

但是暴風雨消滅的迅速，一如其發生。一顆味立氏信號彈向上射出；所有

的飛機就都飛走而消失於西方了。

於是就輪到我們來救護所能救護的一切了。我們四周都是煙和火，所有的士兵都忙於使用滅火機。起火的棚廠已經倒塌，簡直無從着手，但是我們仍奮把火頭澆滅，以防火勢蔓延開去。

這次被毀的損害相當的大。又奇怪又僥倖的是我們竟不會有死傷。一座天幕和兩座大棚廠是燒掉。十一架飛機全毀，其餘除三架完好外也損傷很重。

這是英國人的一次大紀錄，他們以一次的襲擊，竟使整個德國中隊失却活動能力達幾天之久。縱使我們祇受到物質的損害，但現在補充困難，它給我們敲打擊也很大。不過我們仍舊高興我們的沒有人命損失，并且因所毀的全是舊飛機而引以自慰。這些老東西的損失，可使我們早一些得到新的福克機。

但是，在我們清除火場之後，我們又發現了一個損失。在那座被炸彈擊中的房子瓦礫底下，我們發現了那兩匹馬。我們的馬廄是設在那座房子裏面的，因此炸彈殺死了它們。

這樣一來，我們的漂亮戰馬就此英雄地殉國了。

## 第六章 假期

我們不能飛行。損壞的飛機的修理，和焚燬的飛機的補充，都需要經過一些日子。既無重要的事情可做，我決定利用這短短的空閒，請假回家一次。

突然一幅景象在我們的靈魂中升起，一幅快樂，美麗的景象。它顯示給我一片土地，那裏沒有彈穴，沒有頹垣，沒有叢葬的墳墓……而是和平所居住的土地。在這片土地裏面將是這樣的安靜，沒有螺旋槳在空中營營發聲，沒有永久的砲火的牆壁造在它的西邊。

我將去尋找這片土地。

×

×

×

×

×

車輪隆隆然，甘勃來影子消失了。

比利時的鄉野飛過車窗，看看頗足解悶，但是總感覺過去太近了。我得在布魯塞爾是著名的美麗都市，但是今天却失去了她的引誘力，我留在車站附近，祇怕誤掉火車。最後，我總算是上路了。

前進，前進。路是無盡頭地遙遠，但是輪子每發出「隆隆」的聲音一次，就是馳過軌道一根。每一根新的軌道也就是更相近家鄉兩公尺。我聽不到別的，祇有輪子「隆隆」「隆隆」的聲音，我的眼睛却機械地觀看迅速變易的風景。

夜來了，其後又繼之以白日。

在科倫，我們越過了萊茵河。現在家鄉不遠了。但是火車仍舊是前線一部分；它馳過和平的土地，好像一個外來的魔鬼。

車廂裏滿到無可再滿。座座不空，自不用說，連走道裏也塞了人和大小行

李。

滿目是嚴肅的草灰色軍服的人們，疲倦的臉孔對着掠過的鄉野瞪視；絲毫沒有快樂的表示，前線仍舊在每隻眼睛裏反映，炮聲仍舊在每隻耳朵發響。

差不多沒有什麼人開口，我們必須先使自己相習於這裏所有的不同的生活。

逐漸地眼睛睜得大些了，並帶有比較快樂些的神情了。這些眼睛正像孩童們凝視耶穌聖誕樹的眼睛。

慢慢地前線消褪下去。每一個站頭，草灰色軍服的數目減少。老百姓的衣服和軍人的制服相混雜了。

束縛打破了；人人都重新在談話和歡笑了，我聽別人說話，但是不明白他們說的是什麼。他們講論千百種的事情……他們重要而其實是瑣瑣屑屑的小事。沒有人認為談到戰爭，打仗或死亡。

我是獨自雜在老百姓中間，火車載我愈近家鄉，我就愈加覺得這是一個外國的旅行。

現在輪子滾過轉轍點，我們馳進一個大車站。慕尼黑！

我記起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曾跟隨我的父親第一次遊玩這城市。那時正值黃昏；天還下雨。燈光雪亮照耀得地瀝青的路面有如鏡子。商店的櫺窗通

明，長街上行人多如流水，使我覺得猶如置身於神仙境地。今天應該是同樣的情形吧，因為我們又已變成小孩子！

但是火車站並沒有好多人。

燈光黯淡，弧光燈都給加上藍罩子，以防光線向上透出。咳，慕尼黑是被追穿上戰袍了！祇是爲了某一個法國飛行人在愚蠢腦袋裏想到了在那裏投下幾枚炸彈！

可憐的慕尼黑，你是無需遮蔽你的光線的。任何人都能從遠處看見你的啊。

這仙境的城市已經失去了他的魔力了。

我走進車站附近的一家飲食店，去吃一些東西，立刻就遇見一位老朋友。

「哈羅，你從那裏來的？倒還活着？他們竟沒有把你從空中打下來嗎？」

「沒有，還沒有——我不是在你的面前嗎？我是得到了幾天假期。在前方可不容易幹，敵人的數目多過我們。但是我們仍舊會好好料理的。」

「喔，且不談戰事，我是受着野蠻的詐取。我爲軍部工作，掙的錢餉不少，但是食物太貴了。你如其想吃一頓好東西，就得買後門貨，那個要吞你許多的錢。是的，我們這裏的事情真可怕。你們這些傢伙在外面倒好過日子；吃的喝的，全不愁；你們生活痛快，無憂無慮。」

我還有什麼話可說，祇得悶聲不響。我能夠告訴他什麼呢？這個人對於我已變成一個完全陌生的了；我們中間已經隔開一道鴻溝。我們彼此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我頗高興我的火車不久就將繼續開行，因此我可以有一種話頭早些離開他了。

到達史打恩堡地方我的父親的家裏！

時間正是深夜，我立在我家的房子的前面。

一扇窗子透出燈光。我的父親大概坐在那間房裏，在等着我吧。我的手摸到門上的名牌。於是鈴聲銳厲地響了。

房子裏燈火突然亮起來。我聽到樓梯上走下來的脚步声；父親的拖鞋曳擦過走廊的花磚上面。

慢慢地打開了。終於我回到家裏了。

我們面對面坐在一張大桌子上，我凝視父親的高額部和已經變成灰白的頭髮。我撫拍那一雙一直忙碌於藝術工作而現在已變成很瘦的手。很久很久我們默默坐着。

「居然你又在這裏了！」

「是的。」

「還好嗎？」

「是的。」

我有許多的事情要告訴他，但是現在連說一句話都覺得困難。

戰爭地圖懸掛在牆壁上，前線位置劃在地圖上，我寫的信整整齊齊排列在桌子上。

這是對於我的不常寫信的一種溫和的責備。但是即使每天他可以收到我一封信，又有什麼好處呢？每封信在路上要走好幾天，在這路上幾天中間什麼事都會發生的。

什麼事情都會發生——但是這「什麼事情」意思祇有一種事情：我的父親祇有我一個兒子。

我詢問是否極其感覺食物的缺乏。

「喔，不。我們得到足夠吃的東西。而且我們發明種種東西來變化我們的食單，蒲公英作湯，蕁麻當菠菜吃，我們稍爲飢餓些並不在心，祇要你們前線的人們有得吃就好。我們的小小煩惱，和你們一直在冒的危險比較，又算什麼呢？」

一個靜默的夜晚。我躺在我的老房間裏的牀上，體視俱的半面影子，這些傢俱是在戰前日常見慣的，這時幾幾乎認不得了。

冷峭的夜氣從打開的窗戶進來，星星和平地懸掛在黑絲絨似的天空，他們沒有一顆移動，沒有一個消褪，也沒有一顆新的出現。

我的四周是深深的靜默。這情景有些壓迫我的心，令我感覺不安。我的耳朵一再探聽喧鬧的聲音，我的眼睛不斷搜索砲彈的爆炸，但是環繞我四周的却是安靜與和平。

這裏每一件東西對於我變成生疏的了。我不能適合於這些和平的環境。我的軍服擱在椅子上，這椅子是不相配屬的，我的皮靴放在地氈上，這地氈也是不相習慣的。

然而還不會有和平，有的祇是戰爭，這戰爭在召喚我。甚至在這才到家鄉的第一夜，戰爭的聲音就在警醒我，並對我指示回去的路。

第二天我遇見一個朋友。他是在野戰砲兵部隊裏受了傷而回家的。我想，跟他一起當難度過幾小時快樂的光陰了。

他的傷已經醫好；他不久可以回到前線了。「你什麼時候回去呢？」我問，「你的部隊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回去的心思；我並不很傻，我的傷剛是使我能夠躲避現役的那一種。我將在留守處混它一些時候，然後自己走自己的路。」

你頂好也留在家裏。再到那邊去是沒有用的了。」

我想盡這些話，很久很久。

誰是對的？竟有這樣多的人是這樣說法，祇有那樣少的人另作別想。我也將留在家裏嗎？不，即使我要，我也不能夠的。前線召喚我，我的中隊需要我；我在那邊倒是習慣的，自然的。

變化是如何地多啊！人們的性情已經有了多大的變化啊！我又失去了一個朋友了。

我的船飄浮在波浪之上。自然還是那末樣古舊的自然。湖擁抱我，好像一位母親擁抱的孩子在柔軟慈愛的手臂裏一樣，伸向南面去的山脈籠罩在輕煙之中，但是太陽却在水上劃出一道寬闊的輝煌的光條，蒼鷺在光中跳舞，白鷗紫燕在空中穿來穿去。蘆荻挨挨船泊，其聲唧唧，好像蟋蟀在風中唱歌。

我的美麗的家鄉啊！

一艘輪船停泊在碼頭上。青年孩子們和他的們愛人們上岸。他們叫喊並咒罵，有許多喝醉了酒，步履不穩，有一個還拿一個酒瓶擲過跳板，青年孩子們在軍火廠裏做工，掙大錢，而他們的父親們却住前線吃苦和戰死。國內竟有這樣多的腐敗，這樣多的不公平。那末我們爲了什麼打仗？爲了祖國的電報者是爲了保護美麗的鄉土？

戰爭已變成一種商業。一種零賣，也有批發的不正當商業。人們在戰爭中借戰爭來發財，一張證券交易所的市價漲落單比較一張死傷名單來待更重要。

這裏的麻煩好多啊！當然，某處是有一條戰線的；不錯，或許……

報告說陣亡好多呢？三萬？不錯。或許——但是山薯每担又漲價了，而且磅麵粉也漲兩分錢了。

那就是我們的祖國！

我們站在人間，是如何地寂寞，我們為什麼打仗？我們不會參加過政治；我對於大人們開會時所討論的和決定的全是莫名其妙，

我們打下去，因為這是我們的責任要如此做，因為我們的身體裏還留下一些要面子的感覺，因為我們不能中斷一件由我們開始的事業。我們必須打下去，因為我們更不知道的別的，也不能幹別的。

戰爭在我們已變成永遠存在的了。

然而還有一個人該會了解我的。

一位女郎。

還有一些別的可使我們為之打仗，我們還年輕；我們有理想，而需要一顆星在人生路途上指導我們。明天我們將回到前線去，但是今天的全部時間將屬於

這位女郎。

當戰地軍郵來到前線而帶給我一封筆跡熟悉的信時，我知道日子才真是愉快的。在這信箋上還有她的纖手所安放過而染上去的淡淡的香氣，一行行的秀麗的字述說她的愛情。我身上一直佩帶一個小金盒，裏面藏有一束金色的頭髮——那是我的護身符。

她的信中常常附有花朵。在她的信箋中間夾有一朵櫻草和紫羅蘭的時間，我知道是春天了。我就想到我們在山毛櫸樹下綠茵的漫步。

我在她的信內看見玫瑰葉子的時候知道是夏天了。我就回憶我們如何同乘扁舟，繫泊於僻靜港灣中，讓垂柳為我們遮蓋了熾熱的陽光。在水氣飄漾於空中時，我們想到了沐浴的愉快。

紫苑寄到，我知道是秋天。樹葉變得像你的頭髮似的金黃，菩提樹葉飄落在我們身上，像一顆顆金子的心。我收拾起滿抱的落葉而為你安排了一張純金的牀鋪。

一根細樅枝帶給我冬天。有一次我們曾爬上一座雪花飄落的山巔。我們會給雪包圍在一座孤寂的茅屋裏面。積雪在外面樹枝上呻吟，風聲堆集了千萬的水晶於我們的掩蔽所。但是我們在裏面却那樣舒適和溫暖。爐火在爆裂時告訴我們的故事，火焰的光接觸你的眼睛時快樂地閃爍。

其後又是櫻草和紫羅蘭的春天，又是玫瑰花的夏天。  
而現在我又是在跟你在一起了，又能夠擁抱你在手臂裏面了，你，我的唯一的女郎。

「你——你——我終於又得到你了，這次我不讓你再走了。你一定要一直跟我在一起。」

「我是的，今天整天跟你在一起，整天夜，但是明天我必須要走，回到前線去。」

「回去，不，你一定不可以走。你一定要，一定要留在家裏。做許多別人所已經做過的。你可設法調到後方，說你的心臟有病——或者那一類的話。你千萬不要再回到那邊去。」

「但是我不能那樣做。我必須回去；我不能把我的中隊丟棄在危難之中。你不能了解那個嗎？」

「——你不要管那個倒楣的中隊！你一定要顧慮我而不想到別的。」  
「在一個舒適的屋角裏有一張桌子，桌子上面堆積了好東西和精美的點心。」

「盞小燈將這一個角落照得通明，而將屋子的其餘部分留在半明半暗裏面。我斜倚在軟靠墊上面，讓我的愛人撫弄我，我感覺到在愛人面目的快樂，然而必須抑制住我的思想，那些老是使我外竄的思想。」

我們的杯子叮噠作聲；香賓的泡沫美麗如珍珠，一看這些珠的，親愛的！牠們很像我在空中機槍打出去的追蹤彈。」

啊，爲什麼我老想到戰爭？我坐在這裏，吃，喝，應該快樂，而那邊前線上正在打得天搖地動。我不能再在這裏留下去。我不能做別人所做過的。甚至爲你的關係都不能夠。請了解這個；你一定要了解——你——我所最親愛的。

房間裏變得寒冷了，在我告別時，那握在手裏的手已經不再有力量。

家溶化在寒冷的黑夜裏面去了。最後的熱情，像一件溫暖的大衣，從我的身上落下。我更不想別的，我祇有一個願望——回到前線去。

再會！父親，你是留下給我的一切了。你是我的童年時代，你是我的起原，你是我的海洋中的島嶼。祇要我能夠跟你在一起啊。

去吧，去吧！

火車開行。我的假期是留在我的後面了。

許多思想是死了。在我的後面躺着一片亂葬墳。腐敗和不公平——我不願再想它；我不願再懷恨，我不應該受它毒害。

火車帶着我前進——去吧，去吧！

途間有森林和山嶺，途間有一條河，叫做萊茵。許多城鎮過去了，許多的

燈光・深夜。

最後火車把我載到甘勃來。我的隊上一輛小汽車在車站上等待；兩位同袍到站接我。現在我又到了一個家裏了。

粗糙的碎石子顛簸搖動我們的汽車，號笛銳鳴，突然來了空襲警報。阿契開始狂吠。街道上的燈都跑光了。一枚炸彈爆發於某一地點。

但是我坐在車子裏，笑逐顏開，并且感覺心滿意足。我的伙伴們要我講假期內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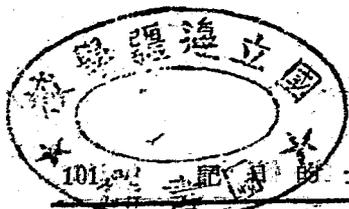
「假期確實是好的——但是回來還要好。而最好的却是回到中隊上！」

### 第七章 英國人的攻勢

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一個有霧的早晨，繼之以開朗的晴天。我們是騎在自己的飛機旁邊，已經受到受了候命起飛的命令了，前綫很平靜——平靜得不可思議。

我們在陽光之下並不覺得舒服。空中有些東西正在醞釀。我們感覺到一種低氣壓，但是不知道它的緣由。

我們以各種無用的事物來消磨時間。我們用照相機照了好些相片，因為正值大家好好聚在一起。我打電話到別的路上，想找出事情的真相，但是誰也不知道。於是我拿一個望遠鏡，搜索天空。既不見航空器，也沒有高射砲的彈煙。



，連繫留氣球都無影蹤。在我們的頭上是澄碧的晴空；它的唯一子民祇有幾隻燕子，穿來穿去，好像今天空中是專屬於它們似的。我的狗，華德，在飛行場上跳來跳去，爬抓泥土，想擒捉田鼠，又將他的沾了泥土的鼻在我的袴上磨擦，不停的搖擺尾巴。

一輛極車在路上拖過到甘勃來去，於是一切又回復平靜。南面遙遠的地方傳來沉重的訇然之聲，夾雜着斷斷續續的嘎嘎聲。這也沒有什麼。大概是連火的車輛在崎嶇不平的石子路上駛行啦。

我們尖着耳朵想捕捉生命之痕跡——鎗砲的射聲或發動機的營營聲。但是耳朵所得的却是一片空虛的靜默。

最後出動的命令來到了。我們受命去護送一架偵察機，這架飛機在指定的時間，以三千公尺的高度飛行於指定的地點，要我們飛過去會合。

我們將飛機昇騰入夏天澄碧的長空，而在會合地點上面兜圈子。不久一架漢諾佛拉南機的藍色機身就對我們爬身上來：我飛近這架雙座機而招呼它的機員們。那偵察員對我做記號，表示他還要昇高，然後再越過前線。因此我就飛在它的後方一些路，慢慢地上昇使那架漢諾佛拉南機總是在我們的前面一些路，並且比較低一些。

鄉野慢慢地向東退去。村莊漸漸變小，直至河流變成地地面上細小美麗的

綫條。

前綫的灰色帶子逐漸攏近了。我搜索天空。不看見敵機。戰壕周圍祇有很少的砲彈爆發。

但是南邊却有一片濃厚的煙霧。有些地方竟直掛到地面，好像黃霧。我勘定它的位置，大致在羅馬路四周，用近於阿綿。

那個方向會有一個攻擊發生嗎？我所瞧着的是機關鎗火砲火所激起的塵土？還是我們在和太陽的日子常從南方發現的平常的迷霧呢？

而且有什麼今天那邊會發生什麼特殊的事件呢？處處是這樣的平靜。但是正就是這種平靜——是的，正就是這種平靜有些不可思議。

這時我們是在五千公尺高度了。我看到漢諾佛拉南機的偵察員發信號招呼我們前進；他現在要去工作了。我揮手回答他，於是我們就前進。我們又升高一些，緊密地隊形而飛在那架雙座機的後上方。

白絮似的煙團開始出現於空中而在我們的翼子底下飄過去。它們愈來愈多，但是至少比我們低五百公尺。這時有幾個昇到和我們相同的高度了。而且相距我們並不遠。當它們爆炸於飛機附近時，就聽到一種微弱而尖急的聲音，但是我們已經聽慣了，再不讓它們來煩擾我們了。

我先搜索天空，再搜索地面的每個角落——不見有航空器，我又屢次向最

大危險潛伏處的太陽光線那邊觀望，敵機的出現一定來自那邊的。沒有什麼！前面雙座機裏面的偵察員是在照相。他對他的保護者指示出他的目標後，就以很大的圈子繞着這些目標飛行。我們懸掛在他的後面像華麗的尾巴。他飛到那裏我們就趕到那裏。我的耳朵聽發動機的聲音嗎，我的眼睛看轉數表，滑油表，汽油表。一切都好的。於是我點數我的夥伴。個個都在。我們繼續我們的飛行。

高射砲彈爆炸的煙雲這時很濃厚了。許多高射砲連的熱烈射擊在我們底下五百公尺處爆炸。我們開始連作轉彎曲折的飛行——一個詭計！

一個很老的詭計，但是這個已足使底下的砲手們土當，使他們誤以為他們的砲彈打得很近我們，已而使我們忙於躲閃了。他們把他們砲管所能送出的東西都打將上來。將他們的白色帷幔掛在我們底下頗遠的一根目不可見的繩索上，而我們却在愉快地享受我們的安全。

幾個敵人的飛機場就在我們的底下，但是它們並沒有顯示出生命的痕跡。那邊有什麼鬼呢？飛機場是空的，但是空中並無敵機。那就是說他們一定是在別的地方忙碌。南邊的某一個地方，或許——在那黃霧裏面。他們是在參加一個攻勢嗎？

偵察員發信號招呼我們回家。一個轉彎。機頭向東——推操縱桿以增高一

些速度。我們在這裏的工作是做完了。我搜索天空並細察地面——但是沒有敵人的蹤跡。在太陽光綫裏面嗎？不，也沒有什麼！連一隻繫留氣球部不見升起。我們底下的地面似乎是死的。

阿奇的煙霧減少了，但是在我們飛越前綫時却又增多起來。終於一顆砲彈爆炸於我們的中間幾塊彈片穿過我的翼子，但是此外再也沒有什麼了。我點數飛機，全都在。石密德軍曹在他的機上對我大笑。

好像伙石密德。你知道有一個人就在你後面，他跟着你的尾巴像一條獵狗，永不脫離，不管阿奇的爆炸是如何濃密，也不管纏鬥中間動作如何迅烈。他總守牢他的位置，這，這對於你實在太好了。我祇要把頭稍向左轉，就看得見他的臉，這個臉總是帶這友誼的，歡愉的笑容的。

在我的後面很近，不過稍稍高出我的頭上，飛的是石那陀。一個能幹而謹慎的飛行員，但是頭腦裏充滿了做出來不必會好的念頭。他極想「單鎗匹馬」幹到底；他極喜空中決鬥和攻擊機關鎗陣地。

當我轉頭向右時，我看見另一架飛機很靠近我。這是潑柳軍曹飛的。他是一位端重的人物，從來不笑。但是他從不離開他的位置，空中所發生的事總逃不脫他的眼睛的。但是今天連他也開了笑口，因為我們脫出危險居然如此之好。

偵察員發射了。顆信號彈。我們是解除職務了。我飛近他去，揮手對他道別。他的飛機降低高度，向家飛去。

我們又轉過機頭對前線飛去，法看看底下有沒有什麼變動。它仍舊那樣的靜靜。遠近都不見有敵機，祇有兩架德國飛機在低空飛行。不多幾顆砲彈在戰場附近爆發。此外就真沒有什麼異樣的事了。

南邊的霧氣變得更为濃厚。我很想飛過去看看究竟是什麼花樣。但是汽油已經不多，因此我們祇得回家。

我們剛落地就被叫去聽電話。在電話中我得到了關於南邊霧氣的可靠情報。那是英國人的一個大規模的攻勢。從索姆之南，羅馬路之兩側開始的。我們受命在機場等候以後的命令。我們又躺在機場上飛機旁邊的地上，等待着隨時會來叫我們向南飛過去的電話命令。但是沒有電報到來。

我們等待又等待。我們的周圍墳墓似的靜默。

那些是我們的倒楣時間；我們知道南邊正有劇烈的戰鬥在進行之中，並且很容易猜想出敵機襲擊上極大優勢所會造成的麻煩，我們知道用於防禦目的的中隊是如何之少。縱使把屬於隣接軍團的航空隊全用上了也不夠。然而我們却呆坐在這裏，沒有人召喚我們。我打電話給指揮我們軍團飛行聯隊的同官，請求他的許可，讓我們起飛。不，我們得等待命令，他回答說。

一個可怕的掛念。

近黃昏時，我們方受命飛上天空。可是並非到南邊去，我們祇不過護送另架偵察機。結果祇在我們自己的陣地上作了一次短途飛行，雖有幾次空中接觸並無特殊事件發生。

霧氣仍舊籠罩前邊，而且擴大，向東蔓延過來，在黃昏的昏暗中，無數的大砲砲口，出閃光。

黑夜覆蓋我們的飛機場。我們現在知道正在發生的是什麼事情了。火焰在地平線上閃動；我們並能聽到隆隆的砲聲，甚至還能辨別出若干特別猛烈的爆發。這是因為東南風帶來的回聲嗎？還是前線發生變化——變得更近我們了呢？或者祇不過因為黑夜將什麼聲都擴大了呢。明天我們就知道確實了。明天他們將拿我們投在那面的戰鬥中去了。

在晚上十一點鐘，電話鈴聲又響了。中隊受命交出所有可用的卡車去運輸軍隊。啊哈！現在參謀老爺們是開始給自己煩擾自己了。好的，祇要他們還有預備隊可以送上前線，總算不錯。

我們有四輛可用的卡車可以撥出。司機們啊，你們帶多多帶上零件和備份。因為誰能曉得我們在什麼時候在什麼狀態中再看見它們呢。前綫的空氣太緊張了。卡車開走了。房岸將回聲投給我們，於是一切又是靜默，除了偶或有一

輪車子駛過公路，但是它的聲音不久就給黑夜吞沒了。我不能休息。我在飛行場上走來走去，又坐在一條小溝邊沿上，對黑夜瞪眼。

南方的砲聲愈來愈高。

這時車輪擊引擎聲更多從公路上傳過來。卡車，更多的卡車，向南急駛，輸送預備隊到受威脅的前綫上去。不久天就要亮了：我們就可以飛行，並且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 清晨就接到電話。緊急命令，要我們準備待命。起飛的命令不久就要來的。那面英國人的攻勢正在繼續。我們的人已被迫後退了好些路。實際的前線還沒有弄清楚在那裏。我們飛行必須謹慎，因為空中敵人的力量極強。我們還能撥出些卡車嗎？不，我們必須在場上留心警戒，因為英國人大概還要來空襲的。

鈴鈴鈴鈴鈴鈴……電話。鈴鈴鈴鈴鈴鈴……又是電話。……詢問，命令……，這樣經過了些時間。

終於起飛命令下了。我們是向南飛。

我們正向前線飛行。五架飛機。我們無法再多。真遺憾，我們今天拿在架也能夠幹一場。祇要我們能有福克飛機啊！但是現在總是一個樣子了。

天氣正轉變，變成陰天了，有許許多多雲。我們的能見度很壞。

我們是由北而南，經過巴帕米，谷西勒德，和阿爾勒德。又經過恩克里，進到河綿的筆直路的中間。地獄在我們的左邊。

這是我看地面不大清楚。所見的祇有煙霧——人工的霧和自然的霧混合起來了。爆炸把空氣弄得滾沸了。

高高低低全是飛機。單架的，大羣的，今天我們將處處遇到敵人。我們飛得不高，在一千公尺。

上空有戰鬥，低空有戰鬥。敵人飛機多，大佔其便宜。因此，我們在什麼地方打，已經沒有關係。但是我們在底下可以使敵人略微離開我們的步兵。因此我們就飛將下去。

這時我們在陣雲深處了。我們立刻遇到敵巡邏機的攻擊。轉彎翻騰——轟轟射擊——幹下去。一架，兩架，三架，四架，飛機跟在我的後面，我們還在

一起。幹下去。飛機在爆炸所造的渦流中搖擺跳舞。索姆掠過我們的底下。一個村莊——

或許是戎貝吧——幹下去。

空中戰鬥。更多的敵巡邏機攻擊我們。轉彎——射擊——轟轟。一架，三架，四架飛機跟在我們的後面。好，幹下去！羅馬路，維勒斯白里頓尼

。前綫在那裏呢？

這裏砲火較稀。煙塵在我們的左邊。所有公路上祇見步兵卡車，砲兵，一縱隊一縱隊的，都是茶褐色軍服。英國人——請他們吃機關鎗彈！於是再向東飛——沿路飛去！

一個英國編隊對我個前進：十架，二十架，三十架，有驅逐機也有雙座機。他們飛過我們，相差五十公尺距離，不過稍稍高一些。他們的徽誌看上去幾乎可用手去摸，但是他們飛過去，並不會想和我們來一手。若非沒有辨認出，便是不在乎，幹下去！

前綫在那裏呢？

大砲在我們底下射擊。這裏，處處都有。全是茶褐色軍服。英國人。

雙座機在我們的面，在我們的中間，在我們的後面。轉彎，射擊，幹下去！

去！

一併！一兩塊彈片從下而上穿過我的翼子。幹下去！

一併！一兩塊彈片從下而上穿過我的翼子。幹下去！  
一併！一兩塊彈片從下而上穿過我的翼子。幹下去！  
一併！一兩塊彈片從下而上穿過我的翼子。幹下去！

前綫在那裏呢？

底下不再有行軍的縱隊了，祇見地面茶褐色軍服的士兵羣集。他們縮縮於每

一個彈穴裏面，又沿着每一個凹地前跑。灰色，蹲伏的東西在他們的中間滾動——坦克車。這裏，那裏，處處都有。幹下去！

向左轉。西列壽的一座座森林轉旋過去。我在從前就跟它們十分熟悉的。又是索姆峽谷了。陡峭的山坡，湖泊，水。這裏也沒有草灰色的軍隊。幹下去！

和雙座機拳打了一仗。纏鬥向西轉移，經過了漢密爾和哈米柳德。我們又在戈貝上空了。轉彎着，射擊着。我正跨在它們中間一個的尾巴上。可是三架別的飛機也跨在我的尾巴上。我前面的飛機冒煙了，傾側了，着火，摔下去了，毀在某處的地面了。燃燒彈在我的頭的四面呼嘯。轉彎——幹下去。

有一隊驅逐機從右邊飛上來，藍灰色的，德國人。福克機。纏鬥愈加擴大，愈加猛烈了。

向東飛回去。一架，兩架，三架飛機跟在我的後面，第四架那裏去了呢？在那裏，正從左邊飛過來。感謝上帝，我們仍舊在一起。幹下去！

漢密爾，西列壽，馬爾康。茶褐色軍隊，茶褐色軍隊。沒有草灰色的。前線在那裏呢？

一個中隊飛過來；福克機；銀色尾巴。機身上漆有顏色的條條。哈啦，第一三四中隊。我的舊中隊。有一架有二條紅色條條。哈啦，格萊姆！匆匆對他

揮揮手。幹下去。

空的英國飛機，還有雙座機也有驅逐機。轉彎，射擊，幹下去。

我們的底下，我們的四面，一切東西都在吼鳴，都在翻騰。轟隆隆。仍舊  
還沒有灰色軍隊。前線在那裏呢？

福克康躺在我的底下，我的舊飛行場，死的，空的，砲彈在場上爆炸，撕  
裂了我們很費事弄成平坦的塹面。小洞，大穴。這地方又像我們在春天初次看  
見它的樣子了。索姆之役所造成傷痕又出現了，千孔百瘡，這地方正在流  
血。

終於見到了灰色兵士。四處散開。這裏一個機關鎗巢，那裏一門野砲。

轉頭，轉頭再飛。這裏一大片茶褐色塊塊，跟在一輛坦克車後面——英國

步兵——請用吧，機關鎗彈。眼看着他們散開——幹下去了！

和敵驅逐機交上手。轉彎——射擊——幹下去！

我的油量表指針可疑地相近於零度了。我們必須回去了。轉頭——向家飛  
行。

一架，兩架，三架，四架飛機跟在我的後面。我們全體安好。我們使用應  
急油箱裏面的最後一滴汽油。降落到自己的飛行場上。

這樣，敵人已經開始了他的大攻勢了。

他消耗衆多的燃料和大量的物資，踐踏了我們羅馬路的陣地，並且推進了相當距離。他幾乎突被戒除。

我們遭受到嚴重的損失，被奪虜的尤其多。我們的新隊是給壓倒了嗎？還是他們的精神已經今非昔比呢？士氣墜落了嗎？

我們的人民頗為未來擔憂。我們對於整個情況知道得很少。每晨我們得到一份關於前線位置的報告——就參謀處所知道的為限——每晚得到一份戰報。那就是一切了。如其我們要再多知道些，我們就得打電話問，或者自己出去查看。再者，我們並不需要知道得很多。我們自管用習慣的方式，飛行和打仗。公報之類並不能改變我們的生括規律。組成我們的天隊和三個中隊更堅韌，永遠不變。兩小時的休息或自由出擊，兩小時的警戒。從早晨到黃昏就是這樣。有時還有若干特殊任務，例如護送飛機，在步兵進攻時的連絡巡邏，以及在空軍敵機騰集時的各中隊大編隊飛行等等。

我們並不問世界上另外在發生什麼事。我們祇管盡自己的責任，飛行。我們有我們的世界，這世界很大，也很美麗，我們更不需要別的了。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日，敵火又把他的發重分開來使用了。我們在阿拉斯上空各種高樓，這到英國飛機，但是今天英國人卻沒有那樣特別挑戰了。

索姆南面的戰地上空依舊有不少的對地攻擊隊形和砲兵觀測飛機，但是驅

逐機却沒有那樣多了。

這時底下爆炸的砲彈也已減少。介於白里頓尼和哈巴尼耳兩村中間的道路仍舊在濃密砲火轟擊之下。那裏的爆炸一定是來自德國的大砲，因為這地方是敵人佔領的。或許是二次反攻吧。我們不得而窺。

雲塊濃密地懸掛在三千公尺的空中。昨天的惡劣天氣正在分解。雲霧變化成一團團的白雲。它們將戰鬥劃分做一處進行。雲底下是雙座飛機對地攻擊。機和護送機互相搏鬥，雲上面是驅逐機對抗。我們在上層事情已經做夠，因此就覺得必須飛下去了。今天我們的最好計劃是使敵驅逐機遠離我們的工作機。因此我們宜飛且將。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八日。我們的阿拉斯戰區裏面。事情也開始發動了。郭米康和鐵路兩地從十四日起就受到猛烈砲火的轟擊。到了十六日，阿拉斯到索姆的全綫和其更南的地方都起大火。騰起的烟塵濃得散不開來，直至與地平線相溶和。或許雲松那面就在惡戰，我們不能為鄰接戰區多煩心，因為自己戰區裏面要做的太多，祇嫌手和眼睛不夠用。

天氣看上去好像要變化。視線難免受雲的障礙，仍舊很清楚。許多英國繫留氣球昇騰在空中，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厚氣囊的整潔的黃色閃光。

處在巴亞柳和康西爾斯之間砲火最為猛烈。遠底下有一中隊德國戰鬥機正從北方方向戰壕飛去。一個英國驅逐機大編隊行將對這些飛機俯衝，但是我們在危機一髮的當兒趕到場包抄敵人的側面。數目於我們不利，但是我們的攻擊給予遠底下的戰鬥中隊相當的救援。

我們警轉，再行勳擊。飛機上下翻騰，如巨浪的洶湧澎湃。我幾乎沒有時間偶或瞬視一下方向。追蹤彈的曳光懸在空中，密如蛛網。更多的藍綠色飛機來了；另一個德國中隊加入攻擊敵機。戰鬥的形勢這時較平等了，但是數目上我們還是少數。於是英國飛機脫離混戰，向西飛走。

我後面的飛機有了空隙。  
石那陀那裏去了呢？

他不在上面。我搜索天空，但是並無他的蹤跡。遠底下是戰鬥機，仍在戰壕上面繞來繞去。那面森林地區是什麼？兩架砲兵合作飛機。各處沒有我們這一架飛機的蹤跡啊。

石那陀被打了嗎？我飛過我們方才惡戰的地帶，降低高度，細看底下地面上的每個角落，但也找不見什麼。他不在我的上面，簡直不在空中，但是他一定在什麼地方啊。

遠底下那面就在戰壕邊沿上，躺着一個機身和一對破翼子。那是他的飛機

嗎？不，不，這是幾天以前打下去的一架英國飛機啊。

「石那陀那裏去了呢？或許他被打傷，因而被迫脫離戰鬥飛回家去戰鬥吧，或許我們中間有別人知道一些他的事吧。」

「回家！」

飛行軍士向我走來。「石那陀已經降落嗎？」我問。「沒有了，隊長。」

「一架又一架飄過飛機場，降落而滑走到棚廠。」

「石密德，你會看到石那陀的蹤跡嗎？」

「沒有。」

「你呢？」

「沒有。」

「你會看到石那陀的蹤跡嗎？」

「沒有，他一直和我們同飛，在我們打敵驅逐機時他還是和我們同飛。在別一個中隊來到時，我還看見他。或許他跟在他們的後面飛走了。」

「或許是的。」

但是他不久總得回來啊，因為他的汽油要燒完的。現在是五點二十分：他最遲到五點五十分一定要降落的。

他能到那裏去呢？我不相信他會跟別人飛，他決不會認錯我的飛機的，但

是他確實沒有降落在任何地方啊。

現在打電話並沒有用；我們祇有等候。我坐在地上用望遠鏡向天搜索，除碧空之外，什麼也沒有。

一架出現於遠方，漸漸飛近，那是石那陀了！

還不是。那是一架雙座機，飛過我的頭上而消失了。

五點四十五分，還沒有回來。隣隊從前線回來而降落了。並沒有我們的那一架機在裏面。

現在他不會來了，或許他強迫降在什麼地方了。

我打電話到前綫去。那位職司地面觀察的軍官說他曾看見我們；並看到全部戰鬥的情形。一架英國飛機被迫降落，恰恰落在他自己戰綫後面。

一架英國飛機？確定它不是二架德國的嗎？我們有一架失蹤沒有回來啊。『不是。我確實斷定它是英國的。一架漢薩韋斯機。』

一位砲兵觀測員也告訴相同的故事。他也從地面目擊這次戰鬥和二架英國飛機降落。

『那真是二架英國飛機嗎？』我問。『我們有一架失蹤啊。』『錯不了，我們看見徵誌很清楚，並且用砲火把那架飛機轟毀了。』

那末石那陀能到那裏去呢？

石那陀能到那裏去了呢？

於是石那陀進來報告，站在我面前，很不好意思。他報告奮勇地說：「隊長，或許我可以知道一些石那陀的事情。」

「好，怎樣呢？你會看見他嗎？」

「不是，但在別的中隊參加戰鬥時，他飛開去——很遠——我相信他是飛過去攻擊一個繫留氣球的。」

「你是瞎猜。那簡直如發瘋的事情啊！」

「不錯，隊長，但是石那陀常常對我說他極想打掉一個氣球；一有機會就要幹它一下的。」

是的，那會是他的失蹤的說明。那些氣球非常惹眼。纏鬥正逐漸減弱。「我要利用這機會，」他會想，就此飛過去實行。這念頭實在不壞，但太粗心了，因為空中有一連串的驅逐機在保護那些氣球，他一定要碰上他們的。

他的下落有兩種可能。如其他在我方戰線之後什麼地方強迫降落了，我們就會得到他的消息的。要不然，他或者墜落在別的飛行場上，那末他加了汽油就會飛回來的。

慢慢地夜幕降落了，夏天的黃昏極長，好像沒有盡頭似的。太陽已經下沉

；長影子舖在飛行場上。

現在黑影子消失了；天空灰白，西邊地平線上抹着一道紅條子。再用望遠鏡搜索空中已經無用，煙霧四起，矇光遮了我的眼睛。

或許他還會來。我下令在場上燃起一大堆火？吩咐士兵們預備着降落燈。現在黑暗已經籠罩一切。日子不能為我們再留駐一些時候嗎？祇要一個鐘頭啊。夏天的黃昏竟如此之短。

我們的希望跟着日光沉沒了。

火光熊熊，比日落時更來得明亮了。高射機關鎗的測程試射像星光似的向天上昇。他還有足夠降落的光綫啊。

但是我們走過火堆旁邊時，我們的身體投出長長的影子。夜已經主宰我們了。

遠處轉來一陣發動機的營營聲。那會是他嗎？

火堆裏加燒一桶汽油，冒出很高的火焰。火花跳躍。我閉上我的昏眩的眼睛，祇用耳朵留神聽着。

營營聲變強，其後又消沉下去。那不是石那陀。他永久不會回來了。

我們發射若干照明彈，給他指示飛行場的方向。我們明知並無用處，但是每次我們注視那亮麗的尾掠過天空，聽着它們的爆炸聲，心中就發生新的希望。

。但是這些光輝彈一顆又一顆熄滅，我們的希望也跟着它們熄滅。  
黑夜與靜默已經主宰飛行場，火堆也已燒成灰燼；一度微弱的閃動之後，最後的火也熄滅了。

棚廠關閉，天幕掩門。

它們不再等候什麼飛機了。

他不會來了。沒有電話，也沒有報告。

當夜沒有消息，次晨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他永不會回來了。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地面和空中，今天都發生劇烈的戰鬥。晴朗，天空澄碧，沒有纖微的雲，從黎明起，空中就充滿營營之聲，好像爲千千萬萬在夏天採花覓食的螳螂所侵入似的。但是今天誰還有心思想到蜜蜂和夏天呢？我們跟着最早的光綫起飛，擔任護送，作接觸巡邏。回場，加滿汽油，再飛上前線，作阻塞巡邏和保護繫留氣球飛行。

飛行活動這時正在最高峯。滿空都點綴着浮動的點子。長空無垠，它們儘有地方優遊，但是不幸多數是英國飛機。今天我們再也沒有時間去瞧看地面的情形。空中的敵人需要我們的全副精神去對付，我們曉得前線的大概位置，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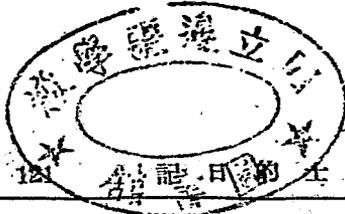
復對峙的事情感覺興趣了。

我們在前線上空飛行，向前去驅逐那二架爲砲兵觀測的英國飛機。一個英國編隊從西面飛來，機身看上去不小，但顯然是單座機。一種新型式，我們以前沒有看見過，它們一定是新沙韋斯杜爾菲，關於牠們的速度和上昇能力我們會聽到過神奇的傳說。我們又命定要以我們的舊傢伙去對付一種新式的英國飛機了。

但是詛咒有什麼用處！這不過是一件簡單確定的事實，敵人在任何方面都佔優勢，而我們對於飛在空中給人家作射擊的靶子，也久已習慣了，雖則這並不是什麼愉快的事情。

這些沙韋斯杜爾菲飛得略微高些，這時俯衝下來攻擊我們了。我們飛成一個狹小的圓圈，互相保護。這時它們已經下來了，一架又一架。每架對我們打出幾發子彈，隨後拉起操縱桿，穿過我們的頭上而消失於高空裏面。不很勇敢的戰術，但是我們並不反對。

這樣過了一些時間，於是英國人向西南方飛走了。北方出現一對兩座機，它們來作砲兵觀測射擊，或者追求別種高貴的目的。這次我們可以扮演暴漢而攻擊它們，但是它們及時發覺，隨即向牠們的後方遠走高飛了。阿奇對我們狂吠，努力表示地面還有些人對我們發生興趣哩。今天我們必須小心，不可偏航。



到敵機後面太遠，因為正有強烈的東風在推動我們向那邊去。可是，今天空中飛機雖然不少，空戰却發生得不多。人人似乎都十分警覺，以防突然襲擊。因此我們祇願已飛自己的巡邏，而保護我們的氣球；運氣不壞，倒沒有敵機真想跟它們搗蛋。我等到友軍中隊接替我們的任務後，就飛回去降落。

我們的飛行場幾乎面目難辨了。場面上停滿飛機——都是福克。第一大隊降落在我們的地方。將在第十七集團軍所佔領的前線上面工作。那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我們得到一支強大的援軍。我們的戰鬥氣息立刻受到一種刺激。上帝是在強固陣營的一面作戰的。

我們一面招呼許多老朋友們，一面欣羨那許多美麗的福克機——當然不無有些嫉妬。

電話鈴響了。中隊起飛。我們受命待機。發動機在空中響聲造成和諧的音調；我們現在可以整顆的心去享受美好的夏日了。

阿奇的煙塊騰入碧空。英國轟炸機正飛在途上。自然他們也有利用這種好天氣的方法，正如我們一樣。電話鈴又響了。我們受命以中隊隊形起飛。

前進！我飛在頭前，七架飛機跟隨着。第二十三中隊有九架可用的飛機，他們飛在我的左邊，同時第三十二中隊的七架飛在我的右邊。二十三架飛機，

都是德國的。

我所率領的這些閃閃發光的飛機造成多美麗的圖畫啊！它們似乎站定在半空中；我所見到的唯一運動祇有微微的上下搖擺。它們是大洋上的和平的船。

前線的活動已經加強。飛機聚集在那裏許許多多。

突然之間我看見繞轉的翼子的閃光；第一大隊在那邊打。我急忙趕過去參加，但是一個大的英國編隊從我們的右邊飛來，想橫穿過去。因而我們就不得不終止而阻擋他們的去路！

中隊碰上中隊。我們的數目大致相等。每個人挑選出一個對手，開始追逐。結果是一個瘋狂的大渦流。

又一個英國中隊加入，其後又是一個。轉過來，轉過去。我留着一隻眼睛看我們不要偏航過戰線那面太遠了。

一個燦爛奪目的火焰在某處冒出；於是開始冒煙，一架飛機是燃燒了——一架英國飛機。我們自己也有一架螺旋下降，隨後向家飛行。大概是重傷了吧。

第一大隊從南方飛過來參加我們。這時一陣真真的空戰在進行中了。

一個英國人螺旋下降而掉落。又一架英國飛機着火，而以最可怕的形狀飄

過我們中間。但在它跌落了一千公尺的時候，它就爆炸而成碎片了。  
翻騰追逐繼續着，簡直要使我發暈了，於是英國飛機逐漸脫出纏鬥而消失在西方的天空中。

我們集合而沿前綫飛了一會兒。那裏並無什麼事情可做：兩架英國飛機，跟他們的砲兵觀測射擊的，很早看見我們而飛逃回去了。

一長串的阿奇的爆煙標明我們飛行經路。砲手們在大發脾氣，儘量用他們的砲彈爆炸來抹塗天空。他們耗費大量的彈藥，並沒有成功。

今天我們到家時心裏懷着驕傲。至少我們又一次佔到空中優勢的。

近黃昏時我們又以中隊隊形起飛。英國人一見我們飛近就退却。我們祇跟一個驅逐中隊發生二次短促的接觸，敵人略略招架就逃走了。在我們底下，我們的工作飛機可以和平地幹他們的事——前綫上面也沒有英國飛機在迫害我們的步兵。今天做德國飛行員是件快事。

黑夜又降落在飛行場上；照空燈照射，阿奇開始射擊。良好的天氣和明亮的月光把轟炸機從棚廠裏面引出來了。

那並不能使我煩擾。今天我已起飛多次，夜間再試一次飛行也不壞。今夜事情真熱鬧；滿天都聽到英國飛機的營營聲。敵人想補足他們在白天所損失的

時間哩。

我們作妥一切必要的安排，定於晚上十一點鐘四十五分起飛。

我又飛過為夜晚與月光所覆蓋的鄉野。我又飛過寒冷的寂寞的空間。

砲彈爆發，照空燈亮光向我移動。一架龐大的飛機出現於我的前面，它穿過月光下的大黑影子。一道照空燈光攔住了它，跟着它轉，跟着它移動。

我轉守一個彎面懸在那架飛機的後面我的眼睛釘住黑色的側影；我決不輕棄那個獎品。我愈來愈近，我已經可以辨認它的詳細形狀了。有兩台發動機在隔開的座艙中上下翼比上翼來得短些。它一定是一架亨德萊佩琪。

我高興已極，因為這樣一隻大的肥鳥還從沒有在我的鎗下跌落過啊。

這時我已經很近了。照空燈的強烈光芒照在敵機機身上，我竟可以看出駕駛員和偵察員的形體了。排氣的火花在空中打轉，有些竟撲到我的面上。

我的眼睛向下湊在眼門上，我的手鬆散按機鎗的扳機紐——其時却有一道強光射入我的飛機。我的眼睛給光芒照住，瞎了，一道黑牆升起，隔開了英國人和我。

我機械地在我的目標的方向中打出一串子彈。或許我會命中，因為我們是如此相近。但是探照燈光像一條鐵帶子拴住了我，我關閉發動機三次，招呼照空燈的人員，但是他們並不理會，祇管拴住我不放。

我將飛機投入一個陡峭的轉彎中，脫離了光芒。我的眼睛看不見。

敵人到那裏去了呢？

從前的方向已經沒有他的蹤跡；上面和底下也沒有飛機。我關上發動機。慢慢地柔和地向底下飄，照空燈祇聽到一架飛機的警營聲時，或者還會攫住英國人的。

光芒的圓錐在空中轉搖搖動。但永不再長時間地停在任何地方了。白白地了一場。

我又開發動機，以免失去高度太多，我自己來仔細搜索。到處看不到東西。我又等候了一些時候，但毫無用處。敵人已經隱沒，再也找不到了。

我對着底下那些照空燈的人員連連咒罵，此外別無辦法。唉，真是蠢驢！如不是那該倒楣的探照燈光芒弄瞎了我的眼睛，那個英國人是逃不掉的。但是咒罵也無好處，雖則使我稍舒心頭的怒氣，却並不能使空氣變得溫暖些。

空中結冰似的冷；我既倦於逗留，就飛下去，降落。降落得不什麼好。碰上又是碰小軸子彎了，輪子跛了。那是罵人太多而沒有好好注意的結果。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電話傳來最大的喜訊。六架福克機已停在材料庫中，等我們去接收。中隊上欣喜欲狂。

六架舊飛機推到外面要飛過去交換。一架阿雨巴楚機，兩架浦爾茲機和三



未來頗有希望。福克還是老福克，牠所造出的每一種新機總比舊的有相當的改進，別的廠家也製造新飛機，但是他們通常自滿於少數表面的改動，那些改動對於飛行和作戰並無多大的價值。

我們的飛機準備好了。一切都妥當。我爬進我的座位，這座位顯示出不大熟悉的情景。我試試操縱桿。一切動作都很容易。

發動機吼叫了。地面在我的底下滾過去。很快地我們上昇；飛行場和棚廠迅速落在後面。飛機上昇得非常良好，操縱系的極輕微動作都使飛機發生反應。我們駕着這種飛機初次戰鬥時，一定是件快事。於是我們向家飛行，開足了速度。

我們降落後，隨即將我們的珍寶收藏棚廠裏面。機械士們仔細查看它們；機關鎗裝好並且試放。漆工給它們上漆中隊的徽誌，翼子的箭頭；隨又給機身漆上顏色條子，代表各個飛行員的標記。我的一架他特別花了功夫，爲我的紫丁香花條子加上黑色的狹邊。最後我將代表隊長長的飄帶繫到座艙之後。這時這些飛機才真的完全屬於我們了。

我們今天不能上前綫，我們練習這些新的戰鳥。我們愈熟悉它們，就愈覺歡喜他們。不論試作那種動作——峭直的傾側轉彎，俯衝，翻筋斗——它們總是得心應手。它們給予飛行員以極大的安全感覺。

高米勒中尉想試試他的飛機的絕對上昇限度，因此就作一次高空飛行。正當他在甘勃來上空昇到五千公尺左右的時候，他看見一架孤獨的英國飛機，一架看上去是在照相的U-11飛機，自然他立刻就開始攻擊而從後面對它直撲下去。他揀按機關鎗的扳機紐，但是竟沒有一顆子彈打出鎗筒。機械士沒有給他裝上彈帶，因為他還要給機關鎗做些工作。

一個痛苦的障礙，沒有彈藥是不能擊落任何敵人的。然而奇怪得很，這英國人竟簡直地螺旋下降。愈降愈下，高米勒一直緊緊跟隨着，直到它好好降落在皮維爾附近。高米勒傲然在止面兜圈子，但是無法阻止英國乘員焚毀他們的飛機。那是自有空戰以來最無害的一仗，但無論如何總是高米勒的一次勝利。

後來我們從俘虜得知真相，英國偵察員的機關鎗一打就下了子；因為他修理不好，他就放棄了爭鬥。在我們告訴他們說他們的攻擊者鎗裏沒有一發子彈時，他們都氣昏了。

真不錯，居然能够發生那種事情。可惜那樣不流血的戰鬥祇是例外而已。

晴朗的空中在下雪。大的白的雪花在飄落——傳單。

沒有人知道它們從那裏來的。從一架飛機還是一隻氣球？風將它們帶走一大段路，吹得它們在空中飄揚，好像白蝴蝶。

我們的士兵在草地上奔跑，收集這些傳單，跟小孩子一樣，這是一個頗有利息的事情；他們繳呈的每張傳單都有錢可拿，收集到大批的時候，可以得到一筆相當的數目。

總司令部寧可收買它們，不讓它們遺留下來給人家去讀。但是這些辦法實在是不必要的；傳單在我軍中間並不能造成損害，連最笨的兵士都已看穿敵人的詭計，不會受到影響的。士兵們深知傳單上的甜言蜜語和所謂真確事實都是欺詐。

還有那些書信，冒稱士兵甲或士兵乙從俘虜營寫給他們的妻子的，描寫那邊的生活，有音樂有戲劇，又安樂又舒適；結果祇能使我们發笑，而還有捏造的協約軍打勝仗消息，也使我们對之冷笑。至於美國人增援的故事——今天幾千幾萬登陸，明天幾千幾萬也將來到等等——對我們也添算新奇了。每天我們可以親眼看出對方的數目在增加，我方的數目在減少。

以前沒有人關心這些傳單，我們用恰當的方式對付它們；廁所故事的適當地方就是廁所。敵人可算得慷慨，將這種奢侈品供給我們，紙張潔白柔軟，通常祇印一面。

但是從總司令部出錢收買的日子起，這些傳單的價值就大大提高了。它們變成一種紙幣，像真銀行鈔票一樣價格也有漲落。現在它們正被熱烈搜集。

果是它們所包含的消息就常被人家閱讀。但是那也沒有多大關係；無論如何，敵人供給我們的士兵一筆小小額外收入，總究是客氣的。

## 第八章 甘勃來變成戰區

最近中隊上的事務給了我不少工作。一個命令下來，要我們向後轉移，每個人都忙於收拾東西。

前綫已經變得更近。每天我們損失地方，這裏一個凸出角；那裏一個突出部，起初並不多，但是後來大區域也得撤退，以免某一部被夾擊或包圍而沒有支援。事情這樣繼續着，結果是敵人得到了相當廣大的地土。巴帕米和鹿勃爾已經陷落；戰綫極近潑隆尼了。

往前綫的飛行途程愈變愈短；砲火愈變愈近，重砲彈開始落到我們緊鄰的村莊了。因此我們得向後移傳。

起初上面將歐欽的飛行場撥給我們使用。但連這地點都還顯得太近；因此我們又奉命遷移到盧聖阿芒。

第一批運輸早已走了。接着一批一批裝上車輛，開往新的安全區去。這就是說工作很多，但對於我們不過是件小事。飛行才是主要業務；無論如何不能讓我們約空中活動受到損失的。

感謝上帝，今天敵人很不活動。我們的巡邏不會發生什麼值得記的事。

明天搬家可以完畢。我的行李箱子捆好了；我的圖書照片從牆上拆下了；我的書籍也收拾了。桌子沒有了，桌布，突然顯出敝舊的難看樣子。我居住得這樣長久的屋子，一下子變成蕩生的了。

會食堂也顯出空廓敝舊。祇有極少數必要的東西還留在裏面。圖畫和燈都拆掉了。窗框黝暗無光。這些房間已經回復它們以前的狀況；它們又變為農民的簡陋敝舊的家屋了。

我幾乎不願離開，因為在居留期間我已經愛上這村莊了。四圍的鄉野景物並不美好，房子不過是普通的紅磚建築物。田地是荒蕪的，花園中也沒有什麼樹木。但是我們已變得習慣於這地方了。

明天一切都將成過去了。

我們已經變成吉卜西民族。我們從一地流浪至另一地，而且已經習慣於流浪了。在我們服務於陸軍部隊中時，我們常常每天變換營房；但現在我們生下來來許多星期許多月了。然而時間終於來到，我們又得從事旅行了。

今晚我們是最後一次住宿這裏，明天屬於我們的東西就全都不在這裏了。其後，衣壁諾將遭受跟許多別的村莊所受同樣的命運；砲彈將把它四周的地

士都翻過身來；一個直接命中將落在它的房屋的正中央，而戰爭也將繼續下去。或許這村莊會損失有限，或許這村莊會全部毀掉。我們從上空飛過，會看見在底下，以爲它祇不過是與許多別的相像的一個村莊。它對我們將變成一個羈生者。說起它時將用「從前有一個時候」之類的語句。

我們方從前線回來，天慢慢地黑了。那次巡邏是我們在這裏起飛往前線的最後一次；明天我們將降落在新飛行場上了。

我自己還要飛行一次，一個人，作爲辭行。更高，更高，我向上攀升。那伸展到三千公尺的輕霧是落在我的底下了，我儘在傍晚的晴空裏向上昇去。今天我的視線是如此清晰和廣闊。在我到達五千公尺時，我竟望見了海洋。它在遠處發光，給落日照得金光閃閃。我是最後一次的觀望它。

我們在飛行中從來不會能夠到達那邊，現在有一片新土地攔阻在我們和這遙遠的海水中間了。

林莊已縮成小點點；祇有大路還十分清晰。

前綫現在已經位置於羅奧克斯，孟機，文康，和克羅西爾諸地了。從我的高度已經無從看見砲彈的爆炸；戰爭已經沉沒於深處，這時我的四周全是和平和靜默。

東方有小的圓的雲塊，像羣羊在綠草地上吃草的樣子。現在所看邊線都鐘

上紅色，看去似乎體積變大了。

慢慢地這些紅線消褪了。雲塊這時變成藍灰色——和夜色漸漸溶化了。

太陽成爲一個巨大血紅的球，沉入海底下去了。

它的光綫仍落從深處向上照射，猶如照空燈的光芒；於是它們也消滅下去，跟着太陽沉沒於無盡限的海裏了。

高空空氣稀薄，我感覺到寒冷。或者這祇不過是夜的來到嗎？

現在從前綫到阿拉斯是一大段路了。阿拉斯幾乎已變爲後方的一部分了。這鎮正躺在我的身底下，但是我直到這時才辨認出來。輕霧從史卡滾升起，飄過鎮，將它所有的房屋都包裹在柔軟的藍色的幕裏面。我所能清楚辨出唯一物體祇有城牆的參差的道路。

一架孤獨的飛機上昇到我的附近而向我飛過來。它是一架單座的英國驅逐機。起初我們的目光越過大空互相瞪視；於是我們攻擊而開始轉彎。彎子愈轉愈小。飛機愈來愈近。我可以看出對方飛機的每一細部，油漆的標誌，號碼，和張綫，兩條紅色的飄帶從它的昇降舵飄出……這飛行員是一個掛飄帶的人，和我自己一樣的中隊長。

我們在高空中單獨遇到。什麼事情把我的對手在這樣晚的時候送到這寂寞的空中來呢。

我們仍舊繼續我們的急迫的轉彎。大家都無法搶到對方尾巴上面的位置而開鎗射擊。我看見他的眼睛從他的眼鏡窺視，又看見他的手放在操縱桿上。

在這樣的時候想到打仗豈不是無意識嗎？

那位飛行飛員舉起他的手而對我揮舞；同時兩架飛機都從轉彎中拉開。這時他們是並排着飛行，彼此很近——很近。

厭倦了戰鬥，兩隻蒼鷹展開它們的和平的翅膀，翱翔放黃昏的天空中。

我們彼此不用口，我們不需要說話；言語在這裏並不能幫助我們。我們的心裏在講述黃昏的天空和方才落下去的太陽。我們不想說深處，不想說遠在我們身下的地面，因此就不想到戰爭。我們心裏談論空氣，無窮限，永恆，和星星。

黑暗已經環繞我們四周。祇有微弱的光綫從西方的湖泊和河道對我們敵來，它們反映出黃昏天空的最後光亮。東方已經很黑了；眼睛向下搜索時，為西方的天空所眩，在那邊經看不到什麼了。

我必須回家了。

那位飛行員有較多的日光，因為他是飛行於太陽的向中的。我最後一次對他揮手；我們拆開彼此的思想而各自飛開。一架飛機轉了一個大轉彎而向東飛；另一架筆直向西。飄帶飄揚於相對方向中，作最後的招呼。

那架飛機曾失於黃昏的天空，其時我却俯衝於藍色的朦朧之中。我的思想轉回來面對向地面。地面昇上來迎接我，愈變愈大，跟它一同的，來了戰爭。

昏昏的星星隱沒於煙霧裏。我底下的光不復是那反映出永恆的海洋。而是大砲口和爆發的砲彈的閃光了。

我的飛機——最後的——先隱沒時落到飛行場上。我轉向西方，看見黑夜也已君臨彼處——深夜了。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我們遷移是完成了，卡車已將所有的東西載走。一個勤務隊搜查所有的房屋和棚廠，看看有沒有東西遺留；於是我們將營房和飛行場交給村司令。

在 時 前，我們的大隊是這村的唯一佔有人和無可爭辯的統治者。但是昨天步兵來了，一位屬於某師參謀處的上尉擺出他作村司令的威風。他要我們供給他們關於本村的文書，並不能明白我們毫不介意這種事情。然而我想他作舞文弄墨的長官也不見得長久，因為英國人快就來到而打斷他所有的官僚工作了。

我們拆卸帆布棚廠，但是木造棚廠則仍舊留下。時間不容許我們將他們帶走；再者，我們並需要他們，因為我們將遷去的飛行場有多餘的棚廠可用。

我們奉到命令不要破壞牠們，因為牠們可供其他軍隊駐紮。

我們的飛機停放在草地上。機械士們在扳螺旋槳，我們都準備好起飛了。末批工具包已裝到末批卡車上，水桶抬上去時軋軋作聲，汽油軟管盤起而放入車內。機械軍曹及二個機械士站在車旁。等着看我們起飛後再登車駛走。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在等候什麼呢？

一隊馬車到達飛行場上；馬被卸下，給馭者們牽入我們的棚廠。許多的喋喋和叫喊：許多的「花花」和「甲甲」（呼叱馬匹之聲——譯者），和一片草料的沙沙相擦聲。

前線已經佔領了我們的王國。我們的統治是完結了。

我們的發動機轉動得很好。我們滑走到起飛地點，我再回頭看一次，那座房子曾作我們的會食堂，那一處曾作我的住所；那邊是四面有鐘的教堂高塔，還有曾作我們的營房的許多房子。

一隻蝴蝶越過草地向我飛來；他險些碰上螺旋槳。但是他的快樂地前飛，而我似乎是坐在草上，觀望着他的飛行。他翩翩飛繞我的頭。直到螺旋槳送來的一陣輕風將他吹到我的後面。一切完了！

去吧！乾枯的草最後一次在我的輪子發出刺刺的聲音。於是這村莊在我的翼子底縮小，直到逸出我的視線外。

從前有一個時候——

到新飛行塲去的路，很容易尋見。在我們的左邊是聖西運河，和他的湖泊與沼澤地，這寬闊的水道遠遠就可看見。於是從甘勃黎流過的另一運河出現於我們的右邊，和史契爾德河平行，它在衣頓會合聖西運河。最後我們看到三條路在布欽路最近的交叉點，盧聖阿芒就躺在交叉點之後。

新飛行塲又大又好，地面雖向東傾斜，但非常平滑。沒有凸凹。也沒有小溝，真是一個合式的飛行塲。

我們滑走入棚廠而視察牠們的設備。這飛行塲上有許多大棚廠。我們不要了這樣多，因此我們可以舒舒服服安排。

村莊也給我們好印象；房屋都是完好的。戰爭沒有在這裏留下破壞的痕跡。四周是大農場；牠們現在已改作牛乳庫，廄中有許多母牛，國民軍（德國後備軍之一部分，事急始行召集）的士兵正在擄取牛乳，並製造牛油和乾酪。這種情狀令人愉快，使人發生前途良好的感覺。

我們的士兵有良好營舍。我們的倉庫和工場也有已前作過同樣用途的大房間可用。我們祇需繼續前人遺留下工作。

我的會食堂是一小別墅，距飛行塲不遠。一切完好，有大餐廳。讀書室，和遊廊。我自己住在第一層。有一間起居室和一間臥室。華德走到我面前，搖

尾巴；他早已找到一個屋角，作他自己專用的休息地。我的東西已布置在寫字樓上，我的行李已打開，我的軍服已掛在衣櫃中。

這很像一個人旅行回來走進老房間裏的神氣。中隊到那裏，我的家也就到那裏。

上午我們無事。這幾小時內是找不到任何的飛行員的；他們全在安排自己的房間，使自已可以安居。於是，一個跟一個。他們含笑向食堂走來。我巡視他們的住所，見他們都是好運氣，覺得很高興。

我們的車子送進湯來；第一頓飯在棹上冒熱氣。喝過咖啡時我們取地圖掛在牆上，標明飛行場位置，並劃線代表前線和陣地的界限。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天氣更壞了。許多雲掛在天空，形似鋪開的厚毯子。飛行活動受到相當的阻礙。戰爭中心已向南移轉；戰報公布尼斯爾和諾容有劇烈戰爭。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天氣現在很壞了。昨天我們祇從雲的罅隙偶一瞥見天空。濃厚霧氣擋住視線。今天雲高一千五百公尺。未有航空器活動的消息。

我獨自昇空去察看情形。如讓中隊起飛，簡直就是完全浪費。

在雲幕下飛行，實在不愉快，令人幻想自己在一間房子裏，老怕飛機碰在

什麼東西上。

我昇入雲中，心想穿出他的頂上。暗灰色潮濕的霧帶包住我。空氣潮濕，悶得好像在地窖裏面。

雲霧變薄了。我穿到上面；雲幕鋪在我底下，我底輪子似乎在雲面上滾行，好像在地面一樣。但是連這裏的視線也不好。第二層雲高高鋪在我的上面，上下兩層之間還有雲團團雲塊飄來飄去。到處沒有太陽的蹤跡。

沒有飛機在這裏飛行。我一定正當前綫的上空，因此我關了發動機再飄行下去。或許我會在空中發見一些英國氣球，今天攻擊牠們大致不難。

我周圍的空氣又變灰暗了，於是我看黑森森的地現出來。里米的森林區在我的底下，光路就在牠們左邊。這附近也沒有飛機，但在西南方向——我幾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有一個繫留氣球！他在那邊搖盪，祇在雲下幾百公尺。

我可以偷襲成功的。

我又昇入雲中，取路向他飛過去。我可關上油門，因為我不需再增加高度了。這使我的飛行容易些，雲幕吸收全部的聲音。他們不易聽到我，他們也不能看到我，因為我是在中飛行；我看地面祇不過是模模糊糊的一團。

其時有輕和的西南風。因此我必須從東北去接近氣球，使他能留在我的腦

準器裏經過最長的時間，假如他被拉下去的話。

我飛行於西的方向，沿着道路，而在飛過荷馬灣時，再轉向西南。許多村莊在我底掠過去。我又昇入雲中，因為在那些村莊中有許多人類，許多注意的眼睛，我不願他們看見我。我依着羅盤飛了一些時候；於是我慢慢地飄行下去，到雲的外面。

一個村莊從黑色中間現出。那當是巴亞柳；從阿綿到巴帕米的公路就在他後面經過。下一村是巴易爾斯。那裏立着那個繫留氣球——巨大，潮濕，黃顏色。

開發動機，攻擊他！

天空的迅速環視，不見有保護的飛機。於是我抑下機頭對氣球衝下去，一邊和一邊開機關槍。

我不能再看到氣球的吊籃了，但見兩個斑點從這巨魔裏面蹣跚而跌下去。兩個大白點突然出現於空中——像砲彈的爆炸。原來是保險傘張開來了，牠們將帶氣球的觀察員們安全着陸吧。

飛機的俯衝使我的機關槍以閃電似的速度發射。目標龐大無匹，子彈一顆也不會中。我看見牠們，穿入氣球的堅密氣囊，像冰雹撲打帆船一樣。在我衝過氣球時，我立刻將我的飛機拉起來。

氣球却不肯着火。我又進入一個轉變而作第二次攻擊。結果仍舊不見火光透出來。

氣球已給拉下去一些了，這時我瞥見地面守衛氣球的英國人。幾顆子彈穿過我的翼子，我再作擊入雲中的努力。我上昇的路已經加長了些。高射砲大方地用砲彈歡送我。

最後我回到保護的雲中了。我又作一個大轉變而從雲隙向下窺望。

氣球沒有着火；他已被拉下，這時很近地面了。我不懂他為什麼不燃燒。我打出的子彈約有四百顆之多。或許其中燒夷彈太少了。

再無事可作。我動身回家。沿着雲邊緣謹慎地飛行，不久我又越過了戰線，這時雲掛得更低了，有些正在降雨。我繞過這些濕牆，不久就降落在自己的飛行場上。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 我們將有更多的新飛機。人人都高興，尤其是那些還沒有取得福克機的飛行員們。但他們的歡喜不久就受到打擊，因為指撥給我們的飛機並非福克而是浦爾茲D12。

浦爾茲D12是什麼東西呢？沒有人聽說過這種飛機，也沒有人知道他的情形。

我們不願接收這些飛機。結果是在電話中往返交涉；我們被告訴說。牠們

遠勝過福克（欺騙！）而且我們必須接收的。福克已經沒有，  
茲總比老阿爾巴楚好，一有新福克時我們可以拿牠們去

牠們吧。

茲機。牠們的形狀不能使人怎樣信任：機身和操  
實，有許許多多張絲。全部機構形似豎琴。我們  
太習慣於無支張的福克機了。

初飛機，心裏懷着偏見，立刻就盡力尋覓牠們的缺點，  
們相同。機械軍曹怨恨支張工作將給予他的麻煩，機械士  
工作而宣稱這種飛機處理困難。除非被強迫，沒有人願意飛  
那些不得不飛的人，練習時怨不絕聲。儘量吵鬧。

牠們的飛行員覺得很不錯。牠們飛起來很不壞，常常能夠追隨福克  
，在事實上牠們俯衝得比福克機還快些。但牠們轉彎和作戰都笨些，  
上福克機。福克可說是駿馬，對於手的輕微動作都生反應，差不多能夠先  
猜測到騎士的心思。浦爾茲是拉車的驢馬，非痛加鞭策不會服從。

那些飛浦爾茲的人不過沒有別的飛機，不得已而爲之。他們常常望着福克  
機又羨又妬，祈求早些獲得更換的機會。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一個無雲的夏日。我們從早晨到黃昏，一直在空中活動。敵人正全線進攻，擺出強大的空軍。我們和驅逐機和雙座機作戰，又攻擊飛往我方內地的轟炸機中隊。我們現在胆大了，雖則數目不及敵人，但我們有好機器啊。

夜間，我們倒在床上，疲乏非常。

九月七日我們將開始退守西格飛爾線。春天所獲得的土地必須全部放棄了。這次退却將如別次一樣幫助我們嗎？敵人將撲一個空而浪費幾個月於開上增援部隊及準備然後再來一個新攻勢嗎？我們能在這期間加強我們的前線嗎？

暴風雨正在西方醞釀。雲，惡魔的使者，正凝集攏來。

一九一八年九月八日。大雨如注。雲片雲縷飛駛而過，低得拂及樹木和房屋。一陣涼風掃過地面。戰鬥為大雨帶來的沼澤所阻滯。一切飛行都停止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日。我們又奉命讓出卡車，以供運輸軍隊。天氣壞極。我駕車駛往前線，和駐紮於我們前面的別隊商量各種事情。

甘勃來已撤退了。

在伊威我們遇見第一批難民。一個長的陰鬱的老百姓行列。他們的兩輪車高堆各種傢具。還有人和狗拖拉的小車，仗着拐杖蹣跚地行走的老人，眼色呆滯的孩童，和哭泣着的婦女——一個長的陰鬱的行列。行列所經過的村莊的人

民瞪着眼睛這些難民，一面供給茶水，予以幫助。

甘勃來已變成戰場了。或許我們寄居的村莊的人民不久也將被迫拋棄家鄉田園而到遠方尋求孳生人的幫助了。我們愈駛近城市，人民麋聚得愈多。在甘勃來郊外。人山人海，好像防水的大堤，街道都阻塞了。

我們得前進，但並不能使用暴力。一個老人手推一輛小車，上面坐着他的跛脚的老婆，病人們靠着杖蹣跚地在凸凹不平的石子路上行走。在交叉路口，有一輛車破了輪子，倒在溝裏；車內的東西四散在泥中。二個女人站在旁邊哭泣；一個男人絕望地瞪視他的傢具物件，於是怒視我們，他的眼睛裏帶忿恨。

這些路上所呈現的景象多麼苦惱，多麼悲慘啊！

但軍事的必要迫使我們將人民撤退。甘勃來已變成戰區，英國人的砲彈停在轟擊城郊的房屋了。

甘勃來現在已成空城。我們所見祇有協助撤退工作的士兵。有幾個人正從城坊司令部取出一大捆一大捆的案卷，裝到卡車上去。居然有這樣大堆的紙張積聚起來，現在他們又必須全部運往後方，真令人吃驚。我怕有許多東西不能被迫遺留下來了。

西郊外的道路是死的。沒有一個人行走。

空氣給一種發出銳烈的咳嗽聲的東西割破，於是一顆砲彈竄入一所房子，發生巨大的吼鳴。我們聽到爆炸和被裂的聲音，磚瓦從屋頂飛下，樑椽摔落街上。一聲受驚的鴿子在空中轉圈子，後來又撲着翅膀飛落牆後。

於是——一切又恢復平靜。

一幅幕帷從窗中飄出，像表示駐守者投降的旗子。牆壁對我們的脚步發出怪馬的回聲。

這使我回憶戰事初起，我們駛馬進入一個村莊時的情景。同樣不可思議的靜默，同樣的等候着事情發生的期待。

一隻貓跑過街道，企圖進入一個關閉的門戶。她「妙乎」「妙乎」叫了一會，於是跑進一個地窖口子不見了。

又一顆重砲砲彈呼嘯而過落於房屋中間。這時砲彈是以一定的時間隔打來了。甘勃來市廳大鐘的分針慢慢地走向十二點。停了。

我們在歸途上追出難民們。許多車輛壞了，或者在卸東西。道路兩側散滿傢具什物。牠們都是些不值錢的東西，大半是零碎廢物，主人們是暫時拖着牠們走的。這裏一堆書籍，那裏一幅舊家庭畫像，又那裏一個包金的結婚環。小東西，然而牠們每件連繫着一顆心，一個記憶，一段的生活。

最後的難民都是老人和窮人。他們祇包紮些零物背在衰老的肩膀上，拖着

疲倦的腳踏蹻行走。他們的脚步毫無生氣；他們祇不過在路上泥濘中間拖過去罷了。

我們儘量將難民們搭載到卡車上。我們帶着許多愁苦同走。我旁邊坐着一個老婦人，怯怯地縮在角落裏。她用舊毛肩巾裹着她的瘦弱的身體，老是發抖。她手裏緊握着一樣東西，她所能救出來的唯一物件，而且是代表她的許多年紀的極點的唯一物件。他是一張照片，一個穿着法國軍服的青年。

在照片底下，有一個墨水畫的抖顫的十字架，年月日外，祇有一個字：「凡爾登」！

我們將難民們帶過我們自己的村莊很遠，最後我們不得不回頭了。一個老人對我走過來。他沒有開口，祇對我伸出他的手——乾枯瘦弱的手，放到我的手裏時一無氣力。兩道眼淚滾到他的鬚子上。於是他和他的親屬站到路旁。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前線位於奧盧克斯，薩契克契，馬坤恩，馬奧佛里，和黑英林康。我們在退却中略得蘇息，但敵人緊緊追着我們的後跟。

空中飛機很少。祇有幾架英國雙座機，小心翼翼地探索前進，企圖偵察我們的前綫。

我們在帕盧爾地方飛越前線，企圖由尾後攻擊敵偵察機而截斷他們的退路。敵高射炮今天很有威勢，但那時我們飛得很低，約二千公尺，這使敵人的砲

兵更易測算距離。然而煙霧雲彩却連續供給我們隱蔽的處所，遮蓋我們，不讓他們看見。

我們在卡格尼康拖住一架P.108機。石密德相距最近。動手攻擊，英國人用他所能聚集的速度逃走，但石密德固執地釘住，不肯讓他逸出瞄準器之外。英國人先還曲折躲閃，其後就落入陡峭的螺旋。他墜落於利恩康和奎恩德兩地中間的某處，飛機粉碎；多可憐，他是落於自己的地面上啊！

更南些，我們檢到兩架接觸巡邏機，在低空飛行。他們不曾看到我們的接近，雖則我們尾後裝飾着很長一條的高射砲彈彈煙。最後其中一架看見我們而逃走了，但另一架在黑芙林康上空爲我捉住。他進入一個陡峭的右轉彎，希望能向西方飛過去。但是太遲了；我們相距他很近。他端正地飛進我的瞄準器內；我有充裕的時間去判斷射程。我的槍開始射擊——一條——又一條——我的追蹤彈給我拖曳一根線條直至駕駛員的座位。

英國飛機突然倒翻過來而螺旋下墜；駕駛員再也無法操縱，結果他墜於漢米斯附近鐵路線上。

這還不叫阿奇們發瘋嗎！連地面機關槍也對我們射擊了。自然，我們得對他們的注意表示些尊重；空中既無敵機，而且我們早已下降得頗低了，我們就沒有理由不直撲下去而收拾一些地面目標啊。

一個大的巡邏隊已經進入派隆味爾附近的溝中，白亞西旁邊却有一列狙擊兵正當着我們的航向；還有一連砲兵正從勃里奧希法姆發砲射擊。我們的彈火之流對各方噴射，造成散佈甚廣的破壞。狙擊手再也不見一個了；還能跑路的都躲到後去了。

我們在公路上面以低的高度飛回來，跳過房屋和樹木的行列，阿奇們已停止射擊；我們飛得這樣低，他們是碰不到的。地面的機關槍也停了，因為我們已飛出他們的射程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景象和昨天一樣。祇有很少的英國接觸巡邏機在前線飛行。

這次我們在李康上空奇襲一架D.F.。戰鬥是短短的一次；我們從一片雲中突然鑽出，就看見他的徵誌距我很近，那偵察員還不會來得及對我轉旋他的機關槍，他的飛機就螺旋下墜而爛了。幾秒鐘後他的殘骸已橫陳在地上。

我們又往勃里奧希法姆作小訪問。大砲今天已不靠近房屋，而是位於一些路外的一條小溝的岸上了。我們祇有短促的時間向茶褐色軍服所蹲伏的彈穴發射幾顆子彈，就飛了過去。

相近維勒斯加尼康的第一排房屋處，立着一輛屬於遊擊高射砲兵連的裝甲車。這幾顆子彈到他裏面去是一件特別快樂的事。阿奇先生，你可以在他日報

復，那時你儘可用彈煙塗抹天空，不必怕我們給什麼回敬。

第二十三驅逐中隊飛過來會合我們，我們就合力去獵擊一架接觸巡邏機。這架機惶遽地逃走了。於是輕霧吞沒了最後殘餘的視線，雲溶成雨滴。我們當天的工作是完結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今天我們不飛，就是在自由出獵的時間內也不能。我們奉到命令，白魯克將軍麾下將檢閱第八獵擊大隊。各中隊須準備就緒，再候命令行事。

我們將所有的飛機拉出棚廠，在飛行塢上排成又長又直的一列。對於螺旋槳的如何安放會發生好些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螺旋槳安放於垂直位置中，其形狀最有秩序，但別人則歡喜平放，與地面平行，對於長行列更爲適宜而美觀。條例中沒有關於這一點的規定。

我下令將螺旋槳斜放，以免偏袒任何一方。從左向右斜放，果然樣子極好看，頗像斜壓在耳朵上的打鳥帽，又像插在紐孔中的人。別人看了之後，也贊成我的話。是的，是的，我們有自己的小憂慮啊。

使所有的螺旋槳都放定在正確的角度中，爲事並不十分簡單。壓縮方表示出反抗，槳葉或者過頭或者不及。總差一二分不肯服帖。但最後我們總算全部弄整齊，辛苦一場之後，很覺高興。

中隊整整工作了一天，人人都在擦拭着什麼東西，幾乎像是平時大檢閱的前夕。

軍曹長雙眼之間現出兩條深紋，脾氣驟然變壞。士官們平常對付兵士很友好，這時却連續責備他們，指摘他們的錯誤。我自己回想到學校時代的生活，也嚴格起來。

兵士排列成兩行，站於飛機的前面。士官們又站在他們之前，飛行員們則列於最前排。我來回於行列之間，查看他們的服裝。對於立正不齊與手指沒有貼好在褲縫上的人，我大聲責罵，簡單的一句，我簡直像一個戰神。

我的部下都明白我的狂吠壞過我的亂咬，反而高興了。他們認識他們的隊長太深了。

每人都盡力把自己裝扮好。一位士官竟還帶上一副手套——白色皮手套，中間鑲有三條黑條子。天曉得他是那裏弄到的。他特別得意於自己的裝束，在我告訴他取下手套時非常難過。我們究竟不必太漂亮。

終於一羣軍官們行近村莊來了。我不能用馬刺踢馬腹而疾馳過去迎接，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沒有馬。因此我對這批大人先生們走過去。

我敬禮並報告；我們握手。於將軍麾下帶着我走過行列。我介紹我的飛行員們，並且說明飛機的種類。



這次檢閱並無什麼可怕的地方，因為將軍不是一個大脾氣的酷刻人，而是一個頗為慈愛的老紳士。他與這人握手，又與那人談話；他知道他們都是盡力報國的人。他並非來找錯處，而是來看看我們——像一個父親看看他的孩子們。我們都感覺到了，真心歡迎他。

況且上級的傲慢無禮又有什麼好處呢？它不能給我們印象；我們祇會對之發笑。祇管自己想自己的。

檢閱有什麼好處呢？任何人都能在內部壞爛發臭的裝具表面加以一層油漆。對不能改變的東西找錯處又有什麼用處呢？

祇不過裝腔作態！

高級官以慈親的態度對待我們，將部下認作自己的孩子們，反而好得多。中隊解散了。我們陪着將軍留在場子上，閒談各種小事情。突然之間電話傳來一個護送任務的命令。第三十二中隊正當值，就起飛昇空。

飛機在場子的上空集合起來而向前線飛去。將軍揮手相送，於是站着凝視着他們的飛走。

他的眼睛仍向西望着，好久不動，雖則最後一架機也已消失於黃昏的天空中不見了。他不跟我們談什麼飛行隊形或戰鬥任務，祇吐露他的願望：「我希望他們全部安全飛回來！」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今天的軍隊是沿着阿拉斯到甘勃來的道路反攻。攻擊的時間和範圍已經通報給我們，還附著敵陣地的略圖一份，我們的職務是保持空中自由，使我們的各地面戰鬥中隊能夠進行工作而不受妨礙。

早晨下細雨。這不是合於作戰的一種天氣，但雲塊逐漸升高，並且變輕了。

我們是在上午十點四十五分起飛的。雨已經停止，祇有一些局部的陣雨。雲塊已經合成一個密封的幕帷，約一千公尺高。

我們不久到達前線，一個德國戰鬥中隊正在前線上空飛行，但到處不見有英國飛機。

我們逗留了一會兒，於是飛進這戰區的界限，但看上去英國飛機不見得出現了。阿奇們頗為熱烈，因為我們飛得這樣低，他們使出全部的勁兒。空中是自由的，我們可以參加底下的戰鬥。那另一戰鬥中隊既飛行於道路的南面，我們將在北面尋找有希望的地面目標。我注意到大多數的砲彈是爆炸於沿阿加契峽谷一帶的草原中；那面當是前線的所在。

我們飛得很低，可以清清楚楚辨德國人和英國人的鋼盔。

英國步兵從盧馬處湧出而企圖前進。我們對他們開火而將他們趕回到房屋的掩蔽下去。那邊，薩特蒙德之後，我們又看到一巨大步兵縱隊在行進。動人

的大目標。他們幾乎沒有看見我們的機會；在我們飄過屋頂而亂打他們的行列的，他們是完全出於意外。他們紛紛四散，在亂地向房屋的掩蔽衝去。

隨後我們再三再四攻擊這個目標，然後再拉起飛機而前飛。一個大轉彎將我們帶回戰線之上。到處我們看見茶褐色軍服——到處是好目標。在白亞西我們射擊一些密集預備隊。

這時我們又在主要戰鬥地帶的上空了。砲彈爆炸的震力竟使我們的飛機搖晃跳舞。

我們發現一個砲隊從巴拉爾的西邊射擊。我們襲擊他的砲手們，他們沒有時間鑽地洞。他們祇在他們砲後跌下去。

在一些圍圍後面，馬匹正在等候着將砲拉走。我向東瞥視，看見草灰色軍隊相距不遠。如我們能夠阻止駕砲車的馬到達砲旁，我們的步兵將虜獲這個砲隊。

祇不過幾分之一秒的時間供給我考慮當前的情況——於是我們駕機進入一個轉彎，對第一個隊伍飛去。砲車和他的六匹馬呈現出來而以不可思議的迅速增大他們的體積。我俯首於我的瞄準器上。兩匹，四匹，六匹馬。棕色發亮的皮毛混雜着一對尊獨色的身形，小的，俯着的身形——他們的駁者。

兩個，四個，六個頭，時俯時停——這時已是頗大的頭了。粗我在衝到牠

們之止不多幾公尺的時候，就盪開去而轉變上昇。我的手指沒有歇按機關槍發射鈕，我不能使自己去射擊那些馬匹。

千種念頭閃過我的腦裏。

殺死一個人是十分容易的人。他配備有武器，和我自己一樣，他知道他是作什麼的，而且他有相同的機會，和我一樣。我們得在戰爭中殺人。戰爭或許是瘋狂的，錯誤的，但戰爭總是戰爭。在戰爭的後面伏有某種目的，雖或不能很清楚很確實，使人人都能明白。

但二個牲口又怎知道人類的戰爭呢？

馬兒們又怎知道戰爭的意義呢？

他們祇不過是犧牲，爲人類的利益而給屠殺的，他們的死亡是不合理的。已前我曾殺死一匹馬。我自己的馬。

他在我在俄國出去巡邏時受了傷。他馱着我跑出敵人的射程後，倒下地  
去。

傷很重，正當要害之處，已絕無醫治好的機會。他躺在地上，很安靜；我跪在他的旁邊，捧着他的頭向我，並用手拍拍他。他的眼睛對我凝視，一對大瞳孔現出難於描述的悲慘。他的痛苦而抖顫的身體發出微弱的聲音。

祇有一個騎士才知道他的馬能夠作他的如何忠實的朋友。祇有會馳入戰場

的人才知道喪失這種朋友是何種的意義。

我撫摸他的皮面凝視他的一對大眼睛——不復顧及周圍會發生什麼事情。如其哥薩克們來到而捉住我，他們可以隨意射擊我；我是不會看到他們的。我周圍的世界已經消滅了。那死亡的急響變得更高了，那拷打他的身體的抽搐變得愈益痛苦了。

冷！  
於是我從皮套中抽出我的手槍，這冷酷無情的手鎗使我的手感覺冰一樣的

冷！——鎗！生命從這對大眼睛裏死滅了。我自己的眼睛對虛空瞪視。

這樣，千種念頭閃過我的腦裏，當時戰鬥正在我身底下進行，我的飛機給渦流振盪得時左時右。

如其這砲隊跑掉了，他的砲就可以再轟擊我們的士兵——可以打傷並殺死他們。我一舉手就可以阻止這個。我是一個軍人，我必須服從。

我看見第一部砲車早已到達砲旁。他已經掉轉頭，人們正將一門砲拖上去。我操縱飛機進入一個陡峭的轉彎而對這一羣飛過去。那隊伍進入我的瞄準器了——兩匹，四匹，六匹馬，諾門種的平闊短鼻子，吸着氣的鼻子——我的手指從機關槍鈕上落下，我的飛機向前面衝，衝過他們的頭上。

馬兒的大眼睛對我瞪視。我的腦海湧滿思想要炸裂了，我什麼樣啦？無論

如何那些砲，不是要停留在那裏嗎？不，他們將拉走它們了。

這是一定要作的事啊。

又一次轉彎——又一次接近。我的機關槍這次射擊了。我的飛行眼鏡模糊了，因此我祇模糊看見一堆蹣跚的馬蹄和聳動的身體。

於是一切過去了，我的飛機向西竄過去。它的機關槍在射擊，但是我的心思已不在它們的目標了。

在我們的歸途中間，我們又經過那個砲兵陣地。我看見那些被拋棄的大砲。在它們的旁邊躺着一輛砲車和六匹死馬，一些路外又是一輛，路旁又是第三輛。每輛有一個棕色的大堆堆——六匹死馬。

灰色，戴着鋼盔的身形從砲旁現出。一排波濤似的狙擊兵前進去佔領那面對敵人的彈穴和壕溝。我們的步兵已經搶到了那砲兵陣地。當我們飛過時，士兵對我們伸手揮舞，欣喜的臉孔大聲歡呼。

反攻已得勝利，我們也已對勝利貢獻了我們的一份氣力。我們事實上虜獲一個英國砲隊，這是一次出奇的勝利——足可在公報中宣佈。

但我在這勝利中並沒有歡樂，我仍舊可以看見兩隻大眼睛——十二隻大眼睛。我已犯了謀殺了。

☆

☆

☆

☆

天氣突然開朗，一陣新起的東風吹走了雲塊，不久就祇有少數小雲球留在地平上了。一個清明澄碧的天空向我們微笑。

這使空中的飛行活動到達頂點。前線報稱強大的英國中隊出現。我們的中隊在下午五點鐘奉命起飛，我們一共九架飛機飛上前線。途間我們看見一個英國中隊，有許多架飛機，正向我們的內地飛去，但我們無法攻擊，因為他們飛得實在太高了。

鐵翼在前線上空到處閃閃發光。正當我們又飛過巴拉爾的時候，我看見十七架飛機的一隊向我們的前線飛過來——沙潑韋斯杜爾菲機、四機和沙潑韋斯卡米爾機。他們低於我們約二百公尺；我們轉過方向，使我們飛出時太陽落在我們的背後。我們上面的空中沒有飛機；這次我們是居高臨下了。

我們飛近英國人們。他們飛的是直線，顯然還不曾看到我們。我發號攻擊；機頭抑下，俯直俯衝下去。石密德在我的左邊，今天似乎特別心急；他飛得幾乎和我一樣高。

一架杜爾菲進入我的瞄準器。他沒有看到我的接近，因為他祇管直飛，毫不留意。一百公尺——八十公尺——五十公尺，這時我的槍開始射擊——三十公尺，英國人側滑而尾巴朝天向下跌落，他的翼子搖撲而裂開。他消失於我底下的深處，可是，我突然發見自己是在他的伴侶中間了。

機門開始。一架沙漢章斯的尾上，史若亞則和一架S.P.13  
機進入轉彎。別的人也和其餘的英國人幹上了，互相腳尾追逐。在我前面的  
一架沙漢章斯機企圖轉彎以躲避我的機槍；我從他的隊形中將他扯開而開始射  
擊。轉彎——一連串——轉彎——又一連串。在他老在轉彎中間，我打不到他  
，但在他想重回他的一羣去而作片刻的直飛時，我的子彈就繞着他的耳朵急響  
。最後他受夠了，就螺旋下降。我不能跟他下去，因為戰鬥吸收我的全部注意  
力。我得去援救馬克斯，他給三個英國人環攻，差不多招架不住了。

這場劇戰已使我們降低不少高度；我們是在四千七百公尺進攻的，這時已  
降到二千公尺。惡戰漸漸分開，英國人向西飛，我們則在前線上空集合起來。  
我們九個都在，但四個英國人却躺在底下了。我的機一個犧牲者的杜爾菲  
的碎片飛散於很大一段的地面上。

英國工作機已跟着他們的驅逐隊同時退走，這時前線是自由了。我們在陣  
地上飛上飛下一些時候，旁觀我們的工作機為砲兵觀測砲火。於是我們轉頭回  
家。沒有英國轟炸中隊的蹤跡，但南邊遠處還有阿奇的烟幕掛在空中。大概轟  
炸機爲了避開我們，已另取一條線路飛回去了。

我們降落；我們四次勝利的消息很快傳開去。我們的士兵全都臉上發亮，  
歡樂地作他們的例常的工作。機械士們檢查飛機而加添汽油，軍械軍曹和他的

助手們給機關槍換配新的彈帶，同時機械軍曹則查勘損傷而着手修理。這孩子能夠跑。他和我們相處得很好，他不過是一個小孩童，但他却自動們的飛機狀況冊，紀錄所有的損失或增加。他跑得這樣急，他的帽子都飛落了，他并不停步去拾，祇管直跑。他已聽到我們的勝利，欣喜非常。

「很好，梅玉，將他寫下吧！」我口誦報告：起飛時間，降落時間，天氣，能見度，所飛達的最大高度，等等，和英國巡邏機的戰鬥。特註：下午七點五分，一架沙潑韋斯村爾非機，在巴拉爾以西的地區，為史丹克中尉降落；下午七點十分，一架沙潑韋斯卡米爾機為史丹克中尉擊落；下午七點八分，一架S.O. 10機為史者亞中尉擊落；下午七點六分，一架沙潑韋斯卡米爾為石密德軍曹擊落。詳情另行報告。

「完了」

「嗟，多可愛啊！」梅玉脫口而出。一句最不合軍事的話！一種對長官的批評，他即使是出於善意，也決不可容許的啊。但我們在這裏自視為軍人，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們祇不過是一個大家庭，在我們中間最年青的一個發洩他的欣喜之情，又有什麼害處呢？

我拍拍梅玉的玫瑰色的面龐，又拉拉他的金色頭髮而叫他走開，他作一有力的反對反向轉彎，繼之以向上一跳，好像一匹小駒，於是這金髮的小圓頭人

就跑走了。

這孩子能够跑。他和我們相處得很好，他還不是一個小孩童，他但却自動投効的。因為他對技術的東西有興趣，他們先將他送進工兵裏面，但他的身體還受不起那邊的辛苦用力的工作，因此他來到了空軍裏面。

有一天晴天，他現身於我們的地方，因終於到了前線而高興，他在這裏工作簡易，他祇不過在需要時幫助一手，而設法使自己變成有用處，他是我們的寫報告人和接電話人；空閑時他拿了望遠鏡坐着，搜索天空有無敵機飛來。他運氣不壞，因為他已置身於戰爭中，然而離火線尚遠。他這樣的青春是不該犧牲掉的。

跟他同一年齡的人有好多坐在戰壕裏呢？有好多在黃土中呢？青年——十七歲的孩子——我們的愉快的青年！

但我們又是什麼樣的人呢？祇不過大幾歲罷了。戰爭開始時我們祇不過十七歲，但我們打了仗。我們行軍，駛騎，打仗，並流血。

現在我們年齡并不大好多。但我們這樣老了。我們已不再屬於年青的一代。我們是老少混合。我的面龐仍舊是光滑的，但有的眼旁已露縐紋，有的口角已帶愁痕，有的額上已現褶條，并非全是如此——許多還不會現出老態。但有一件事是大家相同的，有一件事是大家永不會失去崩——那是眼睛裏面的嚴肅的

神氣。

眼睛看見了太多的苦難，這苦難已深入靈魂而無從拔除了。眼神是內心的反映啊。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 今天我陰鬱地坐在我的房裏，瞪視着黃昏的天空。我的左腿攔在一張椅子上面；我們看護上士在將厚的綑帶包紮上去。我在最近一次飛行中受了輕傷；子彈擦過我的脛骨，情形並不嚴重。我毋需進醫院；我可以留在隊上。

我們是下午起飛的；我們又去掃射戰壕和砲兵陣地。從來在下午頗遲時我們又出去作第二次巡邏；空中飛機頗多，我們曾有幾次戰鬥。我們祇飛上去五架飛機，因為其餘都受了微傷需要修理。

我們在前線上空遇到一羣英國人。他們倚仗人多，聲勢咄咄逼人；我很費了些事才從他們中通過。三架坐在我的背上，另兩架攻我的側面。幾顆子彈打碎了我的座艙裏面的某樣東西；於是我的左腿突然受到可怕的打擊，他的力量將操縱桿送到左邊；我的飛機進入側滑，因而我不會再受到槍彈的爆裂。

我進入一個轉彎，逐漸盤旋而脫離戰場。我覺到腿上燒灼的痛苦，雖則肌肉還能活動，痛得頗為厲害。我斷定傷得不會很嚴重的！

但痛苦老是增加，使我不能使用方向舵。我看出自已在前線已無多大用處

，就飛行回家。其間別的人已經尋到我了，仍以平常的次序組成隊形。我起初想到發射紅色信號，告訴他們我將脫離讓別人來領隊，但我沒有實行，因為我深知四架飛機兵力太弱，而且汽油也所餘有限，無論如何，我們總得不久就回家的。

……結果是我坐在這裏，揣想所受的損害，傷處已不流血，這時也不很痛了。唯一的危險是燒灼怕會引起別的毛病。

我受傷的經過總算不壞。華德是和我一起，從一恭敬的距離對綁帶嗅聞。他嗅到酒的氣味時，就連忙別轉頭去而且打了兩個噴嚏，於是他責備似的看着我，好像在問主人今天將自己包紮起來的是些什麼怪東西。

是的，是的，我的親愛的狗，你不能老嗅玫瑰的香味啊。

今天我有充分的時間料理公事了。我的文書軍曹覺得高興，因為我總算有一次安坐而細聽他所說的一切了，每片雲是有一個銀襪裏的啊。

### 第九章 佛日山間的閒散日子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各種事情正進行之中，我們的官兵不斷地聚為一小羣一小羣的，一邊談話，一邊猜測。我們將作另一次調動。命令已經來到，要我們收拾各物，打成包裹，並且拆開所有的飛機，連同福克機在內。

他們將叫我們作什麼呢？我們的戰區一直是前線最忙碌的部份。我們在這

裏是需要的，敵人在數目上的優勢確乎很大；他們怎樣能夠將三個驅逐中隊送走呢？我們將上那裏去呢？鄰近的地方決不會去，因為如果如此，我們是可以飛往新的飛行場的，何必拆開飛機，打起包來運呢。這事情很令人迷惑。

我拿着一根手杖，蹣跚來踱去，監督工作。我現在不太注意我的創傷了。在一方面講，我不無有些高興，這調動暫時停止了我們的飛行活動，我趁此機會可以多養養我的腿傷，但在一方面講。我心裡却不十分明白這件事的情由。

在什麼戰場我們能被需要呢？總在我們需坐火車前往的地方——不會是俄國或者巴爾幹的。意大利？或許是的。

我們談論，我們猜測，我們找不到解答。意大利？這念頭立刻被採納，自然：要去的地方祇能是意大利。我們拿出世界那一部分的地圖，互相談論，而且想像出許多美麗的景色。這裏已是秋天了；暖和的南方旅行恰巧是對我們合式的事情。

到了黃昏時候，我們已將包裝的工忙大部份作好了，因此我們恣意享受我們將來的美麗景象。直至深夜。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我們所有的飛機都已拆開，包括福克機在內。機身擱在棚廠裏面，它們的翼子就靠它找的上面；它們看上去頗為肥胖，還帶着些磕睡的神氣。它們像是懸於隱蔽處所的蛹，在等待它們的覺醒時間的來到。

我們既無飛機可飛，所有戰鬥活動祇得一齊停止。我們立刻全變成紳士，自由自在，毫無拘束。

我們已經收拾好行李，完畢了我們的工作。我們自己幹什麼呢？祇有一件事可作，那就是操練我們的士兵；這個會使我們受到相當麻煩，而他們所受的煩惱還要多。這又何苦來呢。現在我們差不多覺得手頭有好多的空閒時間，因為我們要猜測這次調動的目的，設法解決這個隱謎，也就夠忙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這簡直是莫明其妙。我們已經在拆開飛機機旁邊徘徊了一個星期之久，懶懶地看着劇烈的戰鬥在前線進行而我們的士兵沒有飛機的協助。我們必須安坐，睜眼看着英國轟炸中隊每天飛過來而在我們的附近下蛋。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難當道局已經忘記了我們嗎？

我們總弄不明白，縱使我們一天打一百次電話。我們所得答覆老是一句話，即我們上車的命令隨時會下來的。

這種等待使人心焦，實在可怕。

我們到附近地方旅行，但並沒有什麼可看。這地區比較荒涼，各村莊外觀大致相同。但縱使它們景緻美麗，也不會使我們喜悅，因為我們心裏不高興，什麼事情都不會合意的。在這最後的幾天內，我們有許多要咒罵。

第繳鎮給予我們一消遣種，因為那裏有一個德國戲劇隊，每晚表演。好戲

，演得不壞，台舞也很漂亮。但看完後，我們並不上什麼地方去喝一杯啤酒。我們立刻趕回隊上，希望我們的行軍命令或許已經來到。但是我們祇管希望，却總不見實現。

我們真不知要如何想法。軍事當局有許多飛機聽他們使用，竟可以放棄整個驅逐大隊嗎？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我正想冒一大不韙，將福流機重新裝合幾架來飛，但今天命令總算來了。

我們的火車停在布欽車站的一道側線上等候我們。隊部離車站不遠，我們的裝載工作做得很快。我們的飛機已經搬上平車，每節平車裝兩架。我們的支柱向北向外指着，看上去簡直像太古時代的怪物。列車突然震動，向前移動了幾公尺，讓新的平車能夠開上側線。我們搬運汽車駛到火車旁邊，來來去去，很快；最後是開來了人員的座車。

列車很長，我們用不到全部的座車，要想把多餘的去掉。但車站上的指揮人不答允；理由是命令規定要這樣多的坐車。又有這樣多的人必須跟我們同走。好吧，讓它去就是了！

我們發見自己可以趁心安排，我們既有充分的時間，就設法把我們的車輛佈置成「死車」。那裝載我們的汽車的一節平車掛於我們的坐車之後，使我們可

用它作為瞭望車。在這節車後，掛的是炊事車和飲食車。

我們的軍需官已將一節普通的裝牛車佈置成一節良好的臥車，供給他自己受用。他的牀安設在一個角落裏，鋪了乾淨的被單和奢華的皮毛氈；他的寫字檯和靠椅也放好，還帶着文具什物，另有一張桌子，上面陳設了插着鮮花的花瓶。車壁上掛了氈子，氈子上掛了幾張圖畫。他甚至還裝設了一個小火爐。這節車引起了普遍的羨妬；我們認為它是荒誕地奢華——好得可作有錢的美人的閨閣。

於是來了我們的電燈發電機——那給予全體最大的快樂。每節坐車接過了電流，又裝好了燈泡，使它們都大放光明。長得相當於列車的電線引起車站官員們的不歡，但我們置之不理。主要的事我們得了明亮的燈光。我們傲然闖開這送上來備用的蠟燭。

在下午六點鐘，我們已準備好開車。盧聖阿芒從他所踞的山頭上向下望我們。我們的棚廠是空的，所有的安定性又從我們的生活中移開了。我們幾乎已經不大記得我們曾有一個短時期住在那裏的事。

六點十五分，我們聽到開車的口笛。在最後的時刻，我的狗華德跳出火車，想跑回他的舊住所。不知爲了什麼理由他沒有像我們那樣快忘記它們。那理由立刻就給看出來了，在側線附近的一塊田裏站着一條長毛垂耳的小牝狗，正

搖着她的尾巴。她是住在我們的食堂旁邊一個人家養的阿迷，華德跟她戀愛極其熱烈。

華德快樂地吠，跳向他的女友。他們開始一串的愉快的嬉戲，在田裏跳上跳下，好像世上沒有火車要開走這種的事情的。吹口哨和呼喚都沒有用。要捉這個畜生頗非易易。但最後我們把他弄上了車，將他繫在座腳上。以防他再逃。阿迷站在月台上，悲傷地凝視我們的窗子。於是她抽了一口氣，直到她嗅到機車的烟氣，她才慢慢轉身，走回家去。

火車開動了，那裏去呢？那裏去呢？這次我們的系念真不小。

我們開車時，天還相當亮，目前我們的車子是開赴伐倫與尼。一個英國轟炸中隊正高高地在我們的頭頂上飛。我們的前途希望不很樂觀，因為這些襲擊者常常將鐵路線作爲他們的目標，不幸我們却是坐在火車裏，不是坐在我們的飛機裏。如果他們投些東西在我們的車頂上，那就是極不愉快的事了，但是英國人却消失於遠處，我們的火車繼續它的旅行，載着我們駛往更和平的鄉野去。

我們從伐倫與尼向東，駛行於蒙斯的方向中。這跟我們的猜測相符。夜了。我們既知道路線一時不能改變，就安心去睡覺，明天自會帶給我們更多的消息。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早晨顯示給我們一個大鎮，有城牆和堡壘，還有高塔和華廈，這是納摩。

「注意！意大利去的路在何處呢？向南！不錯！火車正向南駛啊。」

它行過美麗的謬斯峽谷，駛向狄能德。我們在車上向陽取暖，觀賞風景，洛契福德。列勃拉孟。阿里爾，盧森堡。台鄧霍夫。

白天漸盡，又是夜晚了。

最後，在二十七日的晚上，我們到達了米資。在到達那裏以前，我們曾在一個臨時車站停靠——在華貝地方，他們現在將它改叫作華賓根。但是他們將亞爾薩斯洛林區裏面的地名變作德國化，不免稍微遲了些。他們直過了四十年才作這個，現在我怕已經來不及了。

恰在我們駛進米資車站時，放了敵機來襲的警報。一霎眼間，各候車室都走空了，大家都奔赴地下室去。我們和我們的火車被遺留下來，孤另另地呆在當關天無比的世界中，幸而敵人很客氣，不曾投彈在我們身上。但是高射砲彈的爆炸却在我們的附近造成一大片喧嚷的聲音。

我們漸漸覺得不耐煩，因為除等候以外，什麼也不能作，於是我們的樂隊開奏一支曲子。甜密的調子不久就引動各種的人從地下室跑出來，到了有人在我們的飲食車裏打開一桶啤酒的時候，我們周圍這一個小天地的事情就得變成

很有生氣了。聚集於火車周圍的人不少，但不久就有一個站長走來，責備我們擾亂秩序，妨礙交通。他對於我們的歡愉生活，很發脾氣。

我們在米賓停得這樣久，不覺担心他們要叫我們在這裏下車，但最後我們仍舊繼續前進。其間我們設法探聽到一些關於我們的目的地的消息。我們不是上意大利——不幸之至。我們已近旅程的終點，因為我們將在這些部分的某處停下。

這真發生着什麼的事情呢？我們對於前途並不特別歡喜，我們中間正夢想南歐澄碧天空的飛行的幾位更不斷地在詛咒。明天我們就可以知道清楚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火車常停，而停得很久，令人生疑。我們已距離薩亞堡不遠。最後我們的火車開上一道側線，停了下來。我們大隊上的副官長歡迎我們，帶來我們要在這裏下車的消息。

我們真不懂我們在這地方幹些什麼出來。雙方都不曾在這裏採取過攻勢；全部的西綫就算這裏最平靜。但命令是命令，因此我們開始卸東西。

第一步我先取下一輛汽車，坐了出去探問確實的消息。在薩亞堡我遇見我們的大隊長，他告訴了我必要的細節。我們之被派遣到這裏來，是要伏着守候幾乎每天飛入德國的重轟炸中隊。我們將用布爾的校場作為飛機場。營舍還不曾派定，但我們可到布爾，石納克清蒲契，墨克清霍夫，和紐霍夫自己去安排。

我們的住所不免很擠。因為這些都是小村莊，沒有大建築的。我們拿地圖想搜索一所別墅，結果白忙了一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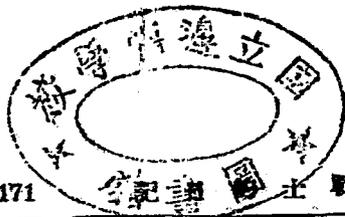
我得到機場的南部設立隊部，石納克肯蒲契作我們的營舍。石納克肯蒲契與墨克肯霍夫（意譯為蝸牛林與蠅田）的名字就不能獲取人家的信件，但我們必須先看地方，然後再罵。

我驅車回站，派出一隊人作前站。於是我們動身上新飛機場去。

它是一個極大的地方，立在一面看不見對面。一端多到數不清的木棚廠，足容三十個中隊之用。

機場北邊是個巴威中隊佔用的，它已經來了一些時候了。我們遇見老朋友們，獲得一些關於這地方的消息。我們所聽到的不很使人上勁；事實上這裏絕無敵機活動。飛過的祇有那些訪問德國的轟炸中隊，而且它們總是飛於極大的高度。機場很不壞，但常常受到轟炸。我們想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一切都清清楚楚呈露着，這許多棚廠就夠吸引炸彈的了。在我們搬進去時，我們尋到很少的炸彈坑穴，從它們的大小來判斷，他們給予我們的炸彈實是最精良的一種。

石納克肯蒲契是一個無足稱道的村莊，房屋污穢，但却位於很美麗的環境中，相距萊因——邁恩運河不遠。我們和居民們大吵特吵。他們太吝嗇，一廂



房子都不想給我們；老是訴說他們是德國的子民，然而實際却滿口說的法國話。然而我們不久就制服了他們，將那裏所有的好房間都佔據，讓他們自己去埋怨，自己去發氣。

我們得先盡心照料我們的士兵們，已前我們在法國和比利時的宿營，總設法與出借房子的人民弄得很好，但我們不預備跟這批暴民爭辯。當然，他們祇會吃虧，如其他們好好相待，他們自會佔到種種便宜的。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我們動手佈置，又忙碌了一番，工作很費事，因為搬東西的路遠。機械士們收拾飛機，準備我們使用，別人也各有事作。

在這工作進行的當兒，我跟我們的大隊長駕車巡行這個區域，尋覓可作飛機場用的地方，風景實在美麗，但並沒有許多地點可作飛機場，因為這是一個丘陵的鄉野，有的地方還有山嶺，森林河道也很多。但我們的短途旅行實足賞心悅目；季節是秋天，樹木點綴濃藍的顏色。房屋的構造常常使我想起自己的鄉村，居民中間有許多人說德國話，我覺得真像在國內作假日旅行。

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我們作初次的試飛，看一看這區域的情狀。

萊因——邁恩河從東西的直流。在上前線的半途，我們經過格特李孫琪地方的許多大魚池；隨後又經過一大片樹林。前線相近派洛，從那裏折向東南的勃拉素。

空中無物可見——沒有一架飛機和氣球。對於我們真是一種傷心的地方；我們極其無聊，整天咒罵。我們對石萊契上尉談判告訴他說擺一個驅逐中隊在這裏一無用處。他同意於我們的話。承認他並不要有我們。但隨即神秘地微笑，並暗示事情不久會兩樣的；我們必須等候並且相信他。如某石萊契說那樣，它一定不會錯。我們姑且再希望一下。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日 今天我們得到最大的驚奇。

總司令部頒下命令，開明第二十三中隊，第三十二中隊與第三十五中隊，再加上第三十四中隊，編成巴威驅逐大隊第四，大隊長馮石萊契上尉。我們此後幾天內必定還有調動的。

這好消息傳來。我們十分歡喜。

我們飛往前線。路經魚池時，就試試我們的槍。魚池之一有一個小島。正確些說，一片蘆葦。這個供給了槍靶，我們再在四周的水中很好看出發發的效果。我們飛過時，驚走一羣野鴨。

前線無一事可作，飛機一架不見，巨大的森林完全遮蓋了我們身下地面的活動；這裏那裏偶然現出一段壕溝，說明這裏有一道戰線。然而我們對於發見戰線的位置，並不感覺特別興趣，因為我們不久要開動，就無需要弄熟這裏的事實了。

許多阿奇煙氣在我們的四周爆炸着。法國砲兵們有一件事與他們的英國兄弟相同；他們歡喜用彈煙塗滿天空。

盧尼維爾躺在我們的下面——一九一四年的舊記憶！那裏有味屈列蒙森林，我們曾在敵人用重砲轟擊時藏身過；又有過往恩維爾的道路，我們曾在上面騁；又有拉維爾梳薩薩，我們曾紮過營。

整天的輕爽氣息蓋在大地上。

我們轉頭回家去。在這裏浪費汽油，簡直是發傻。

運河蜿蜒流過我們底下的地上，像一條寬闊而光亮的帶子。我立刻降低高度，掠過水面而向東飛行。拉茄特躺在我的前面。這裏是巴威烏爾騎兵旅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一日衝上去攻擊的地方。這裏是闊廣的田野，向運河傾斜下去，黃色的土地曾響出千萬的鐵蹄聲，那裏是樹林的一角，我自己所隸屬的團就在那裏虜獲敵人的大砲——巴威軍隊開戰以來所虜獲的第一批大砲。我飛過那會見過大量流血的橋樑，又飛過那攻擊被阻遏的拉茄德的房屋。在那些日子。我們深感炎熱之苦；閃耀於山頂與穀田上的光是一大片浮動的金黃色，田禾已經成熟了。但現在秋天的氣息懸於地面。大自然藏在深坑的和平之中。我繞着田野飛，我降低高度。在樹木之下，我看見一個從前沒有的紀念碑。它是巨大的石頭形成的，碑面上刻有字，「巴威騎兵七軍官安睡此處。」

## 第十章 在搖動的前線上

一九一八年十月四日 敵人已經發動他的全線大攻勢。自北海到瑟斯之間，處處都在戰鬥，但甘勃來仍舊是主戰場，這加速了總司令部的決心，再將我們送到那裏去。

我們的開拔命令是本晚來到的。我們立刻動手拆卸飛機，我們的士兵通夜狂熱地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 各中隊長應召去見大隊長。「如果我們今天就飛往新戰地，你們的意見以爲如何？」他問。「這比坐火車快些，我們可以在中隊到達以前尋找飛機場。節省許多時間。」

好主意。飛行比較坐車舒服得多。如其運氣好，途間還可以捕捉敵人的轟炸中隊哩。

我們商定了出發的時刻。中午時，尤隊長石萊契，他的副官，與別的中隊長們都來會合我。一點十五分，我們起高北飛。

這是一次愉快的飛行。我們並不飛機，祇約一千公尺，俾能暢觀地面所發生的一切情形。我們五架飛機在燦爛的陽光下前進，單是看看。已經夠令人愉快。我們飛得很密集，彼此指點地上的各種美景。

我們飛西北的航向。起初先見到大森林與湖泊。隨又經過彭斯道夫換車站，其後一條大河閃耀於我們的左邊。它愈變愈相近我們的飛機，直至一座大城從灰色的雲霧中現出——米資。

前進，向西北進！我們的西邊現出一條彩色燦爛的山嶺，與我們作伴了好些時候——洛倫斯，於是又一條大河迎接我們——謬斯。我們依着它飛行而在毛戎地方降落。因為這裏有一個屬於一個軍團的飛機庫，我們可以加油。

於是我們繼續飛行。亞爾丁的濃綠森林我們的右前方升起；謬斯峽谷的大城鎮看去猶如串在線上的珠子。西頓，查理維爾。謬斯折而向北，彎彎曲曲行過亞爾丁的高地，而在富謀脫出我們的視線。

右邊仍有大森林，但左邊却是平鄉野。洛克洛，漢孫，阿末尼斯。

這時見到一條向北通至毛具其的大路。我們已經到達一個早前就熟悉的地區了。包伐躺在我們的前面，像一顆大星。九條寬直的路集合在這裏，使它成爲一個次錯不了的地面標誌。

我們降落在包伐的飛行場上，將我們的飛機放入棚廠。那裏的大隊借給我們一輛汽車，我們就向坤斯諾的軍團司令部直駛。

我們在那裏得知情況並不特別有希望。我們的退却仍在繼續；強大的敵軍正緊迫在珊後跟。火線現在恰位於甘勃來與杜埃之前，我們必須尋覓類後方的

飛行場，大約在蒙斯與秀因線的附近。

今天時間已來不及作什麼了。我們尋找住所，但到處擁擠了人。最後我們得了一個屋頂小閣，我與第二十三中隊長隊的西華爾特同睡了一張狹床。最不舒服的一夜，我們祇有一床小氈子，真冷得可以。次晨藉了熱咖啡的力量才慢慢溫暖起來。

一九一八年十月六日 八小時的繼續汽車駛行。我們行遍這地區，但在這裏找飛行場却並不容易。四鄉人口衆多，簡直不見大片的田地。我們各處遇到大農場，溝渠縱橫，圍着欄柵，還開有花園，這些固可博農人歡心，但老使我們嘆氣。

在蒙斯休息了一下。這裏我們仍能得到各種吃的東西，就自己犒賞了一次。隨後我們仍繼續我們的尋找工作，但總找不到適當的地方。

回到坤斯諾，我們爬進了冷的床鋪裏。

一九一八年十月七日 今天我們運氣好了一些。我們找到了飛行場。地方是小的，而且還要大加整理才能用，但總算達到了目的了。四個中隊不能同時容納在一處；第二十三與第三十二中隊必須到哈明格尼去，第二十四與第三十五中隊則駐於苟芙柳。一切安排定，連兵舍也分配好了。我們這時除等候各中隊開來外，別無他事可作。我們駕車到蒙斯，住在那裏，因為我們可以得好房

聞，毋需再受凍。

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 那個代為照料我們的飛機的大隊已經向後移動，我們必須將飛機放在別處。結果我們將它們飛到毛貝其，交托給另一大隊，並決定自己也留在那裏。事態很不舒服；我們不很知道自己屬於何處，而且隨身帶來的東西很少，行李都不在身旁。

天氣已經變壞，有霧，且下小雨。我祇帶有一件雨衣，在車裏受了雨淋風吹後，傷風病發作，喉痛發燒。但我現在不能病倒的，因此勉強行動，直至無法再行掙扎。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 我躺在毛貝其郊外一家法國人的家裏。我寂寞已極！祇望中隊快些開到。

我沒有氣力舉起自己的手臂，烈而心裏又極不寧靜，祇想動作，我日夜聽到行軍縱隊的步伐聲，他們都向後方退的。跟他們一起的是長行列的車輛，與從前線撤退而向東流浪的難民們。我們愈被迫後退，難民人數也將愈來愈多。我的熱度造出各種的幻象。我幻想自己獨自被遺留在這裏，給敵人發現。

然而，我在這裏並無什麼可以抱怨。這法國人家用心看護我，令人感動。他們帶給我各種有益於我或使我快樂的東西——酒，菓子汁，與書籍，但不肯接受我的錢。

那位法國老人常常來坐在我的旁邊，告訴我許多故事。我們自然免不了談到戰爭；德國人正在退却，連小孩子也看得出，已毋庸予以掩飾。難民每天帶來新的不幸的消息；法國人據說已突破羅卡托，英國騎兵已到達里爾。那老人聞其國人得勝，自然很欣喜，但他並不對我現出得意的形狀。他祇說戰爭實是一個大災禍；再者他怕戰事會蔓延到這裏。他深愛他的家，因為那是他一生勞苦省儉的結果，他的老眼憂愁地凝視我房間裏的各種物件。

未來是充滿了不確實。戰爭真是大災禍。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祇望中隊就能開來！這等待真叫人耐不住。

我房間裏面有一幅法國與比利時的地圖，我的地主在上面劃下了戰線。它看上去恰像我們自己的地圖，但他自然是從相反的觀點去看的。他用墨水劃粗線——老是愈劃愈東，每條線都註有日期。在十月十日，他劃一圈子圍着甘勃來。這城是那天陷落的。昨天他在前線南部劃出一大塊地方——法國人是在萊明特達姆陣地了。今天他又在拉洪之東劃了一條線。這老人如何得到這樣正確的消息的呢？他劃的線是正確的。它們從牆上睨視我，像黑蛇似的鑽進我的頭腦。

今晚西華爾特來看過我，他說明天中隊就到了。那時他將吩咐我的車子來接我。好了，我祇要再痛苦一夜了。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 我在房間裏面等待，衣服穿好，一切準備妥當。我的溫度已恢復正常，但仍覺得軟弱，試步時腿部發抖。

突然之間房門發猛烈撞開；我的狗華幾衝了進來，高興得幾乎將我撕成一片片。於是司機魏勃進來接我，小心地扶我出去，走到車子裏面。他給我帶來了皮大衣和毛氈子，將我包裹起來。史都亞與阿希也同來的，他們告訴我關於隊上的事情。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過，這次旅行是一路平安。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 我們宿營在苟芙柳。天下雨。寒冷的北風直刮過來，灰色的雲霧蓋在地上。路上是一條深深的泥水溝，我們越過作為我們的飛行場的草地時，走一步就造成一個小水潭。但這正是最適合的天氣，因為它讓我們得以從容地裝配飛機。

鄰近飛行場，祇隔一條道路，有一座寬大的房子，給美麗的花木圍着。它簡直可以稱作別墅。這是我們的宿舍與會食堂。

第三十四驅逐中隊已經來到，宿營地距我們的不遠。我愉快地會見了幾位老同袍，但許多在羅克康輕快地分袂的人已經不見了。我又看見許多新面孔——我所不認識的人的面孔；他們是我的老朋友的補充。第三十四中隊有許多生人——對於我是太多了。

卜德與凱雪爾仍在我的老中隊上。我與他們長談，彼此要說的話太多了。

幾乎每句話都是以「你記得——」開始，接着點點頭說道：「是的，那些日子真是偉大。」

梅遠，這位老是幸運的人，已被敵人擊中發火燒死。包恩芬特中尉一天失蹤以後，就從不會再有消息。笛妥爾受了傷，現在國內休養，石密德獲了多次勝利，昇任中隊長，現在香賓作戰。事情就是這樣進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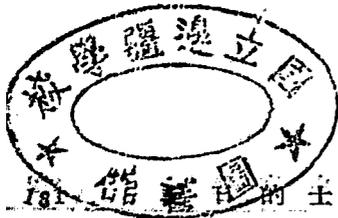
他們的生活是不同的，但大體上却相像。飛行——老是飛行和擊落敵人——有時許多勝利和大成功——於是故事終止於一次最後的飛行，一次陣亡的戰鬥，與一次機。

那是我的全體的結局，那是我們的共同命運。有的生命較長，有的幾乎一出仗就完結。但全體都是一個樣子的結局。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我得到飛行學校的信說，我的老偵察員正在那裏等待我的同意後分發到我的隊上來。親愛的老赫爾摩——他終於設法進了學校。現在已經畢業而要加入我的中隊了。我想到可以重新見他，十分歡喜；我已經很久未得他的消息了。

飛行學校也移到後方，現在是在尼維里斯。但這裏去並不很遠，因此我飛去訪問他。

我發見尼維里斯的一切活動如常。飛行場有許多飛機，它們不停地起落。



其中一架現出了一個帽子與飛行眼鏡掩蓋了面目的身形，一個長大漢子，他對於小的單座飛機實在是太長了。一條長得似乎永無盡頭的腿子跨出來，接着又是一條，我真不懂它們的主人如何在飛機裏面找出地方來擺放它們的。

於是這身形對我走過來，扯去臉上的飛行皮帽與眼鏡，我就看見了赫爾摩，正對着我極欣喜地笑。我們的手緊緊握住，好久不肯放開。

於是我直走到學校的辦公室，送進我的請求書。不久就辦完一切手續，赫爾摩幾天後就可以到我的隊上來了。我們一定可以得到極快樂的日子。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屏希的小鎮距我們的飛行場不遠；它約在正東十公里外。一九一四年冬，我的中隊曾駐紮過那裏。我們曾在那裏過耶穌聖誕！一個我很願回想的快樂的時候。我決定再到那裏去看一看。

什麼都沒有變動；我記得每一所房子。所不同的是它顯得更有生氣了。駐紮那地方的各部隊的人滿街活動。舊日它是一個安靜的，夢境似的地方，因戰事的爆發而略略有些激動。

我在菊諾德先生的門前拉鈴。在那些日子，我們常常向他們買酒，他常常到我們的會食堂裏來吃飯，也常常在他的家裏款待我們。我們與他過從得很好。

「哈囉，草安，先生，你好嗎？」

「早安，先生，有何貴幹嗎？」

「你不認識我了吧？」

「不認識，先生。」

「請看，我的刷服——草綠褲子上鑲個紅條子——一九一四年耶穌聖誕

。喔，莫見怪！真想不到——原來是史丹克先生！喔——好極了！」

他叫出了太太。她預備飯，又從地窖裏面取出最好的酒。於是我們開始縱談，菊諾德先生記得奮鬥的一切往事，他提起我們的一切同伴，又一一詢問他們的狀況。他知道我們的老隊長已經死了——他偶然聽到這消息的，又說希屏全鎮得知後都會爲他難過。鎮上的居民對於那些日子的回憶都是愉快的，我們走後開來一個普魯王步兵連，他們相處得就沒有這樣好了。

菊諾德帶我去看了好些熟人，他們全都誠懇招待我。我們又去訪問那家酒館，在那裏我們曾吃多次夜飯，又曾擺設過聖誕樹的。女主人長得稍爲胖了一些了；她的大女兒已經結婚，現居布魯塞爾，但別的並無改變。

「珍妮呢？」

珍妮是一位美麗的金髮少女。她正就是那種旅館主人的女兒，因此就成爲我們所崇拜的人。我當時是從頭到腳地愛她——當然是在一些距離之外的。我

每得與她談話的機會就覺得十分快樂，在分別前她與我握手的時候，猶如置身七重天。夜間她的情影常常出現於我的夢中，這些夢境又總是勇敢的不安定的。但那是發生於一個人才祇有十七歲的時候。那時的心是敞開的，猶如花朵，思想出入於心中，猶如春天的蜜蜂。

珍妮走了進來——幾乎投身於我的頸上。她及時想到還有別的人在場。我們互談舊事，直至時間已遲，我才無可奈何地回去。我得與許多手相握，又帶了許多好意與忠告一同回去。我受到叮囑，要我飛行時謹慎。注意自己的安全。一戰事過去的時候務必再來看看我們。——

是的，戰事過去的時候……事情又是怎樣呢？

再會，再會，你們這些親愛的人！

珍妮很長久地立着揮動她的手帕，這手帕曾拭有她的珠淚。我很長久地看到那手帕在蒼然的暮色中成爲一個白點點。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日，好些飛行員已經加入我們的中隊，逐漸地我們補足了編制上的額數。赫爾摩，盧獨味西到了，他飛的是一架浦爾茲的飛機。方向陀螺鐘撥向前面之後，才容下了他的長腿。我非常高興赫爾摩的加入我們的中隊。

漢斯中尉比他早來一天，帶來了樂觀主義與一個偉大事業的展望。他要立

刻飛出去落擊一個敵人，但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因為漢斯是一個新手，完全沒有前線的經驗。我得逐漸引導他明白實際作戰的方法。

他在明白擊落敵人並不這樣容易時，又要去攻擊敵人的繫留氣球。但我不能讓他就去。因為攻擊氣球得依賴種種環境與條件才能成功。我不敢讓他盲目地去攻擊，亂幹的結果他一定是犧牲自己的性命。

漢斯不明白這層道理。他心裏憤憤的，對我簡直有些莽撞，那種精神是我所喜見於青年飛行員的；我寧願他們太倔強，不願他們太馴順。我們可以對漢斯懷抱一些希望。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天氣還沒有怎樣變動，每逢雨歇我們飛往前線的時候，總看不見多少東西。滿天蓋着厚霧。

我們的新戰區與舊的差不多，祇是更被推移得向東面一些而已。包伐是我們的地面標誌，因為有一條直路從那裏通到苟芙柳，又有一條路通到羅卡托，也同樣的直。這第一條路決不會認錯。因為它經過一座大森林的邊上。這差不多就是新戰區的南邊界線。向北去則我們的區域直伸展到伐倫與尼。

我們常常遇到英國飛機，而與他們交手，但一般地說，我們總是獨自在空中，而且差不多尋不到我們的道路。鄉野似乎變得更加寬闊了。它給予我們孤獨的感覺。

前線這時是在聖阿芒，第敵沙里斯米，與羅卡托同一條線上，但你幾乎不能將它叫作前線。後衛戰鬥不斷發生於曠野中，敵人差不多每天獲得勝利。我們在十九日失陷了奧斯登特，二十日我們放棄了全部的海岸線。

總司令部想造成一條新的戰線而集中大軍在它的後面。這條線當從伊克羅起始，經鄂因茲與都爾那，而至伐倫與尼，他們稱之為罕曼線，希望在那裏阻止敵人的前進。

我們在惡劣天氣中飛行，但並不覺得快樂。我們永不知道自己的軍隊究竟在那裏，但立刻會曉得我們已經飛過了敵人的前線的事實，因為我們總是受到猛然的射擊。歸途常常感受困難，雲直掛到地面，覓路不易。我們一到包伐就高興了，我們可以沿着大路而摸索回去。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日，落雨。我們奉命保護一架偵察機，陪伴他在伐倫與尼區域飛行。底下的地面因洪水泛濫的結果，已變成了一個大湖。一片片污穢灰色的水，躺在地面，反映出隱暗的雲。我們的工作不久就做完了，我們證實了敵方有許多預備隊存在。空中敵機極少。我們在歸途經過沙里斯米的郊外。又發現那裏有強大的敵軍。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們的前線已重新覺醒而進行大戰。伐倫與尼是戰鬥的中心。

我們起飛了三次，發見戰場上面的濛濛的空中有不少敵機活動。我們與敵巡邏機着實打了幾次，他們並不能阻止我們的逃走。幾架敵機座機。

一個英國人被迫下降。他在一個洪水所浸的草原飄翔很久；於是他將飛機落於水上的。像一隻鴨子，我們看到他的飛機翻身。這時節落入寒冷的水中一定是件最不舒服的事，但歸根說起來，現在的飛行也不算是舒服的。工作

太陽似乎永久消滅了，颶風吹得我發抖，寒氣直鑽進骨頭。上面沒有光明，落下來，底下祇有死沉沉的灰色土地。

……地面我軍正在退却。

我們已不再與自己的軍隊連絡了，所得的信息祇是一些簡短的命令。我們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環境一天天愈變愈寂寞了。

我們已不再相信勝利，但我們仍舊抱着希望心。我們仍深處於敵人的土地裏面。一次退却並不見得就是頂壞的事情。我們曾能夠在什麼地方安定起線，抵抗住敵人而造成一條新的戰線。

我們還沒有失敗，我們聽到法國軍隊裏面發生叛變，我們又聽到敵人提議講和與和平的渴望。

但我們也聽說我們自己的軍隊差不多用盡了。德國國內的來信說到叛變與

革命的計劃。我們對於這些事情並無確實消息，而且也不願意去意相信它們。我們祇管繼續飛行與作戰。

我們是孤獨處身在一個正在劇變着而為我們所不能了解的世界中。我們已不相信勝利，但我們仍抱着希望心。

太陽已落入灰色霧中了。

### 第十一章 這是戰爭的結局嗎？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許多縱隊開入荷芙柳。疲乏衰弱的馬匹拖着車輛吃力地一步一步走，停下來時差不多站不住身子。馭者們口中喃喃不絕，將馬匹解開，再去尋覓倉房與牛欄作為馬廄。

戰線繼續向東移動，退却正在進行。其伸出的爪距已經到達我們這裏了。

更多的縱隊完全從霧中出現，行過我們的旁邊，而消失於不曉得的遠處。街道上的泥濘吞滅了一切的聲音；我們聽不到車輪的隆隆，也聽不到馬蹄的得得。薄霧顯出模糊的形體。隨後又將它們吞滅。這些縱隊經過我們的旁邊，如同鬼的行列，接着就在灰色的團團中隱去，退却仍舊在繼續。

我們也已接到退却的命令。我們又得尋覓一個飛機塢。尋覓的工作愈來愈覺困難，因為我們是退入一個大工業區裏面。這裏的鄉野看去好像一幅太城鎮。

在長時間的訪求之後，我在戈西里斯地方給我的中隊找到了一個好場子。但我們仍得先作許多佈置與準備。我們的前站隊伍先開過去工作，至全隊隨遷移則照往例辦理。

我們在戈西斯又遇到了根據地官員們，立刻跟他們發生一場爭吵。飛行場附近有一小別墅，我指定這地方作中隊的官住住所。這辦法有一大優點，全部飛行員可住在一起，如逢緊急的事情，招呼極爲容易。

當然，那地遊獵項住有根據地的老婦們。鎮上原有一些兵舍，地方一樣的好，但這些根據地老婦們却不肯掉換；他們對於客氣的請求與不容氣的要求，全都不理。我們祇能詭異他們的厚臉皮，他們似乎以爲戰爭的唯一目的即在給予他們住在奢華的房子裏面好吃好喝的機會。

謝天謝地，我祇和總司令部打了一次電話，就把事情解決了。接着命令就下來，坐龍根據地老爺們應讓出凡爲我們所需要的營舍。他們滾出去時簡直氣瘋了。

我們並不在乎。我們對於這樣的勝利並不感覺快樂，這些不過瑣屑的小事。我們沒有時間來管這種事情。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天氣總算晴朗了。太陽照耀在天空，祇有幾塊雲將它們的影子投到地上。

但突然之間已是秋天的季節，空氣是不同了；它含有肅殺之氣，視線有一些迷濛；然而霧氣已非夏天的塵埃而是成層成條的霧。不久以前森林還是全綠，但現在它們躺在我們的底下，完全是紅色與黃色了。包伐附近的森林像一塊極大的銅片；在它的邊緣上有幾條河還有綠的草地，看上去像是一塊塊銅線。我的飛機底下的秋天風景，不是棕色就是深黃色。

俄倫與尼附近正在激戰。我們在那裏遇見許多敵機，上上下下都是，強大的敵編隊正飛往我們的後方；空戰極多。敵人的數量是一天天在增加。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我們的移動是完竣了。這次特別麻煩，因為天幕又要拆又要裝，工作很多，我們的卡車有多輛行駛度過而損壞，不得不進廠修理。我們手頭可供運輸的車輛太少了。

但最後我們的遷移總算完成，飛行場上也一切安排好了。我們運氣不壞，得到好營舍。房子清潔寬大，兩邊的側廂地方很多。我們自己約束自己，不去借用正房，這些壯麗的房間地板漆得極光潔，傢具都是最上等的東西，糟塌壞事實在可惜。陳設中有許多珍貴的磁器與古董。我們因此將食堂設在車夫的房屋裏面，那裏一切東西都比較合於實用，而且更為舒適一些。

湖壁四周為花木所圍，有好些老樹，其中有的已經枯禿了。兩株大櫻樹覆蓋了一個池塘，它們的枝條倒掛到平靜的水面。樹葉已透出深紅色。

三了我們所徵前線的報告愈變愈複雜，但我倆知道我們從北海到凡爾登的戰線全在退却。到處都在進行着後衛戰。總司令部已經計劃好一條新戰線，我們將在這條線上堅守；它將沿着謬斯河位置，或者更東面一些。我們仍舊在晚上接到公報，每晚得知失去地方的消息。於是我們在地圖上畫下新的戰線，並註明日期。

我們在早晨起機而飛過那應該是戰線所在的地方時，看見底下是英國軍隊，就知道我們的人又被迫放棄了一片土地了。

我們變得非常寂寞；在事實上我們感覺自己是多餘的了。大隊部這時甚至不再叫我們担任護送的任務；偵察機極少起飛，因為他們沒有事情可做。搜索情報與砲兵觀測之類工作已經沒有了。我們又無法去協助我們的步兵，因為我們總是不曉得他們的陣地。我們感覺結束已近，但口上却不敢說出來。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好天氣。薄霧全消，連卡里落地方各大煙突昇起的煙也變成細小的條子了。從清晨起，空中一直充滿螺旋槳的旋轉聲。強大的敵中隊一個個飛往我們的內地，去散佈炸彈。

我們總算運氣好，在蒙斯上空截住了其中的一隊。它包含七架與赫架的兩個分隊，上面還有十四架護送的驅逐機。我們祇有七架，不久就發現自己已進入猛烈的戰鬥中。他們的護送機留在上面，並不下來幫助英國雙鷹機爲什麼

道理，我們猜不透。我們弄得他們的一個分隊轉回頭去，但是還有一個分隊仍想推開我們而飛向蒙斯去。然而我們擋住了他們，將其一架送下地去，尾巴拖着一股長煙。在事實上，今天英國人沒有顯出什麼戰鬥精神，如同我們慣常瞭望可從他們所得的那樣。

晚上軍郵給我們送來了大批的信件與報紙。以前軍郵辦理得從不發生延滯，但現在却老是遲誤了。

我收到的信件中有一封用的是漂亮的信封。我拿在手裏出神了好久。在打開來時，褪色的花瓣跌出來——乾了的紫菀花。

季節是秋天，國內某處有一個美麗女郎採了這些紫菀。信紙摺縫中間還有一個菩提嫩芽，字裏行間充滿了希望與春的渴慕。

來春的希望——產生在秋天。終將有一天悲愁被一掃而空，一個新的時代將來到——一個如同春天似的黃金與笑逐顏開的時代。

但是秋天現在包圍着我們。祇有秋天。這將為我們的最後一個秋天。最後是一個冬天，那個冬天將為我們的末日與墳墓。

我的手指摸索着這乾枯的花朶，花瓣脫開而落下地去，帶着一聲嘆息。凡百事物都有他的終局。對於我們，不見得再會有一春天了。

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 天無纖雲，視線清明。前線上空飛行活動很熱鬧。

有許多敵中隊飛將過來。伐倫與尼周圍的砲火已經停止，但見那裏發生了大火。黑烟直昇入天空，看來一個大軍火貯藏庫不是由我們自己破壞，便是給敵人放了火了。一烟柱在空中形成許多巨大的噴火口。我看見伐倫與尼，坤斯諾與阿末尼斯等地都有，但最大的來自毛貝其。濃煙一股股筆直上昇，高達一千公尺，然後再略向西傾，繼續到一千五百公尺的高度，更猝然折向北面，昇到三套公尺的空中。方始散開來，成爲巨大的平坦的煙傘。這偉大的景象保留在天空很久。將近黃昏時，火勢更大，處處看到血紅的火焰昇騰不絕。

一晚上我們得到消息說，伐倫與尼已經陷落了。我們的人到處在毀滅貯存的軍火，免得敵人用我們自己的砲彈來打我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四日，今天沒有得到公報。我們不明白前線的情形。

我們從空中看到所有的道路上都擁滿向後面開的隊伍。於是又看見一個什麼事情似乎都是安靜的區域，在經過這區域之後，我們又看見別的縱隊，強大的而衆多的縱隊。

戰爭似乎已經停止了。極少見到砲彈爆炸所冒出的煙。

空中有許多事情可做，但飛過來的轟炸機並不多。我們跟敵驅逐機與雙座機打了些仗，但沒有獲得勝利。

我們降落以後，又看見許多隊伍開過飛行場的旁邊，步兵分遣隊有些已經

駐紮在飛行場的附近了。一個普魯士飛行大隊分用我們的場子，將他們的活動棚廠設在相近道路的地方。

我們接到命令要我們準備後撤。我們在事前早已料到了，初開到這裏就沒有將東西完全拆開，祇取出必要的最少應用品，不過這次搬家仍將十分困難，因為我們的卡車幾乎全不能用了。新飛行場是拉白魯耶，在納摩之北大約十二公里。我們照例先派出一個由軍曹與士兵組成的前站隊伍。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敵人大炸所有我軍用以退却的道路。他又炸我們的飛行場，但並未造成任何損害，除了我們的一輛正在路上行駛的卡車。這卡車遭了幾塊彈片，兩個車夫受到一些微傷。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又失去一大片土地。根德，奧特那，都爾那與康特都放棄了；敵人又佔據了包伐，前線這時是從阿未尼斯到馬里。南方戰線傳來的消息也不利。敵人現在里磁爾，史蒂那已經陷落了。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去憂慮這些事情；我們祇是繼續飛行與戰鬥。

不錯，敵人早已佔領包伐了！我看見這座城與它的許多道路輪在我們飛機底下，恰像藏在網中的蜘蛛。它素來是一個和平的地方，但現在却以高傲而含有敵意的眼光來瞪視我們了。

我們今天打了好些仗，對手大都是驅逐機。各式各樣的飛機出現於前線！

「沙潑韋斯卡米爾。杜爾菲，S·E·5與各種變座機。我們居然有空閑的時間去觀察它們。S·E·5是漂亮的飛機，但卡米爾却是型式平常，並沒有什麼特異之點。」

杜爾菲真難看；它們太大而且有些偏重。人們會幻想有人在它們的上翼上面打了一下而將它敲得縮進去了。但S·E·5則像蒼鷹。你看它們用V形的翼子彼此繞飛的時候，你會以為它們是真的鳥，它們的苗條的機頭形似鳥頭，伸出去觀望遠方。我觀看S·E·5的飛行，常生愉快之感。

在將轉頭回家的時候，我瞥見包伐森林上面有七架英國驅逐機，飛得比我們低，方向是向西南。它們是S，E·5；它們正在黑色森林的上面經過，它們的褐色機翼與底下的地面成爲明顯的對照。它們的標誌發光，如同漂亮的蝴蝶在枯葉的暗棕色背景上飛行。

我們直對這些英國飛機俯衝下去。他們正在向家直飛，顯然沒有注意到我們。我把它們中間最遠的一架弄進我的瞄準器，發射了幾陣。它翻身螺旋下墜，跌進樹林裏面，爲樹枝所攔住。

這時高射砲猛烈地攻擊我們，我們不得不作躲閃，因爲我們是深處在英國兵的區域裏面。暮色是漸漸降落了。

我們降落的時候，才下午三點半鐘，但天色已顯黑了。卡里洛所昇起的一

道煙砌成的牆障住飛行場，遮斷了白日的最後光線。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巡邏飛行。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黎明帶給我們一個陰鬱的日子。光線不能好好透過來；濃厚的霧層蓋住了天空。

所有道路上都是步兵縱隊與砲兵縱隊。他們告訴我們退却正在繼續着，英國人追在後面不遠……各種無稽的謠言與傳說，夾雜着侮辱與嘲笑，詛咒與毒罵。

我們的飛行場安靜得如同平時一樣；我們的官兵各自照常工作。這種鎮靜簡直不可思議。我們感覺自己是被丟棄了，十分孤寂；我們知道不久就得自己照料自己了。

電話不通，我們得不到消息——命令——什麼都沒有。我派發粒軍官去見大隊長，請求訓示並探聽消息。我們焦心地等待他的回來。

我吩咐隊上的人準備，並下命令明天搬家。如其我們接環着訓練，我們必須自己決斷行事。我們不能停在這裏——不，決不能再多停一天。我們需要空的道路作運輸之用，但過了明天之後，路上就要塞滿軍隊了。我們想不到法子將全部的東西搬走。我們祇有兩輛可用的卡車；很久以來，別人不時向我們借用零件，但並沒有人送還給我們什麼。

我們的東西用兩輛卡車來運，要一個星期才搬得完。但這一個星期沒有完，敵人早就會到達這裏了。我們的處境是絕望的。

第三十四中隊相距我們很近，就在飛行場的對面。我走過去跟格萊姆商量。但是他無法可想；第三十四中隊也短少卡車，而且又缺乏汽油。他派到倉庫去取油的卡車是空車開了回來。謝謝蒼天，我却有較多的汽油煤油可以分給別的中隊一些。

第三十四中隊也跟我們的指揮官失了連絡。格萊姆也派了一位軍官上大隊部探問消息。這件事的焦慮壓在我們的心頭猶如迷霧。

我的副官在中午左右回來了。他帶來的消息可怕極已——戰爭已經完了。謠言與事實——整個的崩潰。停戰，退却回到德國。後方叛變，海軍已投入紅旗之下，士兵委員會，國內革命。

我的中隊接到命令撤退；我們至少要設法救出我們的飛機。或許我們可以設法飛回巴威而在那裏設立起一個邊防軍。我們或將需要防禦我們的邊疆以抗意大利；意大利人已經越過了布里納山道了。我們必須趕快回去。

## 第十二章 結束

這是戰爭的結束！我們要回德意志去。飛機沒有毛病，我們還有足夠的汽油。因此我們至少能救出我們的飛機。

但是我們的其他東西呢？我們有兩輛大卡車與兩輛小座車；那是我們的運輸工具的全部。這時決無希望弄到零件了。我們將裝載些什麼呢？我們祇能拿走最少數的必要品。我們將留下些什麼呢？幾乎是全部。

我們的士兵是鎮靜的。他們照常工作；他們不願打聽關於叛變或士兵委員會的事情。我沒有許多命令下給他們，但是每人都正經地自願地做他的工作。我們中隊上的官佐士兵們素來相處得好；這時當然沒有使他們失和的理由。

我在一輛卡車上裝載軍需官與我的文件，以及官兵的行李。第一輛車則用於裝載重要工具與儀器，一些兵器與食糧及汽油，餘下的地位搭人，那些不適用於行軍的人，小座車裝手提箱之類小行李，我的勤務兵與華德（狗）也坐在其中的一輛。

我們再也不能多帶；其餘全得留下。全部天幕，大部分的工具，破卡車，許多兵器——事實上是一個個的庫房。我們將破壞這些東西。

我們的軍需官突然想到一個妙計：他想把這些東西賣給當地的人民，好極！我們至少可以得回一部分的價值。

於是，軍需官舉行了一次拍賣，真妙，居然一些笨人出好價錢來買我們的貨物，假如他們知道了我們明日行將討乞。他們便不會這樣起勁來出價了。結果一輛拖曳車與我們的電話銅線獲得最高價格。但是工具也賣得很好。

明天所留下的有價值的東西必須焚燬。於是，飛機起飛，中隊其餘人員就開始作回國的行軍。

飛行員們已經收拾好東西，也看過他們的飛機了。一個又一個，他們出現於會食堂中，各自坐進老位置。我們的晚飯已吃完，但我們仍圍着長桌子坐談。這是我們相聚的最後一個黃昏了；明天是充滿了不確定。

戰爭是完了。那就是說我們的飛行也要結束了。突然之間，我們的緊張的活動要代以一片空虛。明天將不再有第三十五中隊了。

那時將發生什麼呢？

我們將分散於四方。

「我將繼續求學而作一個工程師，」羅獨味西說。

「做生意。我將進我的父親的店舖子。」史都亞說。「不怕。我也能作那個，但是我想放棄飛行，」漢斯宣稱。

自然我們大家都想繼續飛行。我們能作什麼別的事情呢？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回到大學或者去作等着他的生意的呀！

「自然我們全將繼續飛行，」克倫茲喊出，這位細小的輕騎兵是幾天以前才參加我們的隊伍的。他祇作過幾次巡邏，因此對於他滿天都是希望。

克倫茲拉開了話頭，告訴我們前途將是光明的。我們一面聽，一面點頭贊

戒，很高興去相信他。

「我們將全部飛回國內而降落於史萊斯罕，中隊將在那裏改組。於是他們將派我們到意大利前線上的某地，否則將是和平，我們將繼續練習飛行與中隊操演。山嶺上空的飛行將是最好的飛行。而且那時沒有阿奇的搗亂，空中的戰鬥不過是摹擬戰而已。我們將駐紮於史萊斯罕，那是好地方，又近慕尼黑。我們達到給假就可以上那裏去玩。那就是十分愉快的生活。」

我們的非非想是這樣的美麗，竟使我們差不多忘掉了現實了。

我圍着地圖站立。我們今夜曾得到一份前線陣地的報告。其正確與否，我們不知道，並且事實上也不在乎，但是我仍舊一樣將戰線標明於地圖上面。

根德，奧特那——那是舊線。於是它折而向東。呂那，盧茲，聖吉斯倫，蒙斯，荷芙柳（我們的舊飛行場所所在地），衣奎林尼，特里隆，萊亞德，美西也爾，西頓，毛戎，史蒂那。我在這綫上寫下日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那是我們的最後戰綫。

我們用空虛的眼睛凝視地面。我，現在看不見地名——在它們的上面昇起了年份字樣——一九一四——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

八。

五年！那些年月的每天都充滿了名字，圖形，與線條。那些年月的每一天

都有十字架植立起來——多得數不清的十字架！（陣亡官兵墳墓植十字架——譯者）

那是從前的故事——現在一切都完了。線條模糊了，圖形旋動了名，字消褪了，留下的祇有十字架。

很久很久，他們將留下去。

但總有一個時間來到，連十字架也將淹沒無聞。萬事都有它的結束的。

我的手指移過地圖而指向東方我們的道路。

明天我們必須飛走。我們有很長很長的路要飛。那裏呢？我們能夠留在空中幾個鐘頭。那時我們能夠飛了多遠呢？什麼地方我們能得新的汽油呢？我們不知道航空器材庫在那裏，但它們一定從老地方搬走了。

我認為我們最好努力飛到米資；這城在回國飛行的路線上；那裏一定能夠得到汽油的。米資固然相距前線不遠，但它是一個要塞，一定能夠抵擋敵人一些時候的。而且前線的隣區對於我們不見得不愉快，因為後方的謠言並不特別動人。從米資到派拉的納德，這段話不長，於是我們不久就可到達巴威了。

我們長時間的討論一切可能的事情。讓我們希望明天有好天氣吧。我們的聚談直至午夜始散，其後還有幾個人，在寢室門外繼續談下去。我讓他們繼續談話——但是前途不見得會像他們所想像的倖

一陣行軍縱隊的步伐從外面傳進來。一陣沉重的蹄音響，一陣鏗鏘的車輪聲——這裏那裏是叫喊與呼叱——還有咒罵，於是黑夜吞滅了這喧嚷，而後飄動的輕霧又將新的聲音傳到我的耳鼓裏。

帶雨的枯葉，向東飄落地面，讓許多脚步去踐踏。枯萎的樹葉永不停地飄落；疲倦的脚步永不停地曳行於碎石路上。我們在退却！我們在退却！

時間逐漸逝去，沒入於永恆之中。

秋走向她的末日——自然是將近於死亡。

冬就在眼前——墳墓。

永不會再有春天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末日透露了曙光。我的勤務兵早就叫醒我了。戶外仍舊是黑色，濃密的霧氣偷偷摸過來。

但各處都已有聲音與行動。燈光點點經過路上而沒入房子裏面。於是它們重現，逗留在外面一些時候，又消失了，我聽到喃喃的說話聲與箱籠拖過地板聲。

我們的最後行李正在搬走。

我們吃過了早飯。史拉斯勒包紮起食具。

卡車停在庭院中等候着，我們的勤務兵們正將我們的行李堆上去。我的夫

行李在那裏找到了一個地方。在時間的過程中，我已經得到好些東西，因此我的行李增加了。我有許多珍貴的紀念品在行李箱中，它們的失去是無法補充的。現在我全部的東西是在卡車上了。

我還能再看見我的東西嗎？這難於知道，車子能夠支持長途旅行嗎？它會在路上被搶掠嗎。全都難於知道。

卡車是妥當了。史拉斯勒將留聲機與唱片放到堆積的東西的頂上，他捨不得拋棄它們。不過放在車子上，路上也要破碎的。

現在是天亮了，霧已消散，但天空滿是低雲。

卡車開動，駛往飛行場的集合地。我們在這裏也無事可作，就跟在後面走去。這像是一個送葬的行列。

在飛行場上，機械士們正給發動機試車。我聽到短促的營營聲，於是突然來了螺旋槳的呼呼聲——這些老的，聽慣了的，可愛的聲音——今天是最後的一次了。

我們途間經過普魯士中隊隊部，就招呼他們的軍官。我詢問他們打算何時起飛回國。他們的眼光露出悲慘的神情，告訴我們說他們不能飛行，因為他們的士兵已經將飛機的支絲與操縱系都割斷了。這聽來如此不可能真難於置信，但這却是事實。

那末，我們的飛機又什麼樣了呢？

它們都完好，一切都妥當，但我們的機械士們曉得是誰割斷支絲與操縱系的。我問爲什麼他們不對我們的飛機同樣地作。

那使他們真的發怒了。我們怎敢想到他們能作這種卑劣的事情呢？他們回答。當然，他們現在仍舊對我們忠實，假如有人從別的中隊過來而要破壞飛機，他們是要用武力阻止的。

我們將所存貯的制服與內衣，全分配給士兵們，又告訴他們去分取其餘的物品與食物。

書記與他的文書士搬出要毀滅的公文卷宗。不久就生起一堆火而將它們化爲灰燼。

中隊排成隊列。我最後一次走過行列的前面，注視熟悉的臉孔，突然我的心變得沉重起來了。

我說了幾句分別的話——不很多，因爲別離的痛苦使我的口唇發抖，喉頭咽塞。於是與每個人握手。大滴的淚珠從小梅玉的飽滿的面頰上流下。

「來吧，昂起你的頭，我的親愛的孩子。現在你無需再替我寫什麼報告了；你可以回家去見你的母親了。」於是我很快轉身過去；否則我也要流淚了。書記代表中隊對我致感謝之辭。但是我差不多聽不到他所說的話；我費了

極大的勁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於是三遍的歡呼聲掠過飛行場。

我已經發出最後的命令。在副官與書記下的領導，中隊一等我們起飛之後，就要開始行軍回國。我已經指示他們的路線，其餘就要看環境如何了。

炊事車附在一輛車中。它收藏有充足的食糧，因此行軍時每個人的飲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穿上飛行路，準備起飛，有幾個飛行員差不多認不出人了。他們儘量穿上可穿的衣服，使他們的衣服能夠帶回家中，大多數於例常的飛行衣以外，穿了兩件大衣，甚或還加上兩件外套。

他們的飛機看去不再是作戰的飛機，却變作馱載東西的牲口了。有一架飛機的起落架下面縛有一個行李箱，另一架有一個手提袋拴在支柱上。所有的座艙都塞滿東西。

史都亞身材很小，平常他坐在座位上面，你總不大看得見他的，但今天長出足有兩個頭的高，因為他是坐在他所提議帶走的三把保險傘上面。他極歡喜這些傘，因為它們是用極精美的綢做的，將來他打算將它們裁開而改製襯衫。他真是一個快樂派！

苟斯爾跑來我對訴說，他的箱子太重，難於放進飛機裏面。

「那末，爲什麼不折掉你的機關槍呢？」我提醒他說。「否則至少去掉你的彈藥，那你就容易辦到了。」

「但是我是一架驅逐飛的駕駛員，隊長。我沒有我的機關槍與子彈，是不能起飛的。不，還是把我的箱子留下。路上我們大概會遇到一些英國人的。」我們一定不會遇到任何英國人的，我們的兵器現在毫無用處。但我高興看見我的飛行員表現那種精神。

石密德，我的忠實的追隨者，今晨沒有和我一起；他幾天以前有事請假走開了。羅獨味西要飛他的飛機，克倫茲則飛羅獨味西的。這樣，就沒有飛機也沒有飛行員要被迫留下來了。

天氣沒有變化的徵象。一千五百公尺的空中有濃厚的雲幕。但我們看第三十四中隊正從場子的那頭起飛；再等候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一切都已準備好；我發出起飛的信號。

一架跟着一架沿地面滾行，而後昇入空中。於是一個機械士急急向我跑來，報告說一個發動機現出有毛病的樣子。如是，那架飛機須留在後面了。另一架在起飛時傾覆，但飛行員沒有受傷。克倫茲是在我之前起飛的最末一個人；我看到他的飛機滾行得不好，昇空後就開始失速；突然它變成側滑而停下來了。飛機完全摔毀。我從座艙爬出而跑向失事地點，但我剛跑到，克倫茲已從破

機裏面爬出，並且以友情的微笑來招呼我了。他逃出性命，僅受了些割傷。這次失事在其嚴重性以外，另有滑稽的意味在內。其緣由是因為方向舵踏板曾被移到前面，以容納其從前的飛行員的長腿。在我們的別離以前的惶恐不寧之中，沒有人記起將它置回原來的位。克倫茲是一個身材頗小的人，更使情形變壞的是，他所穿的衣服又妨礙了他的行動，但他並不會注意到他的腳夠不到方向舵踏板，到了昇入空中，他才發覺，那時已經太遲。我們不禁大家哄然，我看見他安全與康健，是十分快樂。然而這次慘機的結果之一，却使軍官增多一員要跟着中隊旅行了。

我下令留下來的兩架飛機與天幕等物一同焚毀；於是我又爬入我的座艙。空中的飛機正在我的頭上繞着飛行場兜圈子。我的發動機開了車，我發出趕飛信號。我的眼睛再次看一看場子與其棚廠；一些人跑過來，要握手送別，再會，再會，你們全體！

我的錶指出時間是上午十一點三十分。我扯下飛行眼鏡而開大油門。我的最後起飛！

輪場子飛了一轉，於是別的飛機都依我集合起來，各自進入慣常的位置。我看到底下的人們在揮舞帽子與手帕；於是我將飛機放入東南的航向中。

最後一次回顧顯示給我一個天幕正在燃燒。濃煙升起。我們的家正在毀滅。

啊。現在我們已沒有安身之所——再也不能回去了。

火焰增大，煙與雲混合起來了。

我向前面瞻視，要依我的羅盤選出一條航綫。今天的飛行毫無愉快。因為雲塊阻止我們昇高到五百公尺以上。雲的渦卷搖動並扯拉我的飛機，側風又吹它們離開航綫，但我的後面有十一架飛機，飛着中隊隊形。赫爾摩緊靠在我的一邊，那原來是石密德的位置；我們時常點頭招呼而用信號代言語來商量航綫。在事實上我們的飛行很難於有把握；在這樣低的高度我們得不到整個的鄉野景象，而且極少陸標可作指導之用。我的唯一希望在於羅盤，但縱有這助力，我們仍不能確知偏航與否。

謬斯河的闊帶躺在我們的底下。雲已稍稍升高，因此我們能夠增加一些高度。我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底下的地面多山頭又多樹林。村莊出現，隨又隱沒；我們掠過道路。又沿着鐵路綫飛行。

我們前進——向東南。

雲層繼續升起，直至我們得到一千公尺的高度，但是底下的地面却鋪上一塊乳白色大布——霧。那是我們能遭遇的最壞運氣，但我們別無方法；我們必須繼續前進，直至汽油用完為止。我們祇能希望在什麼地方會發現這霧的縫子盡頭。

我們是在一個巨大的灰色的箱子中游泳。頂上是雲幕，底下是霧海。祇有極少數的時刻，我們才從霧的罅隙中看見綠色的塊子與白色的道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繼續依着羅盤向東飛行。

下午十二點三十分，依照我的計算我們當已在盧森堡上空的某處了。但霧不但不消散，而且更濃了。

馬克斯將他的飛機飛得與我平排，發信號說他必須作一強迫降落。我看見他飛下去而消失於霧氣裏面，但不能發現他到了底下的遭遇如何，我們別的人仍得繼續前進。

懷疑在我的心中升起，我的羅盤靠得住嗎？它是否受了雲的影響呢？側風已經吹得我們太偏出航綫嗎？雲與霧的中間的空間簡直就是一口大棺材，它將我們關閉在它的悲慘的壁中。

最後我在雲海中發見了一個深溝，那一定是一條河流——一條大河流。摩塞爾河？這是我們應該飛到這條河的時候了，而且在我們的路線上並沒有別的大河。

我們降低高度去飄過一個深谷，從那裏一條河的轉彎處轟動地現出水光。那一定是摩塞爾，米資就位在那條河上。但我不知道我們究竟在河的那裏。如其我向上流飛，我們將進入法國境內，但順流而下的航線一定會將我們帶入德

國的。

因此我們就向下流飛去。那是最安全的計劃；我們一定可以退到一個城鎮的；再者，沿河有些無霧的區域，我們又可以有作一良好降落的機會。然而現在却沒有遇到一個可以降落的地點的模樣，因為河岸很陡直，什麼地方都不見平地。

我們的飛行繼續下去。汽油逐漸變少了，這增加了我們的困難。浦爾茲飛機的油箱小於福克機，將先用完汽油。因此我們勢將不得不即行降落了。

霧仍舊一樣濃密。沒有降落地，到處不見有平地的痕跡。在不多幾分鐘後我們將落下，那時我們也就完了。

但這時雲霧中突露一小隙，現出一條草地。它決非平地；它是波浪式的，略帶傾斜，但已經好得足以一試強迫降落了。我看到它的邊緣上有幾間草屋還有一門高射砲裝在那裏，或許它是一個操演的校場吧。

我發出降落的信號而落下來，我放射的味立氏信號彈以大弧形落到地面，在草上燃燒而冒出煙來。那煙是直昇的；因此我們隨便那個方向降落都沒有關係。

我的飛機改平，接觸地面，於是停止下來。我向草房滾行過去，讓出地方而等候別人降落。

這地方實際並沒有像空中所見的那樣好。它有好些凹穴，我的飛行員有三個遭上了害。他們的飛機受了輕傷，但其餘作了安全的降落。

我們是在那裏呢？

幾個國民軍的兵士向我們走攏而告訴消息。我們是相逐脫萊爾。

脫萊爾？——脫萊爾！那末我們偏出航線很多；風吹我們偏到北而便多。的路了。

「這裏是什麼呢？」我們問。

「這裏別無什麼，祇有一個高射砲連。這是一個舊的校場。」

「你們這裏有汽油嗎？我們能在鄰區找到一些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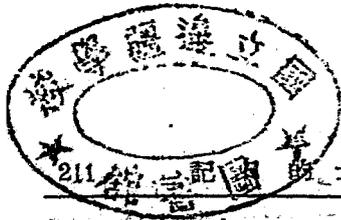
「這裏沒有汽油。但脫萊爾那裏有一個航空器材庫。」

「一個航空器材庫？」那末我們運氣不壞：我們可以在那裏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脫萊爾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這裏下去。」一個國民軍兵士用他的煙斗指示方向。

他是對的；那面低處有一個大城市。接着我們又瞥見一片大而平坦的草地，有許多棚廠與草屋——航空器材庫。

我們從空中看不見它，因為它給霧蓋沒了。現在我們高興極了，意料不到竟還有這種組織的存在。當初我們誰都以爲，假如試行降落於那裏的任何地方



一定免不了摔壞飛機的。我們決定那裏去；它相距祇不過幾分鐘飛行航程。但受傷的飛機却以不起飛爲妥。因此我們將那三架推進草房，請高射砲連的人代表照料。它們的駕駛員則步行到器材庫去。

我們起飛。這祇需要一些汽油使我們昇入空中；其餘的距離祇要滑翔過去。不久我們全都安全降落於器材庫的場子上。

我們滾行到那邊的棚廠。但沒有人出來迎接我；沒有靈魂留心於我們的來到。

我走進一個棚廠，遇到一羣在裏游蕩的機械士，請他們領我去見當值的長官。

回答是「這裏沒有長官。現在負責的是一個兵士委員會」。

「那末我向誰要汽油呢？」

「汽油是要不到的。兵士委員會已經停止發油了。」

沒有汽油？我和我的飛行員討論這情形。我們決定我們必須盡力去弄一些汽油，因爲我們明天要繼續飛行。

我們竭盡能力，但我們終究沒有從這器材庫弄到——連賄賂的方法也無效。因此我坐電車進城去找當地的指揮官，但他的部裏的也却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已將他們所有的權力移交給兵士委員會了。

兵士委員會不允給我任何喜助。他們需要所有的汽油去供他們的汽車使用，他們說，因此不能分什麼給與飛機——尤其不能分給軍官階級的飛行員。

我到瓦斯工廠與別的工廠去，希望能得到一些——但都沒有結果。我在脫萊爾所得的印象壞透了；這城是叛亂的醞釀地。我們對於那一類的事情是毫無準備的，因為我們習慣於我們自己的士兵所顯示的良好精神，不能相信紀律會敗壞得如此迅速。

各處街道都有暴動與叫喊，紅旗示威行列與革命的演說。羣衆的大部分是婦女與少年們。

我看一羣暴民在街角圍打一個軍官，我立刻過去干涉，但我的幫助已經太遲了，我發見這位年老的軍官躺在地上，頭上有幾個傷口流着血。他的制服已經破碎；肩章已給人扯下而擲入泥中。我救出了他，將他送入附近一個醫院裏面。

我不能了解那些人民所顯示的憎恨。那位老軍官對他們有什麼不好呢？他們是憎恨那種制度，因而在那制度之下的個人就得受苦嗎？

假如這班暴民加害於我又怎樣呢？那就是我們這許多年來不給敵人侵入國內應得的感謝嗎？

下午行將完終，我搭乘電車回到器材庫，將我的失敗告訴我的飛行員們。

這樣，我們不能繼續我們的飛行了。

但每架飛機裏面還各有少許的餘油。我們放空所有的油箱而將這樣收集得來的汽油轉倒進兩架飛機裏面。使它們明天能夠起飛而飛往巴威。我們餘下的人則搭乘火車繼續我們的旅行。

我們破壞了餘下的飛機。我從我的座艙側面切下一大片，又折下我的操縱桿的柄，與其上所附的機關槍板機鈕，帶走作為紀念品。我們立在飛機旁邊很久；要跟它們分別，實在說不出的難過。

我們終於動身，走往電車的站頭。

那器材庫的機械士們曾給我們一個好意的警告，要我們取掉肩章與帽徽，因為城中的暴民正在攻打他們所發現的一切軍官們。但我們不願依從他們的警告；我們之被發現與否聽其自然好了；如果被圍攻，我們是知道如何自衛的。我們所遭損失已如此之大，連同性命一起損失了，並無多大的關係。但我們既背着行李，樣子就並不特別像軍官，而且我們的大衣的厚皮領又蓋沒了我們的肩章。再者，自從我們到達萊爾以來，它已經變黑暗了。

我們在站旁一家旅館找到了住所，又吃了一頓夜飯。明天我們將搭最早的一班火車繼續旅行。在這裏已經什麼事也不能做；最好還是上床睡覺。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早晨四點三十分，上了開往薩爾白魯肯的火車

。我們搭到這火車，實是運氣；它是遵照規定的行車時刻表所開出的最後一班車了。

漢斯與史都亞一早就起飛。漢斯在門恩罕地方作了一次強迫降落，飛機墜毀了。但史都亞却飛過派拉的納德而達巴威，降落於費斯地方。他的飛機是第三十五中隊所屬到達目的地的唯一飛機。

我們一批在上午八點到達了薩爾白魯肯。在那裏我們又得到第三十四中隊的兩位軍官參加進來，他們在附近地方強迫降落，摔毀了他們的飛機。

上午十一點鐘三十分，從薩爾白魯肯動身。在途間我們討論一切可能性。我們覺得一切事情都變了，但是我們一件事情也不知道確實，新秩序對於我們是如式的不懂，我們不能使自己去適應它，國境的防禦似乎是最相近我們的手頭的工作。

我們不能了解國內所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們不明白分裂已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因此我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防禦國境，抵抗外敵的侵入。

我們要飛行，我們要打到底。

一九一八十一月十三日 上午一點三十分，到達慕尼黑。我們眼看火車滑入巨大的車站，發生很異樣的感覺，因為那全不是我們所想像的一種回家樣子。

全式裝的水手們與別的穿制服的傢伙們站在出口處；他們要搜查我們是否藏有武器，叫我們脫去皮外套。我們沒有回答他們一個字，但是我們的威嚇的眼光足使他們立刻讓開一條路了。再沒有別人想嘗試拿我們的兵器或外套了。

我們是如何鄙視與壓惡這些傢伙呵！

我們在站外分別。最後的一次握手；於是各奔前程。

赫爾摩與我一同走了一段路。街道是死的；方場張口呵欠，猶如巨大的熄了火的噴火口。我們的脚步在夜間的行人道上發出回聲，成爲寂寞的音樂的奇怪伴奏。

我們走過一個驚生的空的城市。這是盡頭了。

其後的幾天經過得像夢中一樣，又像在熱病中的昏迷。我遇見許多老朋友們。我到我們的空軍司令部報到而得到暫時的休假。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的中隊的士兵們到達史萊斯學。他們或被遣散，或給休假；我祇重見他們不多的幾個華。德軍見它的主人，狂喜非常。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卡車載了我們的行李來到。司機一路非常困難，才使車子通過，並使它們未爲兵士委員會強力奪去。但車裏的東西却完好未動；行李一件沒有損失；連留聲機唱片也仍舊在原來所放的地方。

事情繼續演變。戰爭是過去了。沒有中隊要應召去防禦國境了。

國土是打開的，沒有保護。它的內部在沸騰，在狂怒。我在表面上飄浮，如同在暗淡而悲慘的海上，不能去參加所發生的任何事情。

幾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一個郵航中隊組織成慕尼黑與努連堡之間的特別快信輸送隊，格萊姆與我以老軍事飛行員的資格被允加入。

因此，我又坐在一架飛機裏面了：我又有一個飛行場與一個目標了。當我從登連堡起飛時，多腦河在我的底下閃閃發着光，前面的整個地平顯示出一個明亮的山峯所組成的長的參差的鏈，一條石頭所造成的波浪——阿爾卑斯山脈。我的眼光轉動所及處，都看見一片和平的土地的美景。

這些是國內的美麗的飛行，我對之是以十分欣喜去看的！

錦繡的鄉野在我的底下滾過去。但我的眼睛尚未習慣於尋覓地面的美景；我的意識仍以戰時標準去衡量一切。對於我，那邊樹木叢生一塊地或許會藏匿一個高射砲連，同時這邊村莊會有一個軍火庫。習慣的力量使我搜索周圍的天空：我的眼睛在尋找着敵機。

但是沒有高射砲彈的爆煙上昇，也沒有飛機從太陽光中撲出來。一種無盡的淒涼襲上我的心頭。發動機吼出它的素常的單調的歌，在我前面的氣門行動於無限平均的節奏中。

我猶如突然從睡眠中驚覺，我搜索天空——沒有飛機——沒有東西。

孤寂——無盡的孤寂。

這些是國內的美麗的飛行，我對之是以十分欣賞去看的！

家對於我們已變成一片蔦生的土地。我們不能尋出回去的道路。我們已經失去我們的家了。

生活。那圍繞着我們的土地是一片蔦生的土地。那吞滅我們的生活是一種蔦生的生活。

我們生活於一個爲我們所能明白的蔦生國家內。我們的家——我們的家是喪失了。

而我們的這個家就是從前的中隊呵。

(完)

9/12

# 國立邊疆學校 圖書館

## 借閱者注意

- (一)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加倍賠償
- (三) 借閱以一星期為限其逾期續借者須持書至館聲明但本館於必要時須酌量收回
- (四) 逾期不歸還者應照章納金

879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初版(叅)

空戰史話叢書  
第一種

一個空中戰士的日記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Rudolf stark

譯者 胡伯琴

發行人 簡 斌

地址：成都東城根

發行所 鐵風出版

地址：成都東城根街

經售處

版權不  
准翻印  
所有權  
不翻印

87